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3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

清 通雲說　行正等編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吳序
    - 黃序
  - 目錄
  - 住台州靈鷲禪寺語錄
  - 住天台景星巖淨居禪寺語錄
    - 語錄
    - 垂問
    - 上元值雪
  - 住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 興化普潤禪院語錄
  - 慈水香山禪寺語錄
  - 永嘉頭陀山密印禪寺語錄
  - 婁東南廣禪寺語錄
    - 語錄
    - 囑徵清月西堂時值五十
  - 小參
  - 機緣
  - 代語
  - 法語
    - 示無似禪人
    - 復沈初引居士
    - 復靜淵法主
    - 答念慈老宿
    - 復黎太沖居士
    - 示沈初引居士
    - 示自如禪人
    - 示吳道人
    - 示絕學禪人
    - 示周瑞亭居士摹像
    - 示孫紹雲居士
    - 示李籀史居士

- 復單士華居士
- 與黎太沖居士
- 與王紹箕居士
- 示半字
- 與僊居邑侯施清城居士
- 復邑侯虛谷顧公
- 復徐孝伯居士
- 復屠禎伯居士
- 跋楚文上人血書華嚴經
- 復黃文公居士
- 復吳湯日護法
- 跋金剛決疑卷後
- 示吳我因居士
- 示無蘊吳道士
- 復馬培原給諫
- 邵得魯居士為母王夫人六秩請示法要
- 透伊禪人求示
- 復韓仁甫居士
- 復姚益城中丞(附原偈)
- 復林文侯集侯兄弟
- 復嚴髻珠司馬
- 復姚益城中丞
- 題鯢淵張相國贈無凡上人手軸
- 復姚益城中丞
- 復胡其章給諫(諱鼎附來書)
- 復蘇康侯居士
- 彌陀懺儀弁語(介石文公請)
- 復王九一居士(附原書)
- 復樸庵座主
- 示歸望之居士
- 示趙天錫居士(號墮僧)
- 復囊雲公唯
- 復鄒子尚居士
- 復沈恂如居士

◦ 頌古
- 拈花微笑
- 迦葉三度作舞
- 世尊一日三喚三應乃曰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 文殊握劍持逼如來
- 栴檀像接佛
- 耆婆善別音響
- 調達謗佛身陷地獄
-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 殃崛摩羅托缽
- 女子出定
- 德山托缽
-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青州布衫
- 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云嘗州有僧云甲子多少州云蘇州有
- 熏風自南來
- 直指人心
- 五祖
- 婆子拋兒
- 雪竇化主
- 毘盧師法身主
- 鎮州蘿蔔
- 南泉斬貓
- 靈雲見桃花
- 法眼丙丁童子來求火
- 題錢聖月居士莖鼞菴偈

◦ 偈語

- 示方六平
- 寄徐石侶
- 單時化時鼎二居士入山論三教如日月星自述不能入道因緣師示以偈
- 寄酬王紹箕居士
- 送冷堂上座歸里
- 送本無上人之南嶽住靜
- 答李艾山居士韻
- 摘星臺晚眺
- 送離言法姪住寶慶
- 送制副寺歸霅上迎受業幻緣師靈骨
- 送環侍者回衡嶽
- 送鑑藏主還嘉禾
- 送恂知客還白下
- 送介嵩上人

- 送值鐘廣朗上人
- 胡半庵寫經愈人面瘡乞題卷帙
- 請益
- 示普擎禪人
- 學喫虧偈
- 王季白出畫扇品頭江濱擺渡婆子抱兒拋水圖索書
- 寄黃文公
- 洪暉吉護法病中岳丈包顯之入山乞偈
- 示達侍者
- 寄空林大師
- 答參友
- 和陸文虎孝廉募結雪瓢韻
- 用韻示姚居士
- 酬國清儲法姪
- 酬天童費隱和尚
- 懷爾愚副寺蜀中未歸
- 酬馮次牧馮真長周我生三居士韻(時在香山)
- 送余無度還東甌次法幢上座贈行韻
- 用韻留葦公
- 酬嚴髻珠(諱扶)
- 過觀海酬阮旭青都諫(諱震亨)
- 酬姚益城護法(諱宗文)
- 答趙安伯居士韻
- 答陳金如封翁韻
- 送余孔謙居士
- 赴昭陽黎居士請掩關留別吳門諸友
- 答陳毓繁居士韻
- 答李芬遠居士
- 有感
- 關中次韻
- 除夜偶拈禪者韻
- 送玉齊耿兵憲
- 酬姚益城護法見寄之韻
- 用韻送余孔謙還東甌
- 冬至日用圓侍者韻
- 簡復姚益城護法
- 酬空空禪師
- 輓徐心韋護法

- 輓六可禪師(有引)
- 諸徒卜月之二十奉全身瘞於寺左余以老病未及遠赴先以香茶致奠
- 輓余孔謙居士
- 立春日積雪未霽次道嚴書記催晴吟
- 將往禹門掃塔期語溪師姪蚤還
- 贈施清城居士(諱于身雲南人仙居令)
- 己亥冬修治西塢塔址喜得明覺禪師靈骨舍利用正首座韻
- 寄懷吳柴庵相國
- 次諸禪人老庵成韻
- 送韓仁甫居士石浪住靜用恂書記韻
- 次酬史及超護法(諱大成)
- 南廣除夕
- 贈王煙客太常
- 贈吳魯岡觀察
- 人日有懷雪山
- 寄雲門爾密和尚
- 送禪友
- 答李元相韻
- 贈連雲古淵法姪
- 東甌雲山禪院
- 讀賓吾魏司馬詩賦贈
- 答李艾山居士韻
- 次韻答邑侯顧虛谷
- 有感
- 秋日懷羅夢章觀察時寓靈隱
- 除夕
- 雨中有懷徐心韋侍御
- 次酬慈令詹確庵護法
- 贈黎太沖居士七十
- 贈無等上座誦法華經
- 羅夢章護法誕晨
- 寄懷邑侯吳虛來護法
- 送法幢上座往武林
- 贈法幢藏主誕日
- 寄陸春明居士
- 送法幢藏主還永嘉密印
- 岫雲法姪歸秀峰

- 寄仇靖侯居士
- 寄駱天植居士
- 謝陳存之居士偕靖侯諸公入山
- 登高原大師舊隱
- 壽白雲鹿門大師
- 壽求如禪師
- 輓東甌李拙餘都諫(諱維樾從師受大戒合掌稱佛號而逝)
- 壽空林大師
- 道嚴書記誕辰
- 無凡監寺誕辰
- 除夜次郁素修韻
- 謝郁素修居士鐫送圖章
- 寄邁庵禪師
- 寄聞機上座
- 寄不壞禪師
- 寄胡仲能居士
- 喜晤太沖居士
- 酬解蝶齋居士
- 悼陸季申居士
- 示以貞良道者
- 贈徐心韋護法六秩
- 輪侍者乞偈贈脫白師
- 示顧習之
- 送古鑒上座歸楚
- 示朱玄穎
- 賀費隱和尚住堯峰
- 贈嚴髻珠六秩
- 贈朱振寰居士(時寄以鴈山圖)
- 寄懷瑞安邑侯譚春舸居士
- 寄沈恂如居士
- 贈雪鑑上人
- 西鄰看梅
- 禮鶴林素禪師塔有懷
- 京口寄懷山翁和尚
- 登金山
- 重過焦山
- 月夜懷杜子濂兵憲
- 子濂杜公過訪書贈

- 寄懷子濂杜公
- 贈一足恩孫禪師
- 嘐城分衛贈彭子上居士
- 喜陳金如過南廣
- 哭僧幢建侍者
- 寄晦山顯孫禪師
- 贈陳麓屏知州
- 贈念峨孫封翁
- 示靜諾
- 寄山中正恂諸子
- 示純初上人
- 示禪如上座
- 示悟朗上人
- 示慎所上人
- 示淨光上人
- 示子禹居士
- 次覺中頌六祖無伎倆偈
- 示心和上人
- 送本無禪人歸永嘉
- 弔斷峰禪師
- 次李君弢居士韻
- 懷古南和尚
- 答空林大師
- 景星居
- 摘星臺
- 斷虹崖
- 贈單時鼎居士
- 示雪汀
- 示單時鼎
- 勉眾
- 化米偈
- 寄白雲鹿門大師
- 示馮恕甫居士
- 予默禪師五秩
- 雨中口占
- 示僧密印
- 示澹然
- 示問松上人

- 化造佛殿偈
- 春日過羅夢章護法新舍
- 寄錢維宇居士
- 僧省親乞偈
- 輓夾山林皋和尚
- 寄金山老宿
- 贈灌頂山主
- 贈僧若函
- 偶言
- 示獅巖蓬山二禪者
- 送僧歸鴈宕
- 觀瀑
- 示僧若閒
- 寄六可禪師
- 寄覺中禪師
- 弔素純法師
- 悼古津大師
- 悼惟一大師
- 悼同人師弟
- 山居
- 寄友
- 友慈上座結茅昭陽乞偈
- 贈雨關主人
- 酬東甌余孔謙居士
- 示靈玄密嚴二庵主
- 鑑上人乞偈住山
- 送圓書記至吳門
- 示自得化士
- 示堪輿李日新
- 送制維那東甌行乞
- 贈行
- 送純書記住山
- 因事漫題
- 示呂明宇居士
- 雪朝示嵩山道者
- 送能侍者結茅仗錫
- 送慈典座
- 送潤直歲

- 送拔監收
- 送古巖藏主
- 傅惕庵參乞偈
- 陳舜席居士乞偈
- 寄邗江吳漢良 居士
- 贈李芬遠居士
- 贈陳毓蕃居士
- 示吳我音居士
- 勉徐煥谷居士參究
- 贈林子尚居士
- 贈李籀史居士
- 示曹中吾居士
- 輓魏霖雨居士
- 示張伯純居士
- 勉沈初引居士
- 贈黎馭遠居士
- 示孔台鉉居士
- 示趙對垣居士
- 示何玉芝居士
- 贈心池上座
- 贈祥光上人接待
- 憫生上人
- 岷山院主
- 蒼玄藏主
- 大威上座
- 答艾山居士
- 贈方周圓書記住山
- 贈古拙上座
- 贈靈雨上座
- 師到安豐黎太沖王紹箕二居士請益臨濟示眾論劫途中不離家舍公案
- 智予上人禁足乞偈
- 酬解蝶齋
- 居士八秩
- 示無蘊貞道者
- 輓體中上座
- 遠攝上座遷化後其徒淨然淨業乞偈供養
- 蒼玄上座自期閉關乞偈

- 即事示禪者
- 關中口占
- 示楊林泉居士
- 不信參禪偈
- 送一峰書記還婺
- 制維那還靜室
- 紹維那還觀海
- 示知休
- 岷禪人乞偈
- 蒼禪人乞偈
- 法印禪德還天台
- 贈嬾石禪人
- 示張雲臺居士
- 行廣求字師以大心二字示之
- 送起副寺
- 示見休
- 禪者請偈化造鐘樓
- 秋日結茆三楹於方丈後高址顏曰老庵
- 送虛舟省上座
- 送體如禪子之吳門
- 次正侍者折梅韻
- 徐玄洲居士乞偈
- 寄廣潤巨靈法姪
- 寄守靜禪德
- 示朱漢章
- 吳萃凡居士乞示偈三首
- 送聖知客偕正侍者住靜
- 次韻送韓仁甫
- 登華頂
- 題石梁
- 宿方廣
- 贈香柏峰本悟禪友
- 登慈雲
- 送孤卓法姪住通玄
- 乙未初夏懷正侍者賦此
- 題臥僊石
- 秋日寄邵子長居士
- 題自牧法孫待菴

- 示胡雙源地師
- 儀廷陸君延師至功德林齋馬星垣林啟垣偕仲旭上人請留偈
- 仲嘉上人檢藏乞偈
- 示施柏菴居士
- 碧浪禪人乞示
- 贈越塵禪德
- 雲山偶詠

- 山雜詠
  - 石梁洞
  - 靈峰洞
  - 靈巖
  - 飛來羅漢
  - 僧拜石
  - 卓筆峰
  - 剪刀峰
  - 館頭晚眺
  - 答王九一居士(附來書并偈)
  - 歸南廣寺見銀杏有感
  - 喜晤靈巖儲姪禪師和鶴林牧和尚韻二首
  - 示息波上人
  - 示松月歸里
  - 山居
  - 詠妙高臺
  - 庚子秋將退居妙峰示恂書記
  - 偕諸子遊丹霞洞
  - 坐雨丹霞洞
  - 偶成
  - 送公唯德侍者還囊雲
  - 送印洪上人
  - 法五乞偈
  - 寄王毓仲
  - 三詔洞
  - 月孟居士乞齋僧偈
  - 送野逸禪人還開先
  - 答正首座懷韻
  - 囑累偈(澂清月見南廣錄後從澂見請)
    - 湛菴常侍者住景星
    - 法幢幟西堂住大梅

- 山夫正首座
- 師南旋西堂
- 微菴研監院
- 冷堂林西堂
- 道嚴恂書記
- 律牧制西堂
- 弘遠紹西堂
- 僧幢建侍者
- 爾愚環侍者
- 惟極致關主
- 施于身居士還滇南
- 祖綱目侍者住青蓮

◦ 歌詠
- 次吳用汝居士長歌
- 送聞宗歸處州
- 十二時歌
- 和性燥漢顛倒歌
- 庚子秋日送弘遠上座還海岸

◦ 題讚
- 文殊大士像
- 普賢浴象圖
- 觀音大士像
- 菩薩古幀二
- 初祖像
- 又渡江像
- 題古佛牙
- 十八大阿羅漢
  - 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 迦諾迦伐蹉迦尊者
  - 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 蘇頻陀尊者
  - 諾詎羅阿氏多尊者
  - 跋陀羅尊者
  - 迦理迦尊者
  - 伐闍羅吠多羅尊者
  - 戍博迦尊者
  - 半托迦尊者
  - 羅怙羅尊者

        - 迦那犀那尊者
        - 因竭陀尊者
        - 可住山中伐那波斯尊者
        - 阿氏多尊者
        - 注荼半托迦尊者
        - 難提密多羅慶友尊者
        - 賓頭盧尊者
      - 雪竇先明覺禪師像
      - 禹門幻老和尚像
      - 天童密老和尚像
      - 自題像
      - 題李次公寫破山和尚像
      - 鹿門和尚像
      - 寶慶南大師像
      - 見月和尚像
      - 空林大師像
      - 梵清禪師像
      - 法幢藏主肖像請題
      - 吳萃凡肖像其子侍立
      - 養拙法姪像
      - 黎太沖居士像
      - 道婆小像乞題
      - 吳定庵居士像
      - 張叔平居士像
      - 湧泉六可禪師像
      - 戒初律師像
      - 緇素數禪侶自繪小像請題法偈於頂
    - 佛事
    - 行狀
    - 塔銘
    - 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雪竇石奇禪師全錄序

遄崇禎丁丑歲冬，予友黎太沖結庵城南煙水關延請石奇禪師，師至則掩關焉。予與同邑魏司馬賓吾聞風，特往謁，師韻格靜遠，相對穆然，久之而退，雖未領玄機，然已仰門風高峻矣。師啟關後，《昭陽語錄》出，予為文序之。自是復入天童，望重緇海。予牛馬走，蹩躠風塵，燕豫秦晉靡不洊歷。不意大運崩迫、皇輿告傾，至于今日，中間消息茫然，江河倒地，簸蕩逋遺，無有定棲，乃復病臥潭西，閉戶悲吟，有似苦行頭陀。

師以甲申開山雪竇，從荒殘灰燼中寶莊嚴剎，每欲追隨道侶走乳峰鏡水中，快承色笑而渺不可得，惟時形寤寐而已。

丁酉冬際，聞師挂錫南庵，賦詩艸牘命小兒元萊特往問訊，而高詠素札同日俱至，古人神交不介而合，亦猶是哉。

師念歲月易逝，後會難期，乃於返棹歸山之日訪泊荒村。魏司馬墓木已拱，太沖衰病畏寒，不能出戶。予白髮盈巔，年臻七十，仰瞻黃面瞿曇，亦皤然一老矣。師謂：「所見海內諸老淪亡始盡，止柴庵一人在耳。」相對凄然。

師肯留一日，下風問道，則曰：「且靜坐。」予曰：「年已衰邁，且種下種子，以俟再來。」師曰：「又推開。」予自惟靜坐之說，先儒程子屢言之；當仁不讓，吾夫子諄諄勉人，亦豈有異間乎？次日早，師坐舟中，對語半日，商密義則開顏微笑、述往事則掩袂長吁。行二十里許至小村，飯畢，握手乃別。而竊謂平生良 遘，支公之於玄度、遠公之於淵明，風致類然。山夫高足語柴庵云：「歸當為師刻全錄。」幸柴庵為之序，予故述今昔因緣如此。

師承源臨濟，溯派楊岐，固支達以上人，予則自附陶許云爾。若語錄所記，大機大用，本色接人，須上根自悟。師二十餘年說法，原未嘗著一語，予又何能贊一詞哉？

淮南遺老吳性撰

靈鷲語錄原序

我天童真子石奇禪師開席靈鷲，門下士錄其語行世，問序於余。余聞宋儒有言：「臨濟正宗，應庵、密庵真子孫。其說法峻峭嵯崒，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師語則既然矣，余尤愛其百尺無枝、老幹如鐵，似龍門絕頂之孤桐，知音外誰則知之？

昔管大夫慮五衢之民衣弊履穿，請以令沐途旁樹枝，使無尺寸之陰，往來市肆者不得憩樹下、戲笑超距者不得憩樹下、議論玄語者不得憩樹下，期年而民以富饒。師正令全提，造其室者，目不及瞬，豈有尺寸陰使人憩足？余讀此而歎諸方說禪浩浩，皆摘葉尋枝類也。天下有道，言無枝葉，倘所稱直截根源者非耶？

是故，石霜下分為二株：一則治璠璵、廢碔砆，若玉人然；一則坐四達，聚百怪，遺簪墮珥隨所探取，若大賈然。而子孫光明炤人，克世其家正脈，終歸楊岐者，則委曲垂手與直截提持之異也。

師機用直截如此，顧有志住山，居恒誦「枯木寒林，逢春不變」之句。

周海門先生謂先天童曰：「知命以上。」師且道風遍界，安能深自秘惜耶？余於靈鷲亦云。

或曰：「師咳唾掉臂，作人標格，無語可也；雄音絕唱，詈人裨販，無錄可也。何以序為哉？」或又曰：「師塗毒一時，語焉而足；雷霆百世，錄焉而足。抑何以序為哉？」余唯唯否否而已。

同門法弟黃毓祺頓首撰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目錄

吳序
黃序

卷之一
　台州靈鷲禪寺語錄
　天台景星巖淨居禪寺語錄
　垂問

卷之二
　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卷之三
　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卷之四
　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卷之五
　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卷之六
興化普潤禪院語錄
慈水香山禪寺語錄
永嘉頭陀山密印禪寺語錄
婁東南廣禪寺語錄
小參

卷之七
問答機緣上

卷之八
問答機緣下
代語

卷之九
法語上

卷之十
法語下

卷之十下
法語
頌古

卷之十一
偈語上

卷之十二
偈語中

卷之十三
偈語下
囑累偈
歌

卷之十四
題讚

卷之十五
佛事

附行狀
塔銘
後序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目錄(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住台州靈鷲禪寺語錄

崇禎十四年，師在天童首座寮受請，於八月初十日入院。
三門，「無見為佛見，無門為法門。」舉起拄杖云：「大眾還見麼？」劃一劃便入。
佛殿，「水到渠成，泥多佛大。新長老到來。」撒開坐具，作禮三拜，「大眾不得蹉過。」
伽藍，「伽藍土地，覿面分明，瓣香拈供養，出手要殷勤。」
祖師，「西天東土，歷代祖師，總在者裏。」遂插香，云：「急著眼覷。」
方丈，卓拄杖云：「者裏不是毘耶城，亦非摩竭國，直饒超佛越祖底到來，一一從頭打出。且道因甚如此？」喝一喝，云：「明破又爭得。」
眾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該羅萬有，克塞太虛，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壽山聳靈鷲之無窮、福海深南溟之不竭。」次拈云：「此一瓣香，無黨無偏，為祥為瑞，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合國公卿、本郡府縣官僚、護法檀越、諸山耆舊、本寺請主等，伏願同明般若，共證真嘗，永護正法，毋令斷絕。」又拈云：「此一瓣香，一往瞻風撥草覓他蹤跡，無絲被個沒意智老和尚當頭指出，即今拈向爐中，奉為現住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傳曹溪正脈第三十四世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山僧未來靈鷲、未出天童時，已是花擘了也。諸仁作麼生觀？有具眼者請出相見。」僧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請問無為作麼生學？」師云：「你不在裏許。」進云：「因甚麼？」師云：「瞎漢。」僧問：「昔日世尊靈鷲山擊大法鼓、演大法義，今日和尚靈鷲寺與靈鷲山，是同？是別？」師云：「天晴日出，雨下地濕。」進云：「祝聖興揚齊唱和，秀峰靈鷲復重新。」師云：「也要閣黎證明始得。」乃云：「當陽一著，獨露

分明，擬議不來，白雲萬里。直須豁開頂門正眼，透脫生死牢關，去住自繇，無彼無此，更說甚麼孤峰頂上目視雲霄、十字街頭入廛垂手，直得皇風蕩蕩、帝道平平，野老謳歌、漁樵鼓舞。正當恁麼時，干戈偃息一句作麼生道？明明日月光天德，永永山河壯帝居。」

復舉：「隋時光住持智者大師於大蘇山持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頓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秖如今日靈鷲寺中，四眾臨筵、十方聚會，大眾見得麼？若見，靈山一會，儼然在目；若不見，請各散去，不勞久立。」上首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開爐，上堂。一僧舉坐具，云：「個事分明獨露，今朝靈鷲開爐，未審如何指點？」師云：「紅日當空。」進云：「從師釣盡千江月，出海金鱗意自如。」師打云：「未放你在。」問：「承和尚有言：『無見為佛見。』某甲即今見山見水，歷歷分明，是什麼見？」師云：「瞎。」進云：「見山見水，為甚麼道瞎？」師打云：「果然。」乃云：「爐鞴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煆辣鉗錘，者回莫作尋常看，大眾應須高剔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為，分明覿透真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云：「還見麼？直得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繇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己；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十一月初一，個個眉橫鼻子直，現成公案不須參，也要諸人自委悉。不委悉，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直得匝地普天違避不得。正當恁麼時，如何是直下承當一句？還委悉麼？霜風撲面來，寒威滿衣裓。」

上堂，僧問：「宏開爐鞴，水洩不通，過量人來，如何相見？」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驪龍不戀蒼波水，鼓翼飛騰遍太清。」師便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黑漆桶。」「見後如何？」師云：「黑漆桶。」乃云：「十五日已前也恁麼，十五日已後也恁麼，正當十五日亦只恁麼。正恁麼時，不妨道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更無回互。忽若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十五日已前也不恁麼、十五日已後也不恁麼、正當十五日亦不恁麼。又且如何？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玅。」喝一喝。

長至上堂，僧問：「一陽復始，萬彙蒙新，帝德無私，乞師顯示。」師拈拄杖，僧云：「群象森然歸正化，當陽獨露布淳風。」師打云：「塞煞你眼。」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禮拜著。」「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退身有分。」

「如何是探竿影草？」師豎拄杖云：「還識麼？」「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險。」僧禮拜，云：「頂門豎亞乾坤眼，匝匝風雷掌握中。」師云：「腳跟下少一頓在。」問：「百丈捲蓆，馬師下座，某甲撩衣，和尚如何？」師云：「休莽鹵。」進云：「恁麼則蛟龍海內興波浪，猛虎山頭顯大威？」師便打。進云：「覿面全提則不問，四奪家風請示明，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秀峰高突兀。」「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覿面好生看。」「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進云：「濟上宗風拈向一邊，佛祖來時推他腦後，正與麼時，賓主酬唱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禮拜著。」進云：「恁麼則真風蕩蕩歸靈鷲，萬古禪林啟秀峰？」師云：「也是閒言語。」問：「吾有一物，千聖不識。」遂豎拳云：「和尚還識麼？」師便打，乃云：「群陰已極一陽生，萬彙齊資露本真，覿體聖凡無二致，虛空充塞等乾坤。所以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任運騰騰。既然任運騰騰，不妨向一陽未生之前、葭灰未動之際，直下坐斷千聖頂[寧*頁]，不與一塵作對，淨裸裸、赤灑灑，然後向者邊行履，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雖然，未是衲僧本分事。」豎拂子云：「若向者裏覷得透，目前無法、心外無機，一切臨時，處處顯現。正恁麼時，秖如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覿面陽和動，冰河焰自生。」

薦嚴請上堂，僧問：「大開爐鞴，煆煉英靈，去世先亡未審如何煆煉？」師云：「蝦跳不出斗。」乃云：「秀峰山頭雲霧起，寒光溢目水生冰，分明佛法無多子，只要諸人著眼睛。」豎拂子云：「還見麼？若見，不妨道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直下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秖如薦親一句作麼生道？天上人間無著處，塵塵剎剎現全身。」卓拄杖，下座。

聖節上堂，「乾龍聖節是今辰，遍界山呼萬萬春，林下道人齊合掌，炷香虔爇祝堯齡。」

歲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僧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師登猊座，有何祥瑞？」師云：「拈香祝聖。」進云：「當陽獨露人皆委，向上提持意若何？」師便打，乃云：「新年頭，正月一，普潤乾坤雨珠雪，覿面看來個個圓。試問諸人瞥未瞥？若未瞥，看他東家打躬、西家作揖，張公喫酒、李公醉，白髮兒童俱面赤，惟我林下道人今日還同昨日。還委悉麼？寒梅撲鼻香難見，端的春風在眼前。」卓拄杖，下座。

春日上堂，僧問：「如何是靈鷲境？」師云：「秀峰齊插耳。」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覿面案山橫。」進云：「如何是目前事？」師打云：「腦後薦取。」問：「霹靂當空，照用齊開，如何是臨濟玄要？」師便打。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闍黎頭頂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孤雁落前川。」「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分明在那邊。」「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闍黎休亂叫。」「如何是第二要？」師打云：「與你一棒。」「如何是第三要？」師打云：「猶嫌少在。」進云：「臨濟玄要承師指。」遂喝云：「是照耶？用耶？賓耶？主耶？」師復打，乃云：「一二三四五六七，逗到今朝是人日，春風驀面忽相逢，撲破鼻頭撞破額。靈鷲寺裏今日有齋。大眾！開單展缽、拈匙放箸則且置，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泥牛起舞春悠悠，不風流處也風流。」

解制上堂，僧問：「把住牢關即不問，放行一路事如何？」師云：「緊峭草鞋。」進云：「灼然點鐵成金去，滴水興波浪潑天。」師便打，乃云：「適纔過歲旦，明朝又十六，時節不相饒，光陰何迅速？初非法爾如然，豈是人情催促？靈鷲結制九十日來，滴水滴凍，大眾缽囊高挂，不許動著一絲頭。今日檀越作齋，諸人一齊打開缽袋，饅頭餽子、三德六味供佛及僧，一飽便休。還會麼？大方獨步無拘管，南北東西信自繇。」

淨光、仰心、明貫、淨持期師過景星巖，請陞座。問答罷，師乃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個人來。大眾且道：他要等個什麼人？」擊香几，云：「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上堂，僧問：「夏日炎炎，通身白汗，還有不熱者麼？」師便打。進云：「涼風到處通消息，拄杖頭邊白汗流。」師復打，云：「少一棒在。」乃云：「昨日火雲燒空，今朝陰生巖谷，天道何似不常，人身隨著反覆，或時通身汗流、或時乾燥暴暴，分明不隔纖毫，直下好個消息。且道是何消息？」良久，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卓拄杖，下座。

曹源法友請上堂，「諸禪德！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衲僧家須要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始得。不見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秖如今日故人遠至，覿面相看又作麼生？」拍掌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下座。

陞座，「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纔要如何若何，便乃千里萬里。所以，靈鷲者裏無禪教你們參、無道教你們學，一味杜田朴實頭，種田博飯喫。果是當家種草，聞山僧與麼道，便一信永信；如或不

然，更為舉示。」以拂子左右拂，云：「還委悉麼？山前山後閒田地，盡底掀翻要一回。」
除夜陞座。僧問：「臘月三十日事如何？」師云：「明朝是初一。」進云：「請和尚喫茶去。」師便打。問：「如何是佛祖相傳第一義？」師亦打。問：「如何是和尚底奇特事？」師又打。乃云：「今日正喚作臘月三十夜，人人打辦過年，要將前來所作所為底事盡情打疊得乾淨，無一絲毫牽挂，然後得安閒自在去，明日不妨又是從頭起，謂之度年。若有所負，被人追逼凌辱，則不得安閒自在，故古來尊宿以此喻爾我生死到來、眼光落地時節。若生死不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如生龜脫殼，謂之度命如度年。古人如此親切譬喻策進學者，無他，蓋要諸人灑灑落落，做個自在人去。雖然，也是葛藤，為他閒事。若是個快馬，見鞭影而行，直得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一往向前，歸家穩坐；其或未然，駑駘休謂難尋覓，辜負山僧兩道眉。」卓拄杖，下座。

住天台景星巖淨居禪寺語錄

崇禎癸未冬，重建法堂，眾檀越爭題樑，師乃陞座。「景星千古禪林，檀越休分爾我，大家扶起一桁。既扶起，好惺惺，彼既丈夫我亦爾，人人覿體開胸襟。大眾且道：胸襟又作麼開？」良久，顧左右云：「還委悉麼？分明一片閒田地，今古還他過量人。」
癸未冬，受明州雪竇請陞座，「杲日當空，十虛普照，清風匝地，遍界全彰。如是，則景星與雪竇齊高，乳峰與玉柱一體，瀑飛千丈影含珠，星墜半巖光映月，無彼、無此，誰去？誰來？諸仁者若能會得，不妨全明全暗、全放全收，放行、把住，自在縱橫，一切臨時，不容擬議。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明年自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晚參，「參禪一著，須具莫大力量，氣可食牛底漢子當下便了，瞞他一點不得。所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原說是直指，何有一些打灣？德山見人入門便棒、臨濟見人入門便喝，豈不太煞直截明白？今人雖極聰明、極用心，而不得了當，豈非反被聰明用心所障？瞻前顧後，無繩自縛，本具靈光，不得顯現，若醉酒漢子一般，一時呼喚不轉。譬如一人騎在劣馬上，驚怕不已，行過樹下，緊緊抱定樹枝。馬既脫去，猶自懸樹，叫人相救。」驀以竹篦一擊，云：「不知到者裏，自肯放手，便安貼貼地，為甚費許多氣力？」復以竹篦擊云：「會麼？」良久，云：「快請散去。」

垂問

四山如削，周匝無門，如何得到者裏？
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且道是何意旨？
景星慶雲，一時現瑞，畢竟因誰致得？

上元值雪

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佛與光且止，如何是瑞底所以？
雪後始知松柏操，歲寒始見丈夫心。正當雪時，乾坤一色，向甚麼處見他松柏？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一(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住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崇禎甲申冬，師在天台景星巖，明州諸檀護請住雪竇資聖禪寺。越明年乙酉，本郡司理夢章羅公、邑侯虛谷顧公、督學侍御心韋徐公請師開堂。師至法座前，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向者裏起模畫樣，山僧今日當頭撞著，迴避無門，還見麼？」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云：「者一瓣香，奉為今辰請主大護法，及遠近宰官、孝廉文學、在筵道信、本寺耆宿，共履泰階，深明實相。」又拈云：「者一瓣香，昔日靈鷲山中已曾舉出，今朝資聖寺裏重復拈來，爇向爐中，端為傳曹溪正脈第三十四世先天童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趺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結個茆蓬豎法幢。祝延纔爇一爐香，當陽舉似分明極，動地風和遍界彰，還有互相激揚者麼？」僧問：「干戈擾攘，天下紛爭，如何是定國安邦句？」師云：「今日天晴。」進云：「黼黻宰官臨法座，師提正令報皇恩。」師云：「卻被闍黎道著。」乃云：「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復舉：「昔日臨濟大師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一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雪峰道：『臨濟大似個白拈賊。』古雪竇明覺禪師舉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覷破，臨濟未是好手。』山僧道：『明覺也是個賊。』諸人還委悉麼？且聽新雪竇頌出：無位真人劈面來，攔胸把住絕疑猜，個中無處分賓主，鐵壁銀山一撥開。」

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到通玄上堂，「現前諸公都是英達，若是覿面提持、多方開示，又自有我通玄和尚在，何消山僧鬧處插腳、雪上加霜？雖然，不可辜負來機，借木上座為大眾通個消息。」以拄杖擊香几，下座。

天童掃塔，眾請上堂。師云：「大眾！者一片祖翁田地，我法兄分付汝等諸人多時了也，四至界限，歷歷明明，若待山僧指示，又堪

作甚麼？雖然，不妨有個問處，秖如中心樹子，猶屬阿誰？」良久，云：「還委悉麼？倒卻門前剎竿著。」

復舉：「昔道吾禪師遷化後，石霜為住持。一日，漸源擔鍬子入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麼？』漸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漸云：『正好著力。』擔鍬子便下去。前者，古南和尚到來舉云：『明向上機，有出身句，漸源、石霜不忝同條。若是正眼觀來，猶帶之遶。』今日法兄在座，山僧持拄杖直上法堂，我先師靈骨不用更覓。何故？面目現在。」師云：「是則是也，不甚容易。直須知恩，方解報恩。還見我先師靈骨麼？」遂頌云：「先師靈骨無多子，覿面誰知刺眼睛？開合總教無避處，一番提起一番新。」卓拄杖，下座。

結冬開爐，給諫馬培原、象賢徐質可、文學董治升、單時鼎、徐鍾季請上堂。僧問：「多歲寒爐，光輝今日，忽遇無面目漢，如何煆煉？」師云：「一棒打殺。」進云：「從他白棒當頭楔，到處分明絕點塵。」師云：「看取頂門。」進云：「未審狸奴、白牯還會結制也無？」師云：「渠無面目。」居士問：「拈一莖草建梵剎已竟時如何？」師豎拄杖。進云：「恁麼則昔日顯禪師、今朝和尚去也。」師云：「現成公案。」乃云：「當軒獨露，坐斷天下舌頭；覿面全彰，證取自家境界。直得茆堂竹戶宰輔光臨，瑞氣雍雍，通身和暢。秖如道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聽則不問，且道火焰說底是甚麼法？還會麼？一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卓拄杖。

上堂，僧問：「二人相戰，身無寸進，以何為勝？」師云：「闍黎馬頭在甚處？」僧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便打。「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以拄杖擲云：「速退。」「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連棒打出，乃云：「月初一，好消息，今朝遍界是清霜，凍得人人鼻子直。」卓拄杖，云：「不煩久立。」

檀信送法衣，請上堂。僧問：「大庾嶺頭提掇不起，天童堂上覿面相呈。」師云：「者裏又作麼生？」僧喝，師便打，乃云：「千峰寒色，萬木蕭條，遍界分明，道人活計。所以道：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絲。既然如是。」提起法衣，云：「且道者個又喚作甚麼？大庾嶺頭提未得，不妨檀越送將來。」

長至上堂，居士問：「冬至一陽生，為甚麼滴水成冰？」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冬至已蒙師指示，今朝初四事如何？」師云：「遠春四十五。」進云：「恁麼則水盡冰消一句流通去也。」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霜風刮面侵人

骨，歷歷明明絕覆藏。」師云：「者裏放過不得。」便打，乃云：「群陰已去，一陽來復，匝地普天，填溝塞壑。秖如迥然獨脫一句作麼生？」良久，云：「萬象之中長獨露，何山松柏不青青。」下座。

值雪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如大雪滿長安，冷光成一片，是汝諸人還了也未？即便了去，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還未了，且看天晴日出。」

上堂，僧問：「纔開口時，請師垂棒。」師云：「為甚麼噇？」僧舉坐具，師便打。問：「龍藏海底，布雨興雲，頭角在甚麼處？」師云：「在腳下。」進云：「頭角全彰，如何得隱身三昧？」師云：「試轉身看。」僧作轉身勢，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乃云：「一九與二九，相喚不出手，今朝十五日，面南看北斗。」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天既普覆。」豎拳云：「因甚遮蓋者個不得？」師云：「放下著。」進云：「地職普載。」打圓相云：「為何者個脫然無底？」師云：「放下著。」乃云：「祖師心印，遍界明明，難辨的濟北宗乘，當陽浩浩莫能觀，一任山鳴谷應，虎嘯風生，林木淒清，巖花凍結。所以道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雖然，要承當恁麼事，須是恁麼人始得。昔臨濟大師在黃檗處喫三頓痛棒，及見高安大愚道：『黃檗恁麼老婆心切。』臨濟即便悟去。後來住個院子便道：『我當時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猶如蒿枝拂相似，而今更思一頓喫。』大眾！他既喫六十痛棒，為甚又道是蒿枝拂著相似？且道臨濟意在於何？委悉麼？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階行？」擲拄杖。

上堂，僧問：「踏翻滄海，大地平沉，藏經閣寄在甚麼處？」師云：「頂門上。」乃云：「十五日已前，天不能蓋；十五日已後，地不能載。正當十五日，又道如何？會麼？兩彩一賽，春日上堂。臘月二十日，春風驀地起，瑞氣靄乾坤，祥光照寰宇。笑倒須彌山，虛空盡歡喜，泥牛忍俊不禁，直得粉骨碎體。且道是何消息？逢人不可錯舉。」

元旦上堂，祝聖畢，僧問：「如何是新年佛法？」師云：「日輪普照。」進云：「舊年佛法又如何？」師云：「匝地韶光。」乃豎拄杖，云：「歲朝元旦，事事成現，條令斬新，吾道一貫。」擲拄杖，云：「會麼？撒向階前，高著眼看。」

解制上堂，僧問：「把斷，千江絕滴，放行，萬派湍騰。不把、不放，又作麼生？」師云：「肩橫拄杖。」進云：「與麼則剔翻爐鞴，一塵不立去也？」師云：「腳跟點地也未？」僧豎指云：「嗚。」師便打，乃云：「十月十五結制，正月十五始解，九十日

內把住不通，今朝放開一線，露柱燈籠沒處藏身，卻向十字街頭分明露布。還委悉麼？家家門前火把子。」下座。
義士沈世恩請上堂，師云：「聲前一句，不容擬議尋思；覿面一機，那許低回湊泊？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又如按太阿劍，擬之則魂驚膽落。若是有大力量信得及，直前擔荷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便可以為無為、作無作；轉凡成聖、點鐵成金，永護正法，驅除邪外，是甚麼閒？正恁麼時，不違物義一句又作麼生？山花開爛熳，啼鳥弄陽春。」
上堂，僧問：「醒夢子規啼夜血，春風影裏喚歸來。未審喚得幾個回頭？」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進云：「恁麼則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師云：「不如緘口過殘春。」乃云：「春日陰晴，綠柳啼鶯；春雲靄靄，春睡昏昏。七尺單前禪和子，休瞌睡，好惺惺。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無位真人、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觔，者裏覷得透，無春、無夏，無古、無今，無彼、無此，覿體全真。委悉麼？等閒坐斷千峰頂，不動干戈見太平。」卓拄杖，下座。
初夏，無糧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棒喝交馳，靈鷲親遭毒手。今日更思一頓，如何下手？」師云：「老僧沒氣力。」進云：「與麼則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師以目顧左邊，僧禮拜。乃云：「螻蛄鳴，蚯蚓出，萬象不能逃影質。苦菜秀，王瓜生，深山無地避徭征。喫緊事，要惺惺，忍饑不暇，佛法無靈。通身饑火通身病，幸然得自有知音。」喝一喝，云：「出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
薦亡請上堂，云：「昔日巖頭禪師值沙汰時，於河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巖即舞棹迎之。一日，有一婆子抱一孩兒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從甚處得來？』巖頭不覺手忙腳亂，和聲便打。誰料這婆子反有丈夫氣概，便道：『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者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直至如今杳無消息。敢問眾中還有知得老婆落處者麼？若有，即知今日所薦，七八個孩兒總是一個鼻孔出氣；若未委悉，山僧為你通個消息。」卓拄杖一下，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明明歷歷一毫頭，摩訶般若波羅密。」
上堂，「五月山房冷似冰，耳邊熱句自來聞，翻看近日端然異，閒坐通身汗若淋。冷不見熱、熱不見冷，冷熱俱亡，無異流俗。阿師且道：畢竟如何？」卓拄杖，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結冬上堂，僧問：「道場繼建，衲子雲臻，先聖舉揚，今師提唱，還有差別也無？」師云：「一道神光亙古今。」問：「如何是雪竇

境？」師云：「翰林松老。」「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應夢碑寒。」「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乃云：「晴天日自出，下雨地上濕，遍界忽成冰，禪和也結舌。」拈拄杖，云：「拄杖子，真烈傑，一任缽囊高挂、眉毛撕結，七尺單前成獨立，且道是何標格？」擲下，云：「急急如律令敕。」

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試問大眾：作麼說即如今底事？不可道鐘鳴鼓響，海眾雲集，坐立儼然，眼眼相看，老僧搖唇鼓舌，說黃道黑，便當得去。若恁麼，豈止三千里外？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簷聲不斷經旬雨，鼻孔遼天爛不知。」卓拄杖。

長至上堂，僧問：「陰消陽長即不問，如何是君？」師云：「高著眼。」「如何是臣？」師云：「向下看。」「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君臣道合蒙師指，末後一句作麼生？」師云：「速退。」乃拈拄杖，云：「今日陽生，拄杖子[跳-兆+孛]跳上天，觸著帝釋鼻孔，四天王惡發，將堅牢地神一摑，直得冰河發燄、葭管飛灰，應夢碑氣靄空亭，翰林松風清四起。是汝諸人還覺眉毛生動麼？」噓一噓。

續宗上人請上堂，「一九、二九，有誰拈卻？水肅霜明，風高木落，遍界突出無位真人，壽量豈容計度？所以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日面月面，攢簇不得，雲門露乾屎橛，等閒覷透。誠不惑，赤灑灑，莫可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喝一喝，下座。

追慈請上堂。問：「十方同聚會時如何？」師云：「喫粥喫飯。」僧喝，師便打，乃云：「天寒日短，海枯山竭，春夏秋冬，生住異滅，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伊不可得。咄！休相憶，庭梅香發枝頭白。」

徐侍御心韋入山，上堂。「晴日出，雨地濕，檀越昨臨門，今朝是初一，知音何必重拈出？」

薦嚴請上堂，僧問：「無位真人了無生滅，正當粉骨碎身時如何？」師云：「哭泣有分。」進云：「不立一塵超物外，杳無消息與人看。」師云：「望空啟告。」進云：「昔日師子臨頭白刃，謂是正令全提？謂是了他宿債？」師云：「腦後看。」進云：「恁麼則面目儼然？」師便打，乃云：「朔風寒，征鳥疾，望斷白雲不見白。本父母，手足親，雨餘山色青又青，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新。」

元旦上堂，僧出，喝一喝，云：「如何答話？」師默然。進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師打一棒。進云：「也不消得。」師乃云：「百年難遇歲朝春，奼女梳粧越樣新。」拈拄杖，云：「本色道人憑個事，平生肝膽向人傾。」卓一卓，下座。

應檀信請上堂，「正月二十六，春風鳴萬壑，大啟圓通門，人人自寥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良久，云：「南山朵朵青兀突。」

師誕日，眾請上堂，「二月今朝二十五，大地明明日卓午，生育萬有，包含今古，常光現前沒處躲。阿呵呵！成我者師友，生我者父母。」

上堂，舉：「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看他通身賣俏，不知是甚面孔？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劍去久矣，爾又刻舟，也不知是甚麼面孔？山僧恁麼道，若有傍不甘的出來，問：『雪竇又是個甚麼面孔？』山僧不妨向他道。」乃雙手策眉，云：「還見麼？一年一度娘生日，白了眉毛多少莖？」

(卷二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蘇居士請上堂，「昨日大雨盆傾，今朝南熏入奏，殿閣生涼，阿誰能覿？天地旋，山河走，須彌頭倒卓，面南看北斗，惟是個中人，一舉無先後。」時有僧出舉坐具，師拈棒打下。

通安莫居士悼念難忘，請上堂。僧問：「空劫已前徒指注，空劫已後錯商量，是否？」師云：「出頭來作麼？」進云：「遍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柏不蒼蒼？」師云：「你看背後什麼人？」進云：「錯。」師便打，乃云：「春光明媚，春山鳥啼，春風澹蕩，春雲離披。春暖百花香，春寒多雨水。會，則偃息干戈；未會，則橫屍萬里。會與未會且置，秖如鐵船高駕又作麼生道？逢人但恁麼舉。」

夏中無糧，破堂化士請上堂。「五月將盡，六月未到，庫下粟麥俱空，廚頭冷落鍋灶，燈籠餓得匾，露柱幾跌倒，拄杖子竭力扶起，揚聲大叫：『幾許懶禪和，真好笑。個個如泥塑木雕，不肯大家出手，長連單上死睡覺，今日不得破堂化士歸。』試問諸人：個事如何了？」以拄杖擊香几，云：「了不了？百味珍饈，無過一飽。」

明因、明源二禪人送受業靈骨入普同塔，請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大眾還委悉麼？更為汝通個消息：谷風清，山月白，分明一具黃金骨，等閒放下便安然，摩訶般若波羅密。」

結冬上堂，「十月十九，執事頭首，結制坐禪，將無作有。大眾煮無米飯、炊不濕羹，大家出手，擔柴運木仍依舊。聞普梆，即便走，休落後，被人喚作不唧溜。不許你衣長裾、扯大袖，又誰許偷閒靜坐成窠臼？」拄杖子劈脊摟，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境。」「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人。」「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俱奪。」「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俱不奪。」進云：「恁麼則千聖同轍去也。」師便打，乃云：「仲冬嚴寒，天上人間，雲凝不動，水滴成團。烏龜凍得頸縮，飛禽凍得嘴尖，茅屋上鴟吻不敢[跳-兆+孛]跳山頭，石敢當冷地自在默默無言，秖有堂前露柱較些子，風吹日炙一向如然。堪笑眾禪和，衲衣高擁，打坐參禪，只想奇玄奇妙，不肯直下豁然，蹉過當陽者著子，直教參學到驢年。」卓拄杖。

長至上堂，「日南長至，晷運推移，拄杖子不動不變，穿卻諸人鼻孔，不許出氣。」

建法堂，謝檀護上堂。「臘月正窮冬，日日是好日，百草頭呈古佛家風，一毫端現寶王剎，直得普賢大士運斤成風、文殊師利不拘繩墨。所以道：建大廈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棹之力，況慧日高懸、法幢重建？且道畢竟承誰恩力？還委悉麼？分明舉鼎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下座。

上堂，「臘月十五，寒風似箭。」召大眾，云：「照顧面門。」

元旦上堂，僧問：「露柱陞堂即不問，燈籠入室意如何？」師云：「與你一般。」進云：「元旦拂開新月面，年頭一喝透天關。」師云：「漆桶生光。」乃召大眾，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是最初一日。若有道得最初句，便乃年新、月新、日新，日日新、時時新、刻刻新，新新無住。於無住中，不妨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未嘗移易一絲毫。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喝一喝，云：「又是從頭起。」

解制上堂，「九旬結制今朝解，解結都來拄杖頭，普告現前諸衲子，一齊拈卻任優游。」

至白雲訪鹿門大師，圓道朱將軍請上堂。「二月春將半，名藍天外幽，雨餘山色曉，觸處暗香浮。巖巒回合，林嶺交參，殿閣俄新，光明溢目。到者裏不必說心、說性，問主、問賓，誰玄、誰妙，若動、若靜，殺人刀、活人劍置之一處，肘後符、將軍令且放一邊，自然草偃風行，聲和響順，一念無為，十方坐斷。秖如人境相稱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委悉麼？白雲深處坐，時領谷中閒。」

至天童訪費隱和尚，眾請上堂。「大眾！從上來事舉目分明，祖父家園通身受用，更要格外提持衲僧巴鼻，有我法兄和尚在，山僧到來，不敢動著。且道何故？不會作客，煩勞主人。」

楚陽憫生上座偕紹初、淨空、勝光諸禪德請上堂。「春雨溟溟三月天，落花堤柳鎖寒煙，知音不待重重舉，江北江南總一般。」

天童費隱和尚至，上堂。「靈鵲屋頭噪，好音累日聞，必然有客到，今喜是同門。同門既到，賓主歷然，語笑歡天，清風匝地。大眾且道：以何秖待？委悉麼？擊鼓陞堂聊供養，更無一物可勝慚。」

結冬上堂，僧問：「一槌打就，固是好手；點著便來，不妨伶俐。紅爐上雪片即不問，堂裏聖僧道個甚麼？」師云：「西山有老虎。」進云：「恁麼則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乃云：「今朝十月十六，較之去歲前年，千足萬足。羅夢章居士為我新蓋法堂七間，權可安眾，寮房又添得幾間茅屋。監院知客直歲安單有序，上下內外雍雍肅肅。山田薄收得晚禾蚤穀，不用休糧方，人人俱飽腹。呵呵呵！好快活。知事頭首不肯安分，更要剋期結

制，做瘡剜肉。眾中有個漢，聞山僧恁麼道，便出來大叫：『 長老！長老！你與麼說話，與我置之高閣。我等出家，秖為不明生死，不遠千里百里而來，究竟佛法，一字不聞，終日普梆，忙忙碌碌，不是擔柴運土，便要磨磨舂穀，稍有遲回，便乃打罵如雷。及至今朝，又說恁麼話，教我晚輩後生如何棲泊？』山僧向你道：『 上座！上座！與麼則老僧罪過。』 」卓拄杖，下座。
知浴請上堂，「初三廿七，不用揀擇；纔有揀擇，千差萬別。所以一切世界，有以音聲為佛事、有以光明為佛事、有以莊嚴為佛事、有以香飯為佛事。今日雪竇寺裏有齋，一任諸仁信手拈、信口咬，只不許揀擇。忽若夫口咬破舌頭，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好心得個好報。」喝一喝。
上堂，「長安甚鬧，吾國晏然。」拈拄杖，云：「大眾不可道拄杖子不晏然也。」遂點，云：「低聲低聲。」
上堂，僧問：「萬別千差即不問，當陽棒喝暫停機，如何是雪竇境？」師云：「茆蓬六七座。」「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坐臥不知寒。」「如何是人中境？」師云：「看取眉毛。」乃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循環十二月，今乃又初一。諸禪德，須委悉，當門那許栽荊棘？咄！」
上堂，僧問：「雪滿長安，乾坤一色，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頭頸骨縮。」進云：「歸根得旨事如何？」師云：「赤骨[骨*歷]地。」乃云：「臘月一十五，瑞雪空中舞，來歲定豐年，普請快活過。過過過，撞見胡達磨，不道少林消息在，冷光一片亙今古。」召大眾，云：「不須久立。」
元旦上堂。舉：「香嚴道：『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洞山又道：『 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墨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 」
師云：「看者兩個老漢，各各安其分、守其當，真所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雖然，猶挂齒牙在。雪竇即不然，去年貧也不貧、今年富也不富，貧富總無干，元日蚤陞座。」
解制上堂，「十五日以前，燈籠拜露柱；十五日以後，露柱拜燈籠；正當十五日，燈籠是燈籠、露柱是露柱，各站一邊，了無交涉，自然天花亂墜，地涌金蓮，各各面門放大光明，照耀今古。」遂豎拄杖，云：「且道者是今耶？是古耶？試定當看。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上堂，「連旬雨雪祖堂寒，庭際無人立問端，豈是山僧閒舉覺，大家努力莫輕看。所以道：欲拋香餌，須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眾中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今日失利。」

奉川邑侯虛來吳居士，偕兄湯日、儒學何渭侯請師於彌勒塔院陞座。僧問：「當年笑口，今日慈顏，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問取拄杖子。」進云：「把住則家邦寧貼，放行則斗換星移。畢竟把住是？放行是？」師云：「照顧腳下。」乃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大眾還識也無？若識也，天之高、地之下、中間水陸空際雲行鳥飛，人畜草芥無一不是彌勒分身闡揚，豈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況此封山塔院大士全身道場，即今殿宇斬新，山靈增耀，邑侯虛來大護法特命山僧就此陞座，今辰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各各眼見、耳聞，無異、無別。」擊拂子，云：「畢竟者裏如何委悉？」遂擲下，云：「善財別後真消息，直至如今事宛然。」
覺海禪德轉經畢，請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豎拂子，云：「信麼？」遂擲下座。
結制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雪竇山門，年年結制。七十三、八十四，東家賣賤、西家賣貴則不問，汝諸人！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且道是個甚麼？」維那一喝，師打一棒云：「亂喝作麼？」便下座。
因天童請上堂。舉：「楊岐和尚示眾云：『福薄住楊岐，年來氣力疏，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咄咄咄，力口稀。』諸仁！切莫亂鋮錐，山僧既忝末裔，不敢自欺。」卓拄杖，云：「病骨只宜茆屋下，失便宜是得便宜。」復卓下座。
長至，虞居士請上堂。「仲冬嚴寒，日月彈丸，一陽來復，乾三坤六。」豎拂子云：「到者裏為什麼問著十人，有五雙不知落處。」以拂子畫一畫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史顯臣居士為薦先岳請陞座，「佛祖之道，其直如矢，但無一切人我、是非等見，自然得入無住心體，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無一塵不攝、無一剎不周、無一體不該、無一機不備，靈明廓徹，亙古亙今。秖因不了，一念妄生取捨分別，便有許多頭角興起，被他回換不得自繇，二六時中隨情造業、隨業受報，以致六道輪迴，頭出頭沒無暫停止。若能一念回光，當頭坐斷，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不是冤、不是親，不是凡、不是聖，業累俱空，了無向背。所以道：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孔石行恭上人，宿債既償且了又如何道？」擊拂子，云：「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和暖天，似欲雨，草木叢林發歡喜。南山燒炭北山紅，頂後神光千萬里，便與麼去。三家村裏土地，只是個無轉智大王，好與三十拄杖。且道何故？逢人不得錯舉。」

元宵上堂，「鐘鳴古寺，月映澄潭，離相、離名，非聲、非色。便恁麼去，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不恁麼，莫盤桓，但看天上月，甚處不團圓？」

到吳門戒幢禪院，佛殿告成，振寰朱君為父懺罪請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即此斬新佛殿、清淨伽藍，樓閣門開，莊嚴具備，盡是當人自受用境界。若能於此洞達得去，千處萬處皆明，世、出世間無異，直下前後際斷、三秖劫空，便與從上佛祖同一受用、同一福嚴，於其中間覓絲毫頭罪相、業相、是相、非相俱不可得，全是個金剛正體，自在如如。以此懺罪，何罪不懺？以此集福，何福不集？要知集福、懺罪，總在者裏。」復說偈云：「集福懺罪俱了了，覿體秋陽而杲杲，朱君檀越如未知，試請自問尊翁老。」喝一喝，下座。

吳江柳昇宇、汪仲濂眾居士入山，請上堂。「五月深山雨，熏風殿閣涼，可中端的處，觸目是心光。所以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不存，越山吳水清，都來不隔線，腳底最分明。」下座。

沙彌剃染請上堂。舉：「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 弟子欲出家，得否？』欽云：『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趙公乃省。」師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蔗藜之園。只如現前大眾，各各方袍圓頂、履地戴天，且道如何是大丈夫事？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摧？」

結冬，知浴，請陞座。「結制之事，也是閒說，只要諸仁一時放下便休。且道放下個甚麼？不見僧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 放下著。』僧云：『 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 放不下，擔取去。』趙州老人大似布縵天網子，要打衝浪鯤鯨，爭奈不遇，只得飲氣吞聲。若是其人，何必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蹙額攢眉，東尋西討，剋期取證，畫地為牢？果能放得下，自然虛而靈、寂而妙，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一切施為總是成現。至如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燈、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庭前柏樹子、乾屎橛、麻三觔，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乃至四照用、四料揀，賓中主、主中賓，轉換落落地，要拈便拈、要置便置，有甚麼難？若是一絲頭放不下底，問他宗乘中事作麼生？聲色裏如何透？直得舌如匾擔、眼似銅鈴，饒他強作主宰、撐眉努目，豎一拳、喝一喝、拂袖便去，湊得一轉兩轉合頭語，總是識情意解、博記得來，有什麼交涉？等閒被人拶著，卻又去不得了。是者等的，二六時中觸途成滯、舉目荊榛，人我是非擔取一擔，出叢林、入寶社，總在境緣上作活、摶量裏過時，業識茫茫，幾時得相應去？者些子業識害人不淺，從無量劫來受其牽制，向六趣中輪迴生死，直至如今不得自

在。」遂擊拂，云：「丈夫漢！者裏若不一刀兩段，更待何時？眾中還有麼？若有，上前來，老僧好與三十拄杖。」召大眾：「且道賞伊？罰伊？試辨看。」以拄杖一卓，下座。

臘月一日上堂，僧問：「精嚴戒律，名為佛子。佛未出世時，未審還有戒也無？」師云：「你是外道。」進云：「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又作麼生？」師云：「禮拜懺悔著。」乃云：「寒威凜冽，紛紛雨雪，茆簷上鴟鵂不敢出頭，拄杖子通身烈傑。」卓拄杖，云：「諸禪者！知不知？南北東西卒未休，金剛燄復從何起？」

佛成道，上堂。「釋迦老子睹星時，昔日今朝不隔絲，個個面南看北斗，丈夫誰肯受伊欺？」

上堂，「天上月滿，人間月半，霄壤不同，是非何判？所以道：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到者裏，且道是滿耶？半耶？是耶？非耶？」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下座。

元旦上堂，「新歲今朝新，舊年昨日舊，新舊總拈卻，普請共知有。」擊香几，下座。

解制上堂。僧出，叉手而立，師云：「且站一邊。」僧以拳加頭上，師云：「捏怪作麼？」僧又加一拳，師云：「不識羞。」僧遶禪床，彈指一下，師便打，乃云：「正月十五，泥牛輒舞，布袋打開，西秦東魯。」

誕辰，行敏陳居士請上堂。召大眾，云：「一年一度謂我生，我謂一年一度死。生不自生、死不自死，生乃死之生、死乃生之死，生死死生體自如，老僧沒卻當門齒。所以釋迦老子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一喝云：「當門何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結制上堂，「黃雲漠漠，陰雨溟溟，克塞虛空，分明不識。便與麼去，略較些子；稍涉遲違，即入陰界。還有恁麼人麼？若有，山僧退身有分；若無，且聽葛藤。」豎拂子，云：「看看。」遂擲下。上堂。僧出禮拜，云：「作麼？」師瞬目視之，僧喝，師便打。僧接棒，送一送，云：「恩大難酬。」師云：「更與三十棒。」乃云：「山僧兩日病，說法口難開，向道諸禪者，不如歸去來。」

長至上堂，「冬仲陽生，鶺旦不鳴，蚯蚓口結，大地成冰。且道山僧拄杖子又作麼生？」遂一卓，云：「已過新羅。」

上堂。僧問話了，云：「請和尚打。」師云：「不打。」僧云：「為什麼不打？」師云：「為你買賣不相當。」進云：「蛇吞鱉鼻口生煙，虎咬大蟲頭戴角。」轉身歸位，師劈後一棒，乃云：「仲冬嚴寒，風聲似虎，推倒須彌，掀翻露布。到者裏赤骨[骨*歷]地，寸絲不挂，無係無依，不可勝數。若不具擇法眼睛，面前鐵壁

銀山依舊難過。」召大眾：「如何即是？今日裝密，且去搬磚運土。」
上堂，「天寒地冽，觸處成冰，思量驀地，笑倒老僧。盡謂長老是甚麼善知識，定有多少奇特，殊不知是個三家村裏破落戶沒意智的村僧，並無一些文理禪道，那有佛法身心？老僧恁麼說話，設有個人出來道：『 長老！你既如此，畢竟以何為人？』」卓拄杖，云：「會麼？棒打石人頭，囌囌論實事。」
上堂，「霜明雪白二陽天，無位真人面目全，端的不知誰委悉？梅花冷地笑無言。」豎拄杖，云：「拄杖子，莫廉纖，打風打雨當底錢。雖然，也勝首山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上堂，「一不得有，二不得無，一二之義，正在半途。有人道得恰好句麼？若道得，不惟雪竇有光，亦見汝衲僧家有明辨古今眼目；不然，總是隨例喫飯漢。」
願海、惟極二上人領沈氏行廣請上堂。尼問：「山前有猛虎，人人遭其毒口，和尚也須照顧。」師云：「向前來作麼？」尼一喝，云：「看虎。」師云：「者畜生。」尼攛坐具作虎聲，師便打，尼喝，師乃云：「臘月今朝是初六，時良 日吉修冥福，天神喜悅來散花，空階步步都成玉。聖凡生滅俱不見，一片 冷光照人面，不用尋思直下看，個裏何常有涯岸？沒涯岸，活潑潑，是什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三(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辛卯冬，重建大佛殿，海憲王公、協鎮張公、邑侯夏公入山請上堂。問話畢，乃云：「祖席荒來久，俄然以復新，叨承檀護力，扶起破砂盆。今日各位宰官台駕入山，作大佛事，命山僧陞座，舉揚大事因緣，誠不忘靈山付囑。昔我世尊於雪山夜睹明星，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即今雪竇山中，日輪卓午，豎立大雄寶殿，群賢畢集，旌旆森嚴，僧俗交參，人天共見。正與麼時，還有證得者麼？若是利根種智、大解脫性，一聞一切聞、一見一切見、一了一切了、一證一切證，則人人具足、個個獨尊，與釋迦老子同體受用，無二無別。所謂『寶王剎現於毫端，大法輪微塵坐轉』，見麼？大道體寬無向背，當陽直截大家看。」擲拄杖，下座。

春朝上堂，「臘月二十五，春到山門左，四大天王驀頭撞見，便高聲問云：『春哥！春哥！你今年與麼蚤來作麼？』報道：『雪竇祖庭昨朝豎立大佛殿而來慶賀。』即便揖進佛殿中央，倒地三拜，直得和氣騰騰，克滿僧堂、方丈，洎及各寮廚庫，人人滿面春風歡喜無限，土地伽藍不覺足蹈手舞。老僧到此亦不免隨例歡喜，唱個囉囉哩哩囉囉。好大哥！扯索去。」

古燕遊宦張調鼎居士入山，請上堂。舉：「睦州和尚問一居士：『先輩治何經論？』士云：『易經。』州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個甚麼？』士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士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可惜者居士，蹉過睦州。聽取山僧一頌：道在尋常日用中，不知知也體玲瓏，分明一味無多子，變換調羹手不同。」

解制上堂，「十月十五正月半，九十日期虛打筭，威音那畔本現前，鼻直眼橫誰解看？若得徹去，不妨孤峰頂上盤結草庵的一任盤結草庵、十字街頭縱橫遊戲的一任縱橫遊戲，壁立萬仞、帶水拖泥總非分外；脫或未然，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

上堂，「二月十五，春寒山塢，風兮鳴條，雨兮破土。釋迦老子遍現色身，文殊普賢觸處顯露，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何所補？」召眾云：「會麼？唵折咧主咧準提莎婆訶。」

剃染，陞座。「景際清和候，紅稀綠暗時，一般好消息，能有幾人知？苟時節未至、心地不明，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且道即今是什

麼時節？」彈指云：「會麼？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佛誕，妙瑞庵主請陞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毘藍園裏降生時，春風滿地花狼籍。休狼籍，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曲不藏直。」復舉：「當時歸宗會裏有一僧，夜半忽然叫云：『我悟也，我悟也。』旁僧問云：『你悟個甚麼？』答云：『師姑原是女人做。』者僧悟去，雖則是個老婆禪，也須是個人始得。山僧有一頌：師姑原是女人做，覿面何曾有回互？明明恰是老婆禪，悟去不妨稱獨步。」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是現成？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有甚隔礙？便與麼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雖然，更須知有棒喝交參、主賓互換、照用同時一著；不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卓拄杖。

普濟禪寺大佛開光，趙瑞芝請就寺陞座。問答罷，乃召眾云：「當陽坐斷，過去、未來、現在甚處安排？覿面全彰，法身、報身、化身莊嚴相好。一一騎聲蓋色，塵塵耀古騰今，正眼洞明，十虛融暢，全機獨運，八表昇平，出沒縱橫，卷舒無礙，直得闍湖水滿，人人洪注福源。古寺維新，比戶光分祥瑞，可以集眾善、可以滅諸殃、可以報君親、可以安家國，全憑者段威光，不在別處流轉。且道在甚麼處？」遂云：「行滿功圓明個事，通身佛眼應時開。」

尼九如薦子行直，請陞座。「人生人死人皆委，誰死誰生誰解知？今日山僧明指示，虛空撫掌笑嘻嘻。」召大眾，云：「你道他笑個甚麼？笑世間有等人，日用癡愛，執著情想，分別人我親疏、境緣好醜，處處留滯，隨情造業、隨業受報，以致生死、死生無有停止。」驀一喝，云：「被山僧一喝，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乃至地獄、天宮，一切罪相、業相、生相、死相悉皆冰釋，如日融霜。且道其中人又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以拂子左右拂，下座。

大悲誕日，錢則之居士預為母五旬壽請上堂。「觀音誕辰是今日，三月十九道人生，法身普應應無別，只個圓通不二門。所以道：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婦女……乃至人與非人，悉皆現之而為說法。大眾！即今居士，婦女身現，且道老僧為他說個甚麼法即得？呵呵！不可教壞人家男女。」以拄杖一卓，下座。

永嘉法幢上座自頭陀來參，請上堂。問：「千里遠來本為己躬大事，一朝啟請卻無半字堪提。未審應時及節一句，和尚作麼生道？」師云：「看腳下。」進云：「棒頭取證，豈是男兒？喝下承

當，未為好手。離卻棒喝，請道一句。」師云：「禮拜了退。」
問：「掀翻四海求知己，得造山中話舊翁。如何是賓？」師云：「闍黎。」「如何是主？」師云：「老僧。」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退去。」進云：「涼風處處通消息，拄杖頭邊白汗流。」師便打，僧喝，師復打。問：「世尊拈花，一場出醜；達磨西來，眼裏添沙。和尚今日將甚麼指示？」師云：「你因甚亂道？」僧喝，師便打，乃云：「智鑑當軒，本無向背，靈機在掌，寂而無痕，寬若太虛，明同杲日。把住，則乾坤暗黑，日月無光；放行，則普天匝地，七橫八縱。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未會，則世諦流布，猶如羝羊觸藩。然只要個獨脫底英靈，腳跟下不帶枝葉，赤體條條便與麼擔荷去，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十字街頭縱橫垂手，自然轉換落落地，至於結角淆訛處，著著亦自有出身之機。若是情存意想，滯句承言，動則喪身失命。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識。眾中還有恁麼底麼？出頭天外看，須是我般人。」
受張孝廉客卿為僧，陞座。「六月十九，人謂圓通大士成道，耳聞不及眼見。今有大心之士祝髮披緇，眼見不及耳聞。」召大眾，云：「秖如聞、見二俱不及一句又如何通信？」卓拄杖云：「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
天童密老和尚十週拈香，「巴陵三轉語，楊岐生捏怪，雪竇一炷香，轉身禮三拜，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全身遠害。」便插香。
慧修上人請上堂。豎拂子，云：「只者是明杲杲觸處洞然，何所不了？世尊纔生下來，便以手指天地，行七步，顧四方，口喃喃地，無非是驚蛇打草。所以道：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 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大眾！秖如行普賢行願，赤腳蓬頭，帶水拖泥，巴鼻又誰討？」擊拂子，云：「不是苦心人不知。」
上堂。舉：「臨濟大師問黃檗的的大義，三度被打，不知落處。及至高安見大愚，愚問：『 甚處來？』云：『 黃檗來。』愚云：『 黃檗有何言句？』濟云：『 某三度問佛法的的大義，三度被打，不知過在甚處？』愚云：『 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猶向者裏問有過無過？』濟聞，忽然大悟，云：『 原來佛法無多子。』」師云：「者老漢夢方得醒，既云：『 佛法無多子。』極是易事，為甚喫他六十痛棒？雪竇今朝路見不平，要為他雪屈。」復云：「仔細思量，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心月上人請上堂。舉：「槃山示眾云：『 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又道：『 光境未

忘，復是何物？』者兩個老漢，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仔細看來，有甚好光境？若要扶豎從上來事，各喫二十拄杖。」召大眾：「秖如收放俱解底來，據山僧亦與二十拄杖，諸方善知識又不知作何商量。試為一頌：心月明明在目前，光吞萬象獨娟娟，拈來拄杖當頭楔，幾個男兒血濺天？」卓拄杖。

上堂，「一之日，寒風急，寸絲不挂底即乃頂門裂，裂裂現出三頭六臂，把主風神一摑，直得須彌山倒地，無數英俊[跳-兆+孛]跳禪和被他壓死，不能轉身吐氣，直待春雷起蟄，驀地叫云：『屈屈屈。』堪述絕後再甦，真欺不得。」一喝。

無凡上座為母難日請上堂。問：「四十八年前此日，未出母胎事若何？」師云：「即今看取。」進云：「蒙師指出孃生路，為報劬勞罔極恩。」師云：「也難得。」乃舉：「昔日龐蘊居士參石頭，問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石頭即以手掩其口，蘊便有省。後又問馬大師，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蘊於言下大悟，頓領玄旨。者漢雖然一期大驚小怪，險些坐在死水裏，有甚用處？若向石頭掩口處徹去，一腳到底，便是百億須彌、無邊香水海總在一毫端上，要拈便拈、要置便置。拈起也，須彌岌峇，海水波騰；放下也，涓滴全無，管教盡底。豈止吸盡西江水而已？具眼者應須自看。」

上堂，「適來喫粥未完，侍者來催上堂，卒急打點不及，且歸暖室商量。」便下座。

法幢藏主請上堂。問：「不是安名周甲，亦非坐定生辰，欲酬深恩於母難，請師大轉夫法輪。」師云：「日輪正當午。」進云：「恁麼則九族生天猶寐語，為親齋得一員僧？」師云：「匝匝清風滿座筵。」乃云：「今日是法上座六旬誕辰，請山僧陞座說法。然山僧有何法可說？記得祖師道：『我說法要，譬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即今眼眼相看、心心相知，豈不是緣合？且道又作麼見？試聽一頌：門前案山子，今古長如然，惟有千尺松，靈鶴巢其巔。」卓拄杖，下座。

法幢上座誕後二日，迺子齊鈇、齊鐸設供，兼資贈母趙淑人、生母周氏，暨密印監院曇朗、門士陶岸生等請上堂。鈇、鐸同出禮拜，鈇問：「承聞為親齋得一員僧，未審是和尚？是父親？是大眾？」師云：「總在者裏。」鐸云：「和尚和盤托出。」師云：「好個消息。」鐸云：「父母深恩如何報得？」師云：「將此身心奉塵剎。」鈇云：「恁麼則個個胸流千丈瀑，人人壁立妙高峰。」師云：「天上是，地下是。」同禮拜退。岸生居士問：「叢林代廢、代興，青山今古依然。未建叢林時，兩條柱腳在甚麼處？」師云：

「者消息從那裏得來？」乃云：「當人一著，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萬象森羅，無向、無背。千古萬古長悠悠，曠劫來今若為對？若也於斯擔荷得去，不妨在天同天、在地同地，以此為忠、為孝，為武、為文，為王室股肱、為法門城塹，不忘付囑，乘大願輪，令佛法久住人間，恩無不報，揭祖燈明，未來際福無不臻。雖有如是奇特，若到雪竇門下，好與他三十拄杖。何故？有功必賞。」
上堂，值內翰陶岸生、及何元發、林威侯、集侯辭行，師云：「今朝雲霧許誰知？留得台星滿座時，試看白雲嶺頭上，送行還欲待遲遲。」
解制上堂。幢藏主問：「盡乾坤是個解脫場，不知結個甚麼？解個甚麼？」師云：「摸取腳跟。」進云：「恁麼則時至竹栖乳竇鳳，春來雷躍隱潭龍？」師云：「老僧不聞、不見。」進云：「且喜和尚鐵枷今日一併脫卻。」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孟春猶寒，伏惟珍重。」師便打，乃云：「春山岑寂，百鳥和鳴，日照天晴，光華滿目。不逐四時遷謝，百草頭上全彰，能隨七縱八橫，何妨打開布袋？」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又作麼生會？」一喝，下座。
覺空上人同何性壽請上堂。「山寺春明，物情踊躍，無位真人觸處彰，端的不知誰撞著？忽撞著，是何物？」一喝，云：「莫錯，莫錯。」
弘傳上人領陳養源請上堂。「祖師心印，萬物昭回，古佛家風，春雲片段。禪和家長連床上有粥有飯，開單展缽、把箸拈匙，還相應也未？」以拄杖擊香几，云：「若未相應，時光容易過，白卻少年頭。」
上堂，「今日風頭太冷，寒毛卓豎，普告諸禪，切記切記。切記甚麼？齋粥二時，不得忘卻匙箸。」
性可禪人請上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春夏秋冬、生住異滅、少壯促齡。」驀豎拂，云：「總向者裏流出。禪和家都是要參禪學道、明心見性，且問汝喚什麼是禪？什麼是道？什麼是心？什麼是性？還明也未？還見也未？」擊拂子，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一喝，下座。
興化吳相國鹿友居士送法衣，黎太沖、吳北海二居士修供，請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召大眾，云：「古人與麼道，還有知他落處者麼？若有，所謂古今一致，千里同風；若也未然，聽取山僧一頌。」舉袈裟，云：「楚陽山水秀如此，伊人宛在彼一方，更有靈山付囑者，袈裟遠惠覺花香。」一喝，下座。

東甌余孔謙居士請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在施主家齋，濟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化便踢倒飯床。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者裏什麼所在，說麤、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濟云：『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師云：「者兩個老古錐，一期做處，直是驚群動眾，氣宇如王。雖然，猶有佛法在。大眾！秖如無佛法一句作麼生？試道看。若道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豈不為快？忽有個衲僧出來問：『老和尚還道得麼？』山僧向他云：『今日供養主是東甌人。』」

誕日，協臺行頓張公入山送法衣修供，請上堂。僧問：「無量壽佛示現受生，百萬人天如何祝慶？」師云：「盡在目前。」進云：「和尚自道，如此親切。」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某甲禮拜去也。」師云：「磕破鼻孔。」問：「道本無生即不問，今朝降誕事如何？」師云：「莫謗老僧。」進云：「棒喝交馳，人天慶祝，猶是功勛邊事，只如威音那畔大人相作麼生現？」師云：「老僧不打汝。」問：「瞿曇出脅，不向他家借路。我師降誕，畢竟如何示人？」師云：「拔出腦後箭。」進云：「恁麼則恩大難酬。」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今日護法到山，和尚作麼酬對？」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臨濟四喝。」一喝，云：「者一喝是甚麼？」師云：「野狐鳴。」尼問：「六十年前、六十年後事即不問，正當祝壽一句作麼生？」師云：「向前來與汝道。」尼喝，師云：「再喝看。」進云：「今日且放過。」師云：「亂做。」尼一喝，禮拜云：「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師噓噓。又，尼出，喝云：「者老漢大似裝模做樣。」師云：「老漢被你一喝。」進云：「親切一句，分付阿誰？」師云：「念將來。」進云：「蒼天蒼天。」師呵呵。進云：「今日問話不著便。」歸眾。乃云：「青山白雲裏，檀越頻來到，祖席已蒙光，更念及衰老。惠我僧伽黎，福田明了了。今日命陞座，舉揚佛祖道，慚無一字言，惟看山水好。瀑飛千丈石，松鳴萬樹老，殿閣斬然新，丈六一莖草。」卓拄杖，下座。

妙瑞庵主請上堂。「祖師心印，大地文章，衲子家風，一塵不立。缽裏飯，桶裏水，日用現前；頭上天，腳下地，阿誰離得？秖貴直下知歸，自然風行草偃。」一喝，云：「還有不受惡水潑者麼？有即也大奇。」

嘉定無等禪宿，同眾居士請上堂。「一花開，天下春，森羅萬象只般新，撞著道伴交肩過，看來原是舊時人。莫費力，且休尋，丈夫立地便成佛，惟人自肯乃方親。」下座。

虞山賓化禪人領眾信請上堂。「三月初一，天空地闊，大道只在目前，狂心何不便歇？若歇也，拂袖便行，歸家穩坐，那管釋迦、彌勒？若未歇，一任南天台、北五臺，東拋西擲，卻怪老僧不得。」

雲間吳萃凡居士請上堂。「青山滿目，不晦時機，一鑒晴空，千差洞徹，所以佛法門中有縱、有奪。其縱也，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其奪也，乾坤坐斷，惟我獨尊。秖如不縱不奪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因眾禪人托缽，陞座。僧問：「去年窮，未是窮；今年窮，始是窮。請道是甚麼人境界？」師云：「老僧到者裏無下手處。」進云：「去年窮，猶有卓錐之地；今年窮，錐也無。」師云：「穿卻鼻孔。」乃云：「常年結冬頗頗過，今歲冬期過卻難。山田高低旱夏荒，蚤禾晚禾不上倉，大雪盈庭堆尺許，兀坐禪床冷相倚。山門檀信杳無來，一日空腸轉幾迴，開了大門七件事，所需不過米為貴。住山有柴徒有水，柴水如何飽饑餒？無米飯，不濕羹，有誰能做得人吞？老僧隱隱冷肚疼，肚疼如何說向君？幸爾思量個轉身，效學祇園會上人，著衣持缽入城去，七佛儀式應不替，次第乞已還本處，洗足敷坐為活計。釋迦老子既行先，今我兒孫豈不然？出門大道直如弦，矩步規行驀直前，撞著道伴交肩過，賓主相逢休話墮，化得知音來報我，老僧為爾重按過。呵呵！設有個禪和兒出來道：『既然與麼，老和尚為甚不去？』咄！豈不聞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今朝十月半，結制舊公案，不必老僧言，普請著眼看。還見麼？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當面蹉過。教中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咄！釋迦老子心肝一時粉碎，山僧一喝盡力為他，也只圓得一半，那一半留與諸仁。」復一喝，下座。

長至，虞本實祈嗣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底佛？」師云：「本來無佛。」進云：「面前是甚麼？」師云：「你自會取。」乃云：「冬至一陽生，大地人皆道，惟獨有心者，能向可中討。所以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百姓得一，歡心悅意，受用現成。雖然，向上更有一著在。如何是向上一著？逢人但與麼舉。」

上堂，「臘月天，寒凜冽，金剛腦後三觔銕，道人活計直如然，須是一番寒徹骨。寒徹骨，莫驚惶，試看梅花撲鼻香。」

善修上人領眾信請上堂。「正月二十一，雨下地上溼，佛法遍天下，時人總不識。若也識，便休歇，活潑潑，受用通身，不須外覓，直下坐斷聖凡舌頭，是非杳絕，生死去來迴超出；若不識，善修上人等也須自著力。」喝一喝。

長至上堂，「初陽纔動，萬彙萌新，物我無殊，衲僧意氣。所以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拄杖子得一，東西十萬、南北八千、四維上下，聲欬一聲，無處不到。山僧到此退身有分。且道為甚麼？霜華兩鬢茆簷白，數樹晴梅香老庵。」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不二問：「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原來是者漢。敢問者漢在甚麼處？」師云：「不二。」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喫棒別時來。」乃云：「仲冬十五，嚴寒無措，兩序執事定要老僧陞座。何苦何苦？既然與麼，不如大家去擔瓦挑土。」

元旦上堂。僧問：「龍象蹴踏即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照顧頂門。」進云：「恁麼則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腳跟點地。」師云：「仔細著。」乃云：「逢新送舊，遇物爭先，今朝歲旦，人人又添一年。秖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鼻子面門居，眉毛眼睛上，不能移易一絲毫，者一年又添在甚麼處？」以手作策眉勢，云：「還會麼？眉毛罅裏藏春色，鼻孔撩天意氣多。」下座。

元宵，解制上堂。「新正月半，燈光零亂，觸處洞然，急著眼看。」遂豎拄杖，云：「看看，過去燈明如來在山僧拄杖頭上一期賣弄，傍若無人，口喃喃道：『我乃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人見我本光來處，秖有娑婆世界東震旦國雪竇山裏禪和子見得些子光影。今朝便要肩橫拄杖，闊步大方，七縱八橫，隨意放曠。』咄！被山僧一喝，正要問他本光的來處，便向拄杖頭上隱隱退去。」擲拄杖，云：「是汝諸仁還見麼？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便下座。

法幢上座請上堂。僧問：「世尊初生云云，雲門為甚麼要一棒打殺？」師云：「乘虛接響。」乃云：「二月二十五，鋒鋒擊法鼓，謂是我生辰，特地請陞座。」召大眾：「即今座已陞，更要老僧說個甚麼？呵呵！大家共展摩霄翅，莫效啾啾只一枝。」

古鑑禪德請上堂。僧問：「靈苗花艷，瑞穎珠垂，野父忘功，白牛露地。正與麼時如何？」師云：「腳下草漫漫。」進云：「果日一輪光不借，清波無處不含輝。」師云：「匝地清風嘯不休。」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識甚好惡？」僧喝，師便打，乃云：「長夏熏風殿閣涼，山家活計日尋常，雖然一等尋常事，也要諸仁肯自強。是則是，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還知麼？山僧拄杖，長七尺五，是汝諸人底，不知長多少？」一喝，云：「切忌錯舉。」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四(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佛成道，上堂。「初七初八，誰無分別？人情、道情，世法、佛法，南北東西恣行腳。大雪滿長安，填溝塞壑。釋迦老子睹明星悟道，人人盡知，且道文殊堂裏萬菩薩，是甚麼人為他羯磨？」良久，云：「不得諱卻。」

王居士等請上堂。僧問：「劍刃交鋒，當機不讓。如何是臨濟宗？」師云：「特地一場愁。」進云：「君臣道合，就路還家。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白雲萬里。」進云：「杲日當空，機超物外。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高著眼。」進云：「放去收來，大坐當軒。如何是溈仰宗？」師云：「須記熟。」進云：「月映蘆花，影沉秋水。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千里萬里。」進云：「五宗綱要蒙垂示，雪竇門庭是若何？」師便打，乃云：「十月小陽天，衲子眼皮穿，覷破也奇特，如何不當錢？且道如何是奇特事？」豎拄杖，云：「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應放難。」喝一喝。

上堂。僧問：「木落孤峰露，雲開萬里天，尋常一句子，不必更重宣。如何是出格底句？」師云：「老僧今日上堂。」進云：「猶是尋常底。」師云：「如何是出格底？」進云：「覿體全彰，當陽獨露。」師云：「大好出格。」便打，乃云：「一之日觱發，兩耳聲寒鳴聒聒，山河大地盡圓通，直得虛空熾然說。熾然說，無間歇，貴在諸人當下瞥。瞥不瞥？若要梅花撲鼻香，須是一番寒徹骨。」喝一喝：「是汝諸仁，不消久立。」拄杖一卓，下座。

上堂，「臘月朔，寒風作，吹倒須彌山，驚起撩天鶚。人人鼻孔昂藏，個個眉毛卓朔。還見麼？青山不老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臘月半，日輪煥，高著眼，快了斷。不了斷。」豎拂子，云：「是甚麼？」復一擊，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道光上人誕，請上堂。僧問：「壽屆古稀，一輪杲日正當天；人逢春色，十方衲僧同聚會。正與麼時，未審如何慶讚？」師云：「眉毛長十丈。」進云：「與麼則學人禮拜有分。」師云：「莫磕破頭。」僧喝，師云：「識甚好惡？」乃云：「一年一度春，一年一度老，春老恰相當，日輪紅杲杲。人人頂[寧*頁]上萬仞圓光，腳跟下纖塵俱掃，無位真人向面門上高聲喚叫：『看看，百年三萬六千日，反復原來是者漢。』」喝一喝。復舉：「昔日韓文公問大顛

禪師云：『 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示云：『 會麼？』公云：『 不會。』顛云：『 晝夜一百八。』文公罔措。又一日，問首座：『 秖如堂頭和尚道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文公復問大顛，顛亦如是。公云：『 信知佛法無二。』顛云：『 見甚麼道理乃云無二？』公云：『 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問云：『 適來答侍郎佛法是否？』座云：『 是。』顛便打，趁出院。」師云：「大顛雖據令而行，有伸無理；首座喫棒，有理無伸。雪竇今朝忍俊不禁，要為者兩個老漢分析一下，打個平交。雖然，忽有個禪客出來道：『 老和尚休休，不如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呵呵，便下座。

佛誕，授衣拂上堂。僧問：「紅爐燄燄，法雨紛紛，天上人間皆解脫，銅頭鐵額總陶鎔。如何是陶鎔一句？」師豎拂，云：「會麼？」僧喝，師云：「向甚麼處喝老僧？」僧擬議，師云：「去。」乃云：「今朝四月初八，世尊降誕時節，山花岸柳爭妍，祖意都來漏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睡忽覺、如忘忽憶。記得我先師住金粟時，一日上堂，舉起拄杖，云：『 古人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遂擲下杖，云：『 老僧落二去也，且道一又如何舉？』便下座。老和尚有年有德，其力不堪。若論舉一，則又何難？」遂舉拂，云：「雪竇舉一也，汝等諸仁還見麼？」擊拂子，云：「秖者個囑付山夫正上座，善自護持。」便下座。

西堂冷上座誕辰，請上堂。問：「如何是主賓互換、啐啄同時一句？」師云：「禮拜著。」進云：「恁麼則海不揚波，千谿競注。」師云：「看取腳下。」堂禮拜云：「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師云：「也難得。」堂一喝，師便打，乃云：「五月六月，無風便熱，驀地涼生，好個時節。是甚麼時節？不見道：『 秋江清淺深，白露和煙島，良 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雖然，秖如道：『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一句又作麼生？」以拂子左右拂，云：「還會麼？昨見梧桐飄一葉，今朝秋滿萬山頭。」便下座。

結冬上堂。僧問：「千佛出興，過犯彌天；祖師西來，自救未了。未知和尚今日陞座又作麼生？」師云：「老僧有甚麼過？」進云：「爭奈傍觀者哂。」師云：「哂個甚麼？」僧以手撥眉，云：「貓。」師便打，乃云：「一期結制，今日為首，不許諸仁向外馳走，團圞只在火爐頭。既在火爐頭，且道火爐闊多少？直饒向者裏道得倜儻分明，正好入此爐韛受此鉗鎚，煆煉得十成無滲漏，於二六時中涵養得淳淳熟熟，等閒出向人前，或拈一機、示一境，自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主交參轉換落落地，不致傷鋒犯手，

方堪為從上種草。所以臨濟大師云：『 參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說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住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規繩，亦今時之樞要，誠不容易。山僧今朝與麼舉，且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古人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是則是，誣人之罪，義所難容。」

立春上堂，「今日新春，山僧不合向諸仁屙。」便下座。

上堂。僧問：「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一喝。進云：「除卻者個，將何示人？」師便打，乃云：「臘月一，交單拆，烏龜背上爆紋生，水底凍殺跛鱉。」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德山棒，無端誑謼平人；臨濟喝，覿面瞞他識者。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高著眼。」進云：「大座當軒孰敢窺，眼光爍破四天下。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站過一邊。」進云：「佛祖到來齊按過，吹毛凜凜逼人寒。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老僧在者裏。」進云：「踏破銕鞋無覓處，相逢到處問疏親。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莫亂走。」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辨魔揀異事如何？」師云：「與你三十棒。」僧喝，師云：「亂喝。」乃云：「昨乃天童掃塔回，今朝陞座示全提，燈光零亂分明極，觸處梅香影齊。高著眼，絕遲回，肩橫拄杖不思議，還家盡是兒孫事，布袋打開任爾為。」以拄杖一卓，下座。

大士成道，吳門黃五芝居士薦嚴，請上堂。「六月十九個觀音，法界本無出沒身，大雨狂風無間歇，虛空翻覆說無生。」遂舉：「文殊大士問庵提遮女曰：『 生以何為義？』女曰：『 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 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 死以何為義？』女曰：『 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 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既如是，生即無生、死亦無死，無死、無生，正是倚天長劍逼塞太

虛，剎剎塵塵總是個清淨法界，一道大均。且如今日黃五芝居士追嚴，二親又在甚處安身立命？」良久，云：「圓通門大啟，不動體全彰。」下座。

沈尚卿居士請上堂。「節屆中元，擊大法鼓，一缽和羅，解倒懸苦。大眾！倒懸苦已解，汝等也須照顧。且道照顧個甚麼？」以拂子左右拂，云：「天堂佛國總由他，飯裏有沙須咬破。」

到禹門掃幻祖塔，眾請上堂。僧問：「未開口已前請師道一句。」師和聲便打，乃云：「龍池法窟，祖翁道場，不肖兒孫今日歸來掃塔，燒一炷香。承我法兄堂頭和尚命兩序諸公洎及大眾請山僧陞座舉揚正法，則不妨言我所欲言。且道言個甚麼？」豎拂子云：「諸仁者！委悉麼？要知此物非他物，勿可輕看當等閒。」喝一喝，下座。

出隊歸，上堂。僧問：「和尚出山，梯航九有、津濟四生即不問，如何是途中句？」師云：「到江吳地盡。」進云：「瀑飛千丈雪，山鎖萬重雲。如何是到家句？」師云：「隔岸越山多。」進云：「未審出山、還山，是同？是別？」師云：「今日始安閒。」進云：「恁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去也。」師便打，乃云：「出山一載，兩序頭首料理常住，事事如意，佛祖、龍天人人歡喜。山僧一向在外，者邊、那邊，東觸、西觸，博得四大猶如破舟相似，不堪裝載，無所濟用。今日要說佛法，縱然有口不能說得，且待來日。」

上堂，「清秋七月十五，是處修建盂蘭盆會，解倒懸苦。」召眾，云：「且道倒懸苦作麼生解？」豎拂子云：「還見麼？無量壽佛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百億四大海、百億五須彌、百億欲界、色界、無色界，於諸天宮殿內皆有菩薩四眾圍繞，隨機說法各各不同，頓說、漸說、實說、權說、縱橫說、顯了說、蓋覆說……，凡有所說皆說此一心法。於此會得。何恩不報？何福不臻？何苦不除？何怨不解？所以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擊拂子云：「還委悉麼？諸佛於此一心成等正覺，轉大法輪；菩薩於此一心圓滿六度萬行；緣覺於此一心洞明十二緣生；聲聞於此一心三明六通，證入解脫；諸天於此一心高超十地；人倫於此一心具足十善；修羅於此一心永離憍慢；地獄於此一心迴脫苦輪；乃至餓鬼、畜生、四生十類，莫不皆悟自心、成自心佛。所以道：惟是一心法，遂成十法界。祖師又道：『 覓心了不可得。』心既不可得，佛亦不可得、菩薩亦不可得、緣覺亦不可得、聲聞亦不可得、諸天亦不可得、人倫亦不可得……，乃至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四生十類

皆不可得。正與麼時又作麼生？」良久，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眾。」

上堂，「今朝是重九，不飲曹山酒，東籬黃菊漸開香，龍山落帽可知有？衲僧行處驅風雷，驚倒南辰禮北斗。」一喝，下座。

戴良全、良善居士請上堂。「九月二十一，楓林葉盡赤，良時作善緣，底事如何說？不見道：『生心受施，淨名蚤訶，有法可說，世尊不許。』直饒無物可施、無法可說，佛祖無容、聖凡不立，猶是半珠，未為全璧。且道畢究如何？三德六味味愈高，一句了然超百億。」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十月二十，虛空壁立，諸方叢林，開爐結制，雪竇今朝亦不妨遵例。記得先師柱金粟時上堂，云：『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豎拄杖，云：「還有恁麼底衲僧也無？試出來[跳-兆+孛]跳看。老和尚雖然一期為眾竭力，大似勞而無功。爭如不肖雪竇，昨日草篷下偶爾火發，山僧挑撥知事頭首，大眾各各自解翻身、盡出[跳-兆+孛]跳，腳跟下七縱八橫，一一動轉臨時，不假他力。蓋有一夥護法伽藍神冷地忍俊不禁，把火柴頭輕輕撲滅，知事頭首大眾直得一場懊懼，燈籠露柱亦不可道不懊懼、老僧亦不可道不懊懼、拄杖子亦不可道不懊懼。」一喝，下座。

正首座立僧，上堂。僧問：「把住絲毫，千丈合流含碧漢；放行線道，乳峰吐日照雲堂。正恁麼時，不把不放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和尚卻又放行去也。」師云：「高著眼。」僧擬議，師便喝，乃云：「獨掌不浪鳴，明教與香林，雪後始知松柏操，夜深方見把鍼人。」召大眾：「且道誰是把鍼人？若不會，問取首座。」

長至上堂，召大眾：「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首座偷懶，不肯為眾小參，故討老僧氣力，直得人人兩眼睜睜。噓！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重復遭指註。」一喝，下座。

庵主靈玄密嚴領眾請上堂。「臘月朔，恣寥廓，南山燒炭北山紅，萬里天邊飛一鴈。會則是處生涯，未會則南天台、北五臺，一任驢腳、馬腳。」喝一喝，復云：「昔有僧遊臺山，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者僧纔行三兩步，婆云：『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至趙州，州云：『待我勘過者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眾云：『臺山婆子我為勘破了也。』趙州老人眼光爍破四天下，只見得一邊，道個勘破婆子，殊不知自己卻被婆子勘破。雖然，一機、一境，一問、一答，一個對一個，勘破有甚難？秖如現前數眾總是臺山婆子，又作麼生勘？眾中還有勘得底麼？若勘得，可為衲僧；若勘不得，且放此話大行。」

東剎、濟松二禪德領眾請上堂。「天晴一月來，喜見林泉雨，少婦棹輕舟，歌聲逐流水。拄杖子驀跳上三十三天，擘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是何宗旨？」良久，云：「還會麼？頃教放下身心，自然仁義禮智。」擲拄杖，下座。

歲朝上堂。舉：「鏡清有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有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因甚卻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者兩個老漢，等是善知識為人，道有也失利、道無也失利。然則失利雖同，其間作用似有不同，一人有回天轉地之機、一人有順水推舟之作。若有人辨得出，雪竇與他三十拄杖。且道何故？具擇法眼者試辨看。」

新昌平頂山太平庵隱然上人領眾請上堂。「新正十日，天花狼籍。南海波斯與拾得、寒山在庭前相笑云：『且喜新昌石佛供養達磨大師、請天台羅漢，我等總在其間，並無有人識得。』要問老和尚：『設有人識得又作麼生？』老僧向他道：『雪竇山門砌造彌勒法座，且為我一齊去抬石。』」

立春，古杭范君瑞請上堂。居士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句？」師云：「你只一拜彀了。」進云：「和尚恁麼道，是傳？不傳？」師云：「再拜兩拜。」進云：「可謂慈雲彌布三千界，法雨均霑大地春。」師云：「與你一棒。」士喝，師云：「再喝看。」進云：「禮拜去也。」師便打。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門對千尋瀑。」進云：「千丈崖瀑水競下，且道誰人收得？」師云：「看腳下。」進云：「含珠林數松挺秀，因甚老龍不栖？」師云：「且莫眼花。」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大地回春意若何？」師云：「頂門上薦取始得。」乃云：「東君始行令，百物盡蒙春，瑞氣開嘉運，人惟日用親。作麼說個日用親底道理？不見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夫如是，則梅花香暖，無非古佛風規；流水聲長，盡是道人家活。」驀豎拄杖云：「還會麼？」擲下云：「不必多言。」便下座。

程乃寧居士請上堂。僧問：「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今日居士亦如是問，未審和尚作何抵對？」師云：「一狀領過。」乃云：「二月二十五，雨法雨兮擊法鼓，謂是我生辰，無可、無不可。何以？不見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到

者裏，手擎仲尼日月、腰佩佛祖靈符底丈夫自然領略得去。是則是，設有個目機銖兩底衲僧出來道：『 老和尚！秖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作麼生？』呵呵！山僧被他一問，只得借光於檀越，向道：『 雪竇寺裏今日有齋。』 」一喝，下座。

黃洪振居士為母壽請上堂。「清和四月天，梁燕語喃喃，犁雨家家足，青秧競插田。正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佛性義又如何識？若能識得，不妨同天、同地，同陰、同陽，同凡、同聖，同老、同少，同壽、同康，無同、無異，無不同、無不異，更說什麼七十、八十、春秋多少？會麼？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佛誕，沈恂如居士請上堂，值譚協鎮到山，師云：「淨梵王宮生悉達，便是今朝四月八，九龍吐水降吉祥，若天若人盡歡悅。」召大眾：「歡悅且置，秖如道：『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又當如何？」良久，云：「委悉也無？不立一塵家國盛，頂天立地丈夫兒。」復舉：「昔日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帥時問僧，其或相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 近離甚處？』 云：『 江西馬大師處。』 帥云：『 馬師有什麼方便？』 僧云：『 道即心即佛。』 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云：『 非心非佛。』 亦被揖出，不得止宿。」師云：「坐籌帷幄，決勝千里，還他鎮帥本分作家，如者二僧也須救取始得。若是山僧，待揖出時，不妨向他道：『 相識滿天下，今朝有一人。』 若道得者一轉語，不惟令鎮帥知有行腳衲僧，抑亦自己有多少光彩。秖如雪竇今日護法入山，款留止宿一句又作麼生？相逢原故舊，同喫趙州茶。」

結夏上堂，「四月十五日，天雨地上濕，今朝結夏安居，不許向外拋擲。夫如是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食息起居，不離自家境界。一任天來、龍來、神來、鬼來、凡來、聖來、魔來、佛來，總不能動著些子。所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雖然，猶涉化門，未是衲僧巴鼻。大眾！要知衲僧巴鼻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西堂解上座六秩，請上堂。「今朝五月六，波斯眼光如日酷，等閒爍破四天下，依舊山青水綠。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又作麼生？無相光中千佛現，清虛一道亙常存。」

上堂，「五月十五，榴花噴火，寶王剎海高懸，直得萬歲塔與乳峰山一齊起舞。且道何故？國有定亂之劍，家有白澤之圖。」

蟠龍若乾禪師訃至，上堂。「六月初一，虛空迸赤，泥牛走入海，石人也淚出。昨朝蟠龍和尚訃至，卻道去歲四月八日示寂，直令山僧不勝痛惜。還委悉麼？道義不從貧處斷，交情豈向鬧中投？」

黎瞻、湛持二上座為蟠龍大師請上堂。「古人道：『 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雪竇舉一了也，大眾還見麼？若不見，不妨為爾說破。」豎拂子，云：「蟠龍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高揮大抹，換斗移星，撫沒絃琴，唱無生曲也。爾還聞麼？既聞，且道音調如何？」遂放下拂，云：「金雞啼上玉欄杆，自有嘉聲繼高哲。」一喝。

解夏上堂，「七月十五日，眾僧自恣時，千尋瀑雪飛寒玉，大丈夫兮合自知。」

結冬，牧貧知浴領台鎮葵吾司護法、洎各標官請上堂。「一期結制，要看頭采，本自脫灑，好便脫灑。人人盡是丈夫兒，眼睛休被眉毛蓋。」豎拄杖，云：「看看，十方諸佛、諸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上各各安其居、正其位。眉毛卓朔立地聽，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以拄杖擊香几，云：「鼕鼕，大眾還聞麼？還見麼？直下見處精明、聞處透徹，去住自由，無在、不在。若是聞不出聲、見不超色，總被拄杖子穿卻鼻孔。」

薦亡，陞座。「昨朝十五，今辰十六，自從無始以至盡未來際，總不出當人一念鑒覺。今日普生聶居士為先考天香府君先妣李孺人超脫懺悔，請山僧陞座說法，也只是開悟者一念鑒覺。」普生居士出眾作禮，師豎拄杖，云：「鑒麼？」士云：「鑒。」擊香几，云：「覺麼？」士云：「覺。」復云：「果向者裏鑒得徹、覺得透，直下悟去，即乃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無邊剎境是佛境、佛境即是我境，一念是我念，我念即是佛念、佛念即是我念，至於念佛、念法、念僧、念父母、念師長、念眷屬、念君親、念天地、念日月、念彼、念此、念古、念今，無非是此一念，十方蕩蕩，寬廓無餘，豈止超脫一世父母而已？既然，且道普生居士二親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會麼？天香觸處蓮華國，萬象光中百福嚴。咄！」

比丘戒，願海庵主同大心請上堂。「一二三四五，雪竇不打禾山鼓，戒光赫赫頂門圓，珍重諸仁休莽鹵。僧伽黎、安陀會、缽多羅，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且道施者是誰？受者是誰？誰復誰？大心人兮應合知，不知問取優波離。」一喝，下座。

成道日，新戒思明請上堂。「大寒臘月天，頭方足底圓，通身冷徹骨，忍辱鎧披肩，直得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光明雲臺周法界。看看在目前，大眾還見麼？見則便見，切莫思量。」

懷慈殿主泥蓋佛殿，請上堂。僧問：「階級不落是什麼人？」師云：「禮拜著。」進云：「不禮拜又作麼生？」師云：「你是個倔強漢。」進云：「學人不會，請和尚指示。」師云：「將謂，將謂。」問：「教中道：『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指座前香爐，

云：「者個是物，和尚作麼生轉？」師云：「圊房裏是那個打掃？」進云：「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師云：「閒言語。」乃云：「春風三日，春雨維新，萬物蒙濡，人人生喜。天上、天下，了無空處，一聲囫地，惟我獨尊。」以拄杖指云：「大眾還見麼？目前得力分明事，一句當陽殿閣新。」下座。

春日，僧幢、萃長二上座鋪地，請上堂。「臘月二十四，平地春風起，觸目見新光，人人生歡喜。」召大眾：「且道歡喜甚處生來？還會麼？請看腳下。」

燈節，微庵監院請上堂。「今日元宵節，連綿雨未晴，家家門前火把子，還有辨得底麼？若無，問取監院。」

解制上堂，「常年解制正月十五，今朝乃是二十，不是有意遲延，亦非無心蚤及。且道因甚如此？」良久，云：「還會麼？試聽老僧一頌：澹蕩春風徹曉晴，腳跟搖動在今辰，老僧坐斷乳峰頂，珍重諸仁莫亂行。」拄杖一卓，下座。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五(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興化普潤禪院語錄

師前於崇禎庚辰孟冬關期滿，賓吾魏司馬、鹿友吳司馬、太沖黎居士等請上堂。師拈香畢，僧問：「玄關把住，不容凡聖出頭，今朝八字打開，翻卻恒沙世界。正恁麼時，且道打開耶？把住耶？」師便打。進云：「今日已行摩竭令，大千無處不稱尊。」師又打。進云：「恁麼則當陽無句呈師座，拂拂清風滿座前。」師復打，乃云：「立問立答，分主分賓，直須坐斷舌頭，爭容葛藤露布？向者裏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赤手提持，當陽顯示，要令人人洞徹生死根株、各各頓見本來面目，去住自由、縱橫無礙，如獅子遊行不求伴侶。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驀豎拂，云：「大眾！者個是山僧拂子，且喚什麼作法幢？」遂放下，云：「還委悉麼？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窺？記得臨濟大師初住河北時，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人道：『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時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問云：『和尚三日前道什麼？』濟便拈棒打下。又三日，克符亦上問云：『和尚三日前打普化有甚事？』濟亦拈棒打下。大眾！秖如適纔者僧恁麼問，山僧恁麼打，且道與臨濟相去多少？眾中還有為山僧證明者麼？若有，山僧拄杖子兩手分付；若無，且向別處尋討。」

師於順治己丑三月十八日重赴檀越請，到院，眾請陞座。師云：「入門個事，脫體全彰，佇思停機，千里萬里。更若踏步向前，眼孔定動，立問立答，正是依草附木精靈，豈堪持論？若向衲僧門下打殺千個萬個，有甚麼過？秖如今日山僧與眾位居士覿面相逢一句又作麼生道？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

結夏上堂。僧問：「大開爐鞴，煆煉聖凡，出格人來如何？」師云：「且站一邊。」進云：「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揭開頂門眼。」進云：「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速退。」進云：「信步踏翻空界月，大千無處不稱尊。」師打云：「者裏不得放過。」王紹箕問：「高峰枕子落地便悟去，枕子向高峰道個甚麼？高峰又悟個甚麼？」師便打。進云：「雖則和盤托出，未免眼裏生花。」師云：「腳跟下更與三十棒。」士禮拜。乃云：「我本山中人，還自山中住，今復來於此，只為舊賓主。所以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主歷然，便恁麼去。道

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復舉：「昔日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聖道：『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師云：「者兩個老漢，一人有餘處不足、一人不足處有餘，仔細檢點將來，各與三十拄杖。山僧與麼批判，且道是為人？不為人？具眼者試辨看。」

上堂，「佛法門中有疑、有信。疑也，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信也，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不疑不信，又作麼生？」良久，云：「今辰一會，應合知時。」

上堂。僧問：「賓主照用，秖為今時，格外玄機，請師直指。」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露柱與燈籠相見，又說個甚麼？」師云：「漆桶不快。」進云：「析栴檀片片皆香，碎珙璧塵塵是玉。」師云：「是玉也大奇。」乃云：「昨日上堂，今日陞座。青山白雲裏人只知青山白雲裏事、紅塵鬧市中人只知紅塵鬧市中事，青山白雲、紅塵鬧市，一時拈卻拄杖頭邊一句又如何道？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憫生上座請上堂。「三月昨朝過去，鬧市裏磕頭撞額；四月今日又來，百草邊全彰揭露。不來不去，鶯啼古木、花放園林，景物舒情、宗乘舉唱，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萬里神光頂後相。直下會去，日費斗金，初非分外；脫或未然，飲水也須防噎。」復舉：「黃龍示眾云：『 有五種不易：第一、施者不易，第二、化者不易，第三、變生作熟不易，第四、端坐受供者不易，第五不易噩？』便下座。有僧問翠巖真：『 第五不易者誰？』真云：『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師云：「是則是，猶有者個在。今日有人問：『 第五不易者是誰？』但向伊道：『 老僧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卓拄杖，下座。

清空上座請上堂。「四月初三，眾信臨莚，山僧連日勞倦不能說，得拄杖子為汝指南。」遂豎拄杖，云：「見麼？」擊禪床，云：「聞麼？聞見了然，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拄杖子一期佛事功不浪施；若無，應須各生慚愧。何故？不見六祖大師道：『 若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一喝，擲拄杖下座。

鹽城眾信請陞座。「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舉示甚現成，衲僧笑破口。」召大眾，云：「舉示現成，又笑個甚麼？山門連日有齋，能有幾人咬著？」

顧玄玉追慈，請上堂。「群芳已謝，九夏時臨，覿面一機，原無變易。既無變易，生滅何來？所以道：生而無生，鏡裏之形；滅而無滅，水中之月。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當下悟去，便是文殊、

普賢大人境界，觸處了然，道無不在。」喝一喝，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恩者。」
上堂，召大眾，云：「佛法要妙，一一天真、一一成現，不是安排攢湊得底，莫受人瞞好。眾中莫有眼辨手親、不受人瞞者麼？若有，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七十三、八十四，一一無差。」
上堂。僧問：「四十九年不曾說，和尚陞座說甚麼？」師云：「今日人無昨日多。」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泥牛哮吼露全機。」師便打，乃舉：「普化在城市裏道：『 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裏來，虛空裏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臨濟聞之，令僧問云：『 總不與麼來時如何？』化云：『 明日大悲院裏有齋。』 」師云：「普化與麼答話，雖則超今邁古，大似借他人之物為自己用，若要塞斷衲僧咽喉則未得在。若問山僧：『 總不與麼來時如何？』但向伊道：『 谷谷孤。』復聽一頌：總不與麼來如何？但向伊云谷谷孤，雨過庭前苔蘚綠，平溪水滿長新荷。」
王紹箕居士請上堂。「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放過一二，正在平途。向空劫已前明得自己，即今日用不隔絲頭，正好朝打三千、暮打三百，天高海闊，雲行鳥飛，腳尾腳頭，橫三豎四。者是山僧尋常行履，諸仁如何企及？古人云：『 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正是有力大人可以殺一切人、亦能活一切人。用則星飛火發，不用則海晏河清。正當恁麼時，用即是？不用即是？」
上堂。僧問：「棒喝交馳即不問，請師直指未問前。」師云：「海眾雲臻。」進云：「恁麼、不恁麼，一時坐斷時如何？」師云：「鳥飛毛落。」乃云：「昨日說、今日說、日日說、說無說，德山見人入門便棒、臨濟見人入門便喝，且道是何消息？」以拂子擊，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一處是，處處是；一人是，人人是。且道是個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又不是個甚麼？僧問雲門：『 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 老僧在爾缽盂裏。』 」師乃哨呵大笑，云：「大眾分明記取。」
太和上座請上堂，召大眾，云：「今日何似昨日？還委悉麼？三十棒快領出去，莫妨我下座。」
蒼玄上座同孟居士請上堂。「當陽一著，遍界不藏，信手拈來，清風滿目。見麼？見則攢花簇錦，不露鋒芒；不見則削跡吞聲，全無向背。見與不見拈了也，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明甚麼邊事？若道得，拄杖子價增十倍；道不得，還歸依舊臥床頭，夜半拈來打老鼠。」

華國徐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耳聾也未？」「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試念後句看。」進云：「見不超色、聞不出聲又如何？」師便打。進云：「總不與麼
鄣？」師復打。乃召大眾，以拂子擊香几，云：「人天眾前不得諱卻。所以道：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秖如不住相布施畢竟如何？」復擊香几，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檀越主黎太沖居士請上堂。「若論此事，山僧未出方丈時，便乃兩手分付了，豈待高陞法座，鼓舌搖唇又堪作甚麼？不見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烏石嶺與汝相見了，僧堂前與汝相見了。』望州亭、烏石嶺相見且置，如何說僧堂前相見底道理？莫是擊動法鼓，大眾一時雲集麼？莫是坐立儼然，眼眼相看麼？莫是你面前是我、我面前是你，賓主歷然麼？若作與麼解，不惟錯過雪峰，亦乃錯過自己。昔日世尊因地中見燃燈佛來，布髮掩泥，獻花於燃燈。燈約退大眾，於布髮處指云：『此一方地宜建梵剎。』眾中有一長者，持一莖草於世尊指處插云：『建梵剎已竟。』看他古人一期佛事，洞古輝今，絲毫不間，者裏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梵剎已建，智慧門開，種種方便、種種功德、種種莊嚴、種種殊勝皆不離檀越居士一念心印，便與三世諸佛、遞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同一受用無二無別，修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有終有始。猶如善財童子一彈指入彌勒樓閣，塵沙佛事一時證入，種種功德、種種殊勝，如帝網交光，互攝互入，重重無礙，一一融通，處處周遍，普令一切善、不善眾生皆發菩提之心、生希有想。然皆居士自心之常分，亦不假於他術。居士如是、山僧亦如是、現前大眾亦如是，於其中間不捨一法、不留一法，充塞太虛，無欠無餘。正當恁麼時，且道如何委悉？」擊拂子，云：「一毫端上通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
恒覺上座請上堂。「山僧福薄身多病，陞座明明強自持，道誼難辭恒老宿，當陽舉似知音知。大眾！且道知後又作麼生？你替不得我、我替不得你，各自歸堂喫茶去。」
蕭居士薦慈，請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為報禪家莫莽鹵，綠水青山在目前，一一證明佛淨土。既然與麼，則無苦忻、無生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卓拄杖，云：「入此寂滅境，證此寂滅樂。」復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云：「頂門看取。」「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且領前話。」乃云：「五月初一，塵風透壁，山僧為爾諸禪露個消息。」拈起袈裟角，云：「休把將來胡亂搭，等閒沾著便生斑。」

端節上堂，「久晴不雨，一雨地濕，直下承當，何事不畢？便可以虛空為紙、須彌作筆，信手書個大吉，千妖萬怪遠遁他方，赤口白舌盡皆消滅。且道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

徐煥谷、沈逵楚居士請上堂。問答罷，乃云：「當人一著，不假絲毫依倚。孤迥迥，峭巍巍，極是現成。只如一問一答，動轉施為，皆自己神通光明發現，自是諸人昧而不覺。雲門大師云：『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且道是何消息？」遂以手合掌，云：「皈依佛、法、僧。」

上堂，舉：「風穴道：『 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歌。』」師云：「秖如今日，野老盡其所有而來供養，又作麼生？」以拂子擊云：「要知此個真消息，末後殷勤味更長。」

解制上堂，「結夏來五十日了，諸人本分事作麼生？總饒直下承當得去，山僧敢保你未徹在。不見道：『 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以拂子擊云：「敲骨打髓，抽釘拔楔，幾人到者裏吞吐不下，醍醐上味翻成毒藥？只如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鏟意、意能鏟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猶未踏著向上闕在。若有踏著底，便乃高肩拄杖，天下橫行；若無，且聽山僧自便。」

慈水香山禪寺語錄

師於庚寅春到寺，眾請上堂。僧問：「法源枯涸思甘雨，纔布慈雲一眾瞻。如何是祖道中興一句？」師云：「春風漸暖。」進云：「只如開山蘊良 禪師道：『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免言中有刺、句裏藏機，如何是和尚直截為人一句？」師便打。乃云：「澹蕩春風二月天，山花似錦碧巖前，深深古寺今來到，端的無如鼻祖禪。前是山門佛殿，後是寢室法堂，當陽坐斷一句且置。」拈拄杖，云：「喚者個作什麼？」擊禪床，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復舉：「前住蘊良 禪師一日上堂，呵呵大笑，曰：『 且道笑個甚麼？笑他鴻鵠沖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個老婆六隻嬭，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期。參。』」師云：「諸禪德還知也無？知，乃今古一如，彼此無異；若不知，山僧今日也好一笑。且道笑個甚麼？笑他鴻鵠沖天飛，鷓鴣只一枝，都來好一笑，天地我蘧廬。阿呵呵！奈若何？」喝一喝，下座。

大悲誕日，上堂。僧問：「如何是香山境？」師云：「門前一溪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坐斷不知年。」進云：「恁麼則頭頭顯露，處處全彰。」師云：「頂[寧*頁]上作麼生？」僧喝，師便打。乃云：「南山雲、北山雨，春風無賴屋頭起，聞見明明個是誰？應須識取自家底。所以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雖然恁麼話，大似嚼飯餧嬰孩。山僧則不然，聞聲豈悟道，見色不明心，證取三摩地，南無觀世音。」下座。
圓明上人請上堂。僧問：「某甲自遠趨風，和尚還受祝也無？」師云：「三千里外。」進云：「不因今日問，爭識法王機？」師打云：「是什麼機？」進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云：「果然。」乃云：「年年我生是今日，今日我生事可知？滿目桃花開笑口，宛然囚地一聲時。」召大眾：「秖如父母未生已前一句作麼生？」卓拄杖，云：「委悉麼？今朝二十五。」

永嘉頭陀山密印禪寺語錄

本寺請主法幢上座、孔謙居士等請上堂。問：「永嘉昔到曹溪尋師訪道，雪竇今來密印為法求人。一句當陽，請師開演。」師云：「總在者裏。」進云：「有一人已辭雪竇，不在雁宕途中；有一人既到頭陀，不離乳峰室內。請道是什麼人境界？」師云：「莫妄想。」僧一喝，師便打。乃云：「永嘉祖道場，法幢乃重建，宰護眾檀臨，山光映佛面。今日山僧來，普請看方便。」豎起拄杖，云：「大眾見不見？見則便與麼去，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當年本山真覺大師到曹溪時，振錫三下，卓然而立，遂一宿而返，今朝不妨有個同參。若不見，山僧大似勞而無功，不見云宗師唱道：『譬如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煙波，隨情放曠，欲拋香餌，為待長鯨。』即今還有麼？」遂卓拄杖，云：「三千劍客分明在，那許莊周致太平？」復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以大圓覺為伽藍，個個全身在裏許，為甚麼又要結制？」師云：「為你不了。」進云：「無位真人長年不出戶，因甚佛眼覷不見？」師云：「莫怪老僧好。」問：「古剎重興，纔開爐鞴，秖如不受煆煉底人到來如何相接？」師云：「你是頑石。」進云：「無位真人現在。」師便打，僧擬開口，師以拄杖擲退，乃云：「暮春好天氣，農種及時作，道人家活計，疊足倚禪床。身心安居平等本際，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鳧脛自短、鶴脛自長。會，則途中受用；未會，作世諦商量。」一喝，下座。

法通寺西寺請上堂。僧問：「祖道重光，人天普集則不問，願聞提唱永嘉歌。」師云：「問取真覺大師。」進云：「恁麼則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師云：「不是他語。」
乃云：「夜來好雨，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麼處？若是識機，宜別休咎，眼親手辨的聞著便知落處，一處透、處處透，一法通、法法通。若總是聞如不聞、見如不見的，老僧也沒奈你何。」遂按拄杖，云：「還會麼？會則便會，切莫思量，思量難得。不見道：『 黃帝失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使罔象而得之。』雖然，直饒罔象得之、好與三十拄杖。且道罔象過在甚麼處？試辨看。」
樂清諸山請上堂。「佛祖家風，極是峭絕，要個具大信根、有大力量英俊衲僧堪為持論。所以古人道：『 夫為禪客，如出塞將軍。你將得雲門半片胡餅來，我便與半個須彌山。若不如是，敢稱禪客？』山僧則不然，你將得半觔胡餅來，我便與八兩匾食。且道何故？」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肅宗帝問忠國師云：『 和尚百年後所需何物？』忠云：『 與老僧造個無縫塔。』帝云：『 請師塔樣。』忠云：『 會麼？』帝云：『 不會。』忠云：『 我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請詔問之。』五祖師翁拈云：『 前面珍珠瑪瑙、後面瑪瑙珍珠，左邊觀音勢至、右邊普賢文殊，中間一道旛，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師乃召大眾，云：「駑馬、良驥，遲速不同；刀斧、龍泉，利鈍有異。山僧不惜眉毛，為汝下個註腳。」攜拄杖下座。
瑞安永泉寺同平陽諸山請上堂。「方纔說戒，今又陞座。佛法重重，休云話墮。墮不墮，誰解顧？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且道是個甚麼？若也道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性命盡屬閻黎；若也道不得，有口只堪喫飯。」下座。
佛誕，王夔玉居士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受戒羯磨，虛空迸裂。驚起拄杖[跳-兆+孛]跳，擲著優波離尊者鼻孔，通身是血。屈屈！釋迦老子年年受惡水潑，且道是誰之過？」喝一喝。
林文侯舉雄請上堂。「昨日浩浩地，今朝悄悄然，一般好時節，不必更尋玄。」召大眾，云：「不尋玄，也大奇，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解制上堂，「不拘佛制今朝事，拄杖隨拈豈大方？自怪一生無定力，從來熟處更難忘。」下座。

婁東南廣禪寺語錄

李固山護法請上堂。「老病只堪藏拙訥，深栖巖竇養衰殘，業緣債負來相逼，特地攜笻過杏山。眾中有為老僧道得轉身句者，不妨出眾相見。」僧問：「法幢六建，祖道中興，得旨歸根一句作麼生指示？」師云：「銀杏參天。」乃云：「古寺基荒久，門開樓閣新，大圓滿覺者，自在大心人。所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豈是小根淺智者所能搆哉？不見世尊當時與賢於長者同行，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一梵剎。』長者便於地上拈起一莖草，遂插云：『建梵剎已竟。』看他長者與麼作用？與麼力量？與麼智慧？與麼容易？無他，只在當人自肯便了。今日太護法李固山同在筵眾信還知得麼？若知，無異無別、無彼無此，靈山一會，儼在目前。」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南廣境？」師云：「石橋古寺。」進云：「如何是南廣人？」師云：「高著眼。」乃云：「月朔月望，月圓月缺，一句全提，萬機寢削。」卓拄杖，云：「看看，擲下來也。咄！」

上堂、「仲冬嚴寒，滴水點凍，河下舟楫不通，豈易舉動？廚庫無米少柴，眾禪和，休內訟，看他茅簷上鴟吻[跳-兆+孛]跳上天，法堂前露柱歡喜齊道。道個甚麼？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囑徵清月西堂，時值五十。

歷亂桃花候，清陽正是時，新新無上意，落落見真儀。觸處從緣入，隨機莫易施，道人行履事，珍重得相宜。

小參

冬夜小參，「來朝十五又冬至，兩序今晚請上堂，山僧赤手窮無物，一棒打來兩垛墻。所以道：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衲僧鼻孔遼天，佛祖門風掃地。雪竇恁麼舉揚，也是欠錢遭罪。」

除夜小參，「臘月三十，萬事都畢，更問如何若何，大似胡餅裏討汁。」豎拄杖：「面赤不如語直。」

晚參，舉：「昔日龍門遠祖道：『汝等為我修造，我為汝說禪，我將金彈子換你們泥彈子。』應庵祖云：『若識得金彈子，便知泥彈子落處；若識得泥彈子，便知金彈子落處。』」師云：「大眾要識金彈子麼？」以拄杖右邊卓云：「者裏是。要識泥彈子麼？」以拄

杖左邊卓云：「者裏是。還知麼？直饒你知得透頂透底去，正好來擔磚運木。何故？放過則不得。」拈拄杖，一時打散。
薦慈，請小參。「天空雲靜，水碧山明，岸柳鶯啼，花飛古木，總是顯發當人父母未生前一著，滿耳滿眼，無處不是，未嘗有一絲頭為隔為礙。皮下有血底聞恁麼道，直下領取，灼見生本不生、死本不死，不生不死處，釋迦老子著眼覷他不及，大悲千手提掇不起，當下坐斷，一念無為。者裏展過足來，向千聖頂[寧*頁]上行履，始有相應分。昔日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 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 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見大梅。夾山舉問：『 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梅云：『 一親一疏。』夾山復問：『 那個親？』梅云：『 且去，明日來。』明日夾山再上問，梅云：『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師云：「大梅當日老婆太煞，不能斬斷二人葛藤，以致夾山後來道：『 我當時在大梅失卻一隻眼。』先雪竇又云：『 畢竟不知當時換得一隻眼。』大眾！秖如道失卻一隻眼、換得一隻眼，同別在甚麼處？若簡點得出，也許你具一隻眼；如簡點不出，山僧為你下個註腳。」乃云：「失卻一隻換一隻，今朝恰是四月一，智禪薦母來設齋，一日缽盂兩度濕。參。」
小參，「一度一年來，一度一年去，來去本無形，人自生虛計，虛計自不生，雪晴天地春。白雲三片四片，遠近徘徊；晴煙東起西起，欲停不停，便恁麼歇去，敢保猶未徹在。不見道：『 動則形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死水裏平沉；既動既覺，又未免傷鋒犯手。』到者裏如何展演？」
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今晚是除夕，面南看北斗。斗柄回春又首，大眾二時粥飯，終不借他人之。」
小參，舉：「五祖住太平時，上堂云：『 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夜，贏得一張口。且道如何是太平日？』自云：『 兩片皮也不識。』」師云：「五祖與麼賣弄口皮即得，要是衲僧受用則未在。山僧不恁麼，雪竇不會禪，一向家裏坐，臘月三十夜，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抬木底抬木，谷應山鳴，聲光轆轆。呵呵呵！夜深山寺暖烘烘，個個寮房一爐火。」
小參，「臘月三十夜，一年已盡頭，看看正是結交頭，不是冤家不聚頭。無別頭，火爐頭，撞見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阿呵呵！只是尋常那一頭。」一喝。
除夜小參。僧問：「烹露地白牛分歲，未審甚麼人喫？」師云：「無面目人。」進云：「和尚喫得否？」師便打，乃云：「大年三十夜，事事俱放下，只盞琉璃燈，圓明空裏挂。」喚侍者：「快放下。且道放下後又作麼生？」召大眾：「請去做夜課。」便下座。

小參，「一年忽又終，光陰如電過，珍重參玄人，時中莫懶墮。懶墮若生心，廢器成無補，佛法不關心，禪誦生冤禍。處處好躲根，勤喫不勤做，逢人便扯皮，那管傍觀惡？慚媿些子無，鬼神背地吐，老病忽臨頭，手腳忙無措。死去見閻老，要把飯錢討，從頭打筭來，爾將何抵倒？銕棒打鬼骨，沸湯請洗澡，若痛不可當，纔想老僧道：『 我今向汝言，切莫打之遶，直下自家看，頂門日杲杲。』瞥爾肯承當，更不可草草。」

晚參，「尋常喫茶，山僧未嘗不說話。今晚說話，便喚是茶話。茶話、說話，初無有二，唯人妄計執著，故有差殊。所以尋常日用中，法法頭頭總是觸途成滯，那裏得自在去？大眾不可道山僧尋常二六時內並不為我們說佛、說法、說禪、說道，又不教我們參話頭、做工夫、如何若何，總拈一條拄杖，是也打、不是也打，不喊便罵，要我們挑柴擔米、運土搬磚，不顧我們通身汗雨。親近善知識著甚要緊？今晚居士設茶供眾，畢竟為我們說禪、道佛法奇言妙句，令我們有個會處解處，一夏以來誠不空過。若作與麼見解，莫道喫他果子，便是水也消不得。不見德山道：『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麼？山僧豈肯開著兩片皮、鼓些粥飯氣，埋沒汝等、塗汝汝等、輕欺汝等？然又不可道：『 既無言句，又無一法，便無佛、無祖，無因、無果，無是、無非。』一向無將去者，便是永嘉大師道底：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大可怖畏。又不可聞山僧與麼道，便乃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萬年一念去，抱個死話頭，等個會處，喚作黑山下鬼窟裏，是守古墓底魂靈，直到驢年去未得究竟在。既然，畢竟如何向你們道？山僧者裏也無畢竟、亦無無畢竟，若是個英靈漢子，與麼、不與麼纔閒舉著，剔起便行，略較些子。不然，山僧再舉個古人公案向你們聽：昔日趙州和尚問一僧云：『 曾到此間麼？』僧云：『 曾到。』州云：『 喫茶去。』又問一僧：『 曾到此間麼？』僧云：『 未曾到。』州云：『 喫茶去。』院主便問：『 和尚為什麼曾到喫茶去、未到亦喫茶去？』州便喚院主，主應諾，州云：『 喫茶去。』你看他古人何等直截為人，人自不會，錯過善知識，善知識何曾孤負汝來？」遂擊拂子，云：「還會麼？山僧為汝頌出：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院主自不會，卻來討鈍置。如何是不鈍置的？」高聲喚云：「大眾喫茶去。」便起。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六(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機緣上

僧問：「沒奈何時如何？」師云：「山僧更沒奈何。」云：「爭奈目前何？」師云：「目前是甚麼？」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師云：「何不禮拜？」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云：「喫茶不暇答話。」云：「畢竟如何？」師以拄杖拄云：「東山水上行，你為甚不行？」直拄出方丈。

僧問：「演唱宗乘，須具殺活縱奪。敢問如何是殺？」師舉右腳示之。「如何是活？」師舉左腳示之。「如何是縱？」師亦以右腳示之。「如何是奪？」師復以左腳示之。僧擬進語，師喝。僧云：「殺活縱奪已觀拈出，孟春猶寒是何宗旨？」師云：「站過一邊。」僧云：「即此一語，殺耶？活耶？縱耶？奪耶？」師云：「截斷舌頭。」

問：「特來呈舊面時如何？」師云：「多少大？」僧喝，師云：「再喝看。」僧無語，師云：「弄虛頭漢。」

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默然。云：「不涉新舊，更請宣揚。」師云：「禮拜了退。」云：「新舊已蒙師指示，中興古剎事如何？」師云：「來朝看取。」

問：「某甲暫別和尚，意旨如何？」師云：「快走。」云：「有人問雪竇佛法，如何秖對？」師云：「莫謗山僧。」

問：「如何是有佛處不得住？」師便打。「如何是無佛處急走過？」師又打。「有、無都不著又如何？」師即扯耳推出。

僧呈問頭數則，求師答。師驀頭棒云：「一齊為汝答去。」

居士問：「古人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又道：『看到無心處，凡心即佛心。』既是凡心即佛心，何異識神？弟子有疑。」師打云：「會麼？」士云：「弟子知痛。」師云：「正是識神。」士禮拜，云：「謝和尚指示。」師云：「見甚麼道理？」士云：「無見。」師拈杖，云：「見麼？」士云：「見。」師云：「自語相違漢。」又打。士云：「弟子實體上苦道不出。」師云：「實在什麼處？」士擬議，師連打。

問：「一口氣不來，甚處安身立命？」師云：「鼻孔遼天。」

問：「古澗寒泉則不問，瞪目不見底時如何？」師云：「今日天雨。」云：「恁麼，飲則是？不飲則是？」師云：「且看腳下。」

問：「生死不了，求師開示。」師云：「喚什麼作生死？」云：「不曉得。」師云：「生死已了。」
虛谷顧邑侯問：「宗門事從何門得入？」師云：「從無門入。」士云：「儒家必從讀書門入，畢竟作麼？」師云：「正如銅墻鐵壁。」士云：「那裏是銅墻鐵壁？」師云：「時刻在前。」
問：「和尚棒喝嘗用麼？」師云：「從來不曾。」士云：「古人青州布衫話，我道喚白、喚黃、喚青都得麼？」師云：「且識青底。」
問：「『悟時即迷，迷時即悟』作麼會？」師打云：「者裏會。」云：「會得後又如何？」師云：「你作麼會？」僧擬議，師又打。
問：「覿面相逢事作麼生？」師便打。僧云：「恁麼則觸處迥然，縱橫獨露也。」師云：「兩重公案。」
僧參云：「入門休問榮枯事，觀著容顏便得知。」師云：「且道山僧年多少？」僧無語，師云：「掠虛漢。」
僧呈偈云：「只要行人步不移。」師云：「你是個死漢麼？」云：「某甲只今是坐？是立？」師云：「死漢。」云：「一對。」師云：「你連累老僧那？」便打。
火頭問：「某甲特求開示。」師比兩手示之。云：「不會。」師云：「問取灶門去。」
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既是離心意識，參個甚麼？」師云：「樹上烏鴉叫。」云：「也是龜背上拔毛。」師云：「甚麼道理？」僧喝，師便打。
問：「一念無思時如何？」師云：「死水裏。」僧喝，師云：「喝那個？」云：「明月無私。」師打云：「正在死水。」
問：「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即今長安大鬧如何？」師云：「老僧在者裏受用麼？」云：「獨樂不若與眾。」師云：「未可道我國晏然。」
問：「風從何起？」師云：「問從何來？」
問：「如何是諸佛實相？」師云：「十個指頭五個長。」僧云：「體用齊彰。」師便打。
問：「無地可立如何？」師云：「即今在什麼處？」
師命一僧做尊證，云：「不敢，待有人尊證，弟子纔好與人尊證。」師云：「你向來作麼？」僧一喝，師云：「莫道無人尊證。」僧云：「不識好惡。」師云：「果然。」
問：「如何是安居樂業一句？」師云：「今日天寒。」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日向汝道。」
問：「終日穿衣喫飯，為甚學人不會？」師云：「爭怪老僧？」云：「乞師說破。」師云：「穿衣喫飯。」云：「是誰鄴？」師便

打。
居士問：「墻坍壁倒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士云：「放光動地。」師云：「光在甚處？」士擬議，師便打。
居士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甚麼意旨？」師豎起拂子。士喝，師云：「者一喝與山僧拂子，是同？是別？」士擬議，師便喝。
問：「弟子薪水道人特來問和尚禪。」師云：「山僧頭痒，無暇答話。」禮拜云：「謝和尚指教。」師云：「你見什麼道理？」云：「只在頭痒處。」師便棒。
僧頌「月落三更穿過市」因緣呈師，師云：「意旨如何？」僧喝，師云：「你喝月？喝三更？」僧無語，師便打。
僧求開示，師云：「你向在那裏住？」云：「徽州。」「幾時到這邊？」云：「去年十月。」師便打。
問：「從來工夫一時放下，請師別垂方便。」師便打。云：「不會。」師云：「會取去。」
問：「徹骨徹髓時如何？」師云：「待徹向你道。」
問：「如何是學人住處？」師便打。云：「除者一棒，還有麼？」師云：「除者一問，道看。」僧喝，師又打。
居士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師云：「面南看取。」士擬議，師便打。次日，士禮拜，師云：「北斗面南看作麼生？」士擬進語，師打一棒，云：「父母未生前，北斗面南看，分明在者裏，不用別鑽研。」
僧求住，師云：「沒有你安身處。」僧近前，瞬目視師，師云：「作麼？」僧禮拜，師便打。
眾人方丈請小參，值師立次，卻云：「待坐了，為你們小參。」眾禮拜，師云：「說什麼小參？直是大參了。」
僧參，師問：「來做什麼？」云：「親近和尚佛法。」師云：「他沒有佛法。」云：「將什麼示人？」師便打。云：「豈不是佛法？」師云：「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
問：「推倒須彌山，如何是向上一著？」師云：「你頂門眼在麼？」僧擬議，師便打。
晚參，垂問云：「天寒人寒，明什麼邊事？」一僧云：「應時及節。」一云：「寒時寒殺。」一云：「和尚不唧溜。」師一齊喝出。
師問僧：「那裏來？」云：「天台。」師云：「石梁橋斷也。」僧擬議，師云：「你不從天台來。」
二僧參，師問：「甚處來？」云：「金粟。」師云：「錢塘江被王總督把斷，作麼得過？」云：「渡海來。」師云：「海風作又如

何？」僧無語，師云：「一齊淹殺。」
晚參，眾禮次。師云：「玄沙道：『 因我得禮你。』汝等作麼會？」侍者打師一下，云：「者裏什麼所在，說你、說我？」便行。師便打，眾無語。次日，一僧入方丈，云：「昨晚和尚垂語，侍者何得無禮，大眾前便打和尚？」師即打趁。
問僧：「一日行益多少飯？」云：「大眾彀喫。」師云：「你在大眾數否？」云：「某甲日日飽。」師云：「飯袋子。」
師落堂，云：「結制五日了，今晚要還老僧飯錢。」一僧云：「飯錢且置，昨夜馬大師來也。」師云：「與你道甚麼？」僧一喝，歸眾。師云：「響則響，當不得飯錢。」又僧云：「某甲不曾喫飯，還什麼飯錢？」師云：「二時過堂作麼？」僧擬議，師便打。一僧云：「某甲庫藏裏一物也無，將什麼還飯錢？」師云：「如何是無一物底消息？」僧擬議，師亦打。一僧出，纔禮拜，師打云：「者一拜也當不得。」便歸方丈。僧隨後入，云：「適纔和尚一棒，意旨如何？」師又打，僧云：「費力不少。」師連棒打出。
僧出山，師云：「臨行一句作麼道？」僧云：「某甲著草鞋去也。」師云：「有人問：『 雪竇如何秖待？』你作麼對？」云：「清茶淡飯。」師云：「也須嘔卻。」
師入堂，云：「維那要老僧落堂警策。」顧左右，云：「還用為你們警策麼？」拈棒一齊打退。
居士禮次，師云：「日來消息何如？」士擬開口，師一喝，士無語，師云：「應是你喝。」以杖拄出。
師搦一僧，云：「作麼生？」云：「某甲打米。」師云：「即今鏨？」云：「不間隔。」師云：「昨日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僧參，師云：「幾時起程？」云：「六月。」師云：「一路有人與汝說禪來。」云：「那裏見得？」師云：「者漢猶困在。」
師落堂，一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兩眼對兩眼。」云：「生死如何得了？」師云：「又是從頭起。」云：「父母未生前鏨？」師云：「你且了取一頭。」一僧禮拜，云：「泥彈、金彈則不問，如何是高超一句？」師云：「看取腳下。」云：「頭頭獨尊去也。」師云：「何不禮拜？」僧佇立，師便打。
問僧：「那裏來？」云：「龍池。」師云：「來做甚麼？」僧頓足，師云：「向甚處去也？」僧無語，師便打。
晚參，師問：「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如何是晏然一句？試道看。」一僧禮拜而退，師云：「儱侗。」一僧云：「某甲在者裏。」師云：「未得晏然。」一僧云：「者僧不會和尚意。」便行，師云：「果然不會。」

行者五人求，命一師過《法華經》，師云：「惟有一門而復狹小，尋得門著，即與汝過經。」無語，一齊打出。
一僧禮拜起，遶一圓相，師云：「你病麼？」云：「不病。」師云：「為甚麼頭暈？」擬議，師便打。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十八澗。」師云：「亂走作麼？」云：「不曾動一步。」師云：「爭得到者裏？」僧遶一圓相，師云：「大好不動步。」云：「和尚莫作此解。」師云：「你作麼生？」僧又遶一圓相，師云：「蝦跳不出斗。」
一僧禮辭，師云：「有問：『雪竇如何秖待？』向他道個甚麼？」僧無語，師云：「老僧罪過。」僧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師云：「過去久矣。」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劈口打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昨日閻總戎進山打仗去，你知麼？」云：「某甲不管閒事。」師便打。
師入堂，眾禮拜。一僧云：「著賊也。」師云：「賊在甚處？」僧喝，師打云：「汝試說看。」僧云：「明日再商量。」師復打。
僧問：「無夢無想，如何是大用現前？」師一喝。
問：「一棒打破髑髏，如何安身立命？」師打云：「會麼？」云：「脫體無依去也。」師云：「未是你放身命處。」僧以指打一圓相，師云：「兔子不離窠。」
僧參云：「久慕和尚，今日親見。」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云：「某甲自松江來。」師云：「老僧有甚可親？」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師云：「野狐精。」
僧參，送香儀。師云：「更有也無？」僧云：「再加二十兩。」師云：「將來看。」僧以坐具一拂，師云：「我不要假銀子。」僧無語。
晚參，眾禮拜，侍立，師云：「請歸堂去。」眾走，師喚轉來，眾無顧者，師云：「者一隊漢，秖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
王念尼海憲於協府會齋次，問云：「知有底人日用如何修行？」師云：「穿衣喫飯。」士云：「有時穿衣喫飯，沒有時又且如何？」師云：「居士不妨疑著。」

一僧看溈山水牯牛公案，至芭蕉托此相呈之處，指問一僧：「是甚麼道理？」僧彈指云：「者裏會得，一串穿卻。」僧云：「未在，更道。」僧便掌，其僧不肯，白師，師云：「他者一掌落在甚處你卻不肯？」僧擬議，師掌之。遂喚前僧，徵云：「芭蕉三圓相，你因甚打他一掌？」僧作掀桌勢，師云：「亂做。」連打三棒。復云：「芭蕉為甚作三個圓相？你二人道看。他道得，你與他懺悔；你道得，他與你懺悔。若俱道不得，各請歸堂，哭泣有分。」一僧遶一圓相，一僧云：「白雲覆青山。」師一齊叱出。至晚參，師舉問一僧：「適纔者公案你如何理會？」僧云：「目前無和尚，此間無學人。」師云：「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僧禮拜，師云：「似即似，是即未是。」又問一僧，僧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云：「老僧未肯點頭在。」

僧辭，師以拄杖劃云：「道得從汝去。」僧將坐具一摝便行，師云：「前面有人，大須仔細。」

問：「已悟底人為甚當機暗昧？」師云：「連日陰雨，爭得到來？」進云：「只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是甚麼人境界？」師云：「路滑難行。」進云：「會不得。」師一喝，僧擬議，師便打。

居士問：「昔日鹽官問侍者犀牛話者無對，古德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意如何？」師以拂子左右拂。

典座禮拜，師云：「做多少饅頭？」云：「五六百。」師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何得與麼儱侗？」座無對。侍者云：「和尚有一分。」座云：「侍者也有一分。」師云：「莫將官物當人情，拈出你自己底看。」侍者打師一掌，云：「某甲卻有。」師叱退。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雁宕。」師云：「詎那尊者在麼？」云：「在。」師云：「做甚麼？」云：「看水。」師云：「他年多少？」云：「天長地久。」師云：「恁麼你未見在？」僧云：「即今親見。」師云：「即今那裏見？」僧無語，師便打。

收飯僧入，師云：「你今日為甚來遲？」云：「草鞋斷了。」師云：「還我磉來。」僧喝，師云：「我問你腳跟下事，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

一僧問侍者：「露柱懷胎，燈籠生子，不知是男？是女？請商量看。」侍豎起拳，云：「且道者個是男？是女？」僧云：「放下著更道。」侍與一掌，僧云：「分明道看。」侍又掌，云：「將謂別有。」僧亦掌。師偶出，侍舉似師，僧云：「和尚面前不好難為你。」師云：「你那裏去了？」僧云：「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

師云：「如何是你末後句？」僧豎起拳，師云：「不是，還我末後句來。」僧無語，師打趁之。
居士問：「兩條路不明，求和尚指示。」師云：「兩條什麼路？」云：「來去兩條路。」師云：「來去止有一條，為甚麼卻有兩條？」云：「不會。」師便打。
僧呈偈，師云：「看過了，你本分事作麼生？」僧云：「適纔喫粥來。」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你如何道？」僧擬議，師便打出。至晚，一僧代云：「疑殺天下人。」師云：「你底事作麼生？」僧云：「更要第二杓惡水麼？」師以手搦其鼻，僧禮拜，云：「求和尚印證。」師云：「者死漢。」
僧問：「承師有言，秖要放下便休，請道放下個甚麼？」師以棒擲云：「放不下，擔取去。」
僧參云：「求和尚授記。」師云：「授記你明日死。」云：「某甲卻曉得生死無常。」師云：「恁麼則未便死在。」
僧參，師云：「雨淋淋地，因甚遠來？」云：「和尚風高。」師云：「那裏見得？」云：「樹大招風。」師云：「莫眼花。」
玄音參云：「向失親覲。」師云：「說離又爭得？」音禮拜，師云：「汝自來？有人同來？」云：「自來。」師云：「何不尋個伴侶？」云：「用伴作麼？」師云：「路險處如何過？」云：「種田人頗多。」師云：「也不放過你。」玄無語，師云：「且去。」
師入堂，眾競出，下喝，師云：「喝則由汝喝，你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作什麼用？」一僧云：「鶺鴒樹上啼，意在麻園裏。」一僧云：「床窄先臥，粥稀後坐。」一僧云：「喚作喝，入地獄如箭射。」一僧云：「老漢著甚麼死急？」先後下語凡三十餘轉。師云：「可見你們一個個不知一喝底用處。」大呵罵而出，隨示一頌曰：「一喝堂堂作用全，不作喝用力加鞭，衲僧直下知端的，鷂子新羅過那邊？」
師拈古鏡未磨因緣問尼惟極：「汝作麼會？」極云：「會即會，道不出。」師云：「果然會，道不出？不會，道不出？」極云：「教我道個甚麼？」師便一掌，極云：「甜瓜徹蒂甜，苦瓢連根苦。」師云：「你又恁麼去也？」極禮拜。
僧參，師云：「那裏來？」云：「長老山。」師云：「長老在家麼？」云：「在家。」師云：「在家作甚麼？」云：「經行及坐臥。」師云：「為甚者樣著忙？」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又打。
海憲王念尼居士入山，問：「昔日布袋和尚見人便道：『 看看。』今時何故不學他？」師云：「且道：德山棒、臨濟喝，雪峰輥毬、祕魔擎叉，與他存兩樣？無兩樣？」士云：「實處即是一般。」師

云：「貧道即今棒居士，還領得麼？」士展兩手，云：「不離者裏。」師云：「不是，再道看。」士擬進語，師笑。士起身，云：「小解去。」師云：「擬要脫身那？」士云：「喚作脫身即錯。」師以杖擊云：「正好喫棒。」　問：「佛與仙，是同？是別？」師拈棒，士抵云：「我是正問。」師云：「那裏是邪？」　問：「今時還有逆行底菩薩麼？」師云：「有。」士云：「作麼生逆行？」師云：「早間放告，晚上比詞。」　問：「僊家性命雙修工夫也妙。」師云：「禪家只論見性，不論工夫。」士云：「見性總不離性命雙修。」師云：「喚什麼作性？」士無語，師一喝。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徑山。」師云：「你因甚捨一取一？」云：「也要處處到。」師云：「者裏是什麼境界？」僧擬議，師喝出。

法幢上座早參，從左門入，師云：「何不從中門入？」幢云：「若有個中，卻成偏去。」師云：「只如老僧不在，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幢擬進語，師一喝，幢震驚，師拈棒便打。幢拜起，師遽揖出。

晚參，眾纔集，師云：「吾有一問，道不得底，拂袖便去；道得，受汝禮拜。」眾立定，師撫掌云：「失利，失利。」一僧便出，師云：「教汝去便去，若教死便死即得。」一僧作禮，出云：「念和尚年老。」師云：「你既答不得，亦不受你禮。」

師入堂坐次，打幢藏主一棒，云：「作麼生會？」幢云：「剜肉作瘡。」師云：「只道得一半。」幢云：「者一半也不消得。」師又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幢云：「總不與麼。」師連打兩棒便起身。

幢一日呈小影，請師題，師云：「如何是你大影？」幢拂袖出，師云：「只許你一半。」幢云：「不受和尚謾。」

師一日問幢：「古人道：『知是般事便休。』上座喚什麼作者事？」幢云：「盡力道不出。」師搖頭大笑，幢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師叱云：「更說道理那？」

僧參，云：「自遠趁風，請師一接。」師示：「你者雙草鞋從那裏來？」僧擬進語，師劈口打。

師問一僧：「從那裏來？」云：「杭州。」師云：「錢塘江為你說甚麼？」無語。

普請挑土次，師問侍者：「你挑幾轉？」者放下土擔，叉手立。師拈棒，者挑起便行。師云：「到疑著他。」歸方丈，復問：「適來公案未完，你還知麼？」者云：「劍去久矣。」師云：「腳跟下事作麼生？」者云：「今日熱如昨日。」師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者云：「惟人自肯乃方親。」師云：「罔明

是初地菩薩，為甚卻出得？」者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師云：「未夢見在。」者云：「和尚疑則別參。」師打一掌云：「且道是賞你？罰你？」者云：「是什麼所在，說賞、說罰？」師復掌，者禮拜，師與一踏。

僧問：「若不言前親薦取，終身空自枉勞心。如何是言前底旨？」師搦僧鼻，云：「會麼？」無語，師便掌。

居士問：「鳳鳴天下瑞時如何？」師云：「道什麼？」士復舉，師一喝，士亦喝。師云：「你一喝、我一喝，是同？是別？」士又喝，師云：「一喝分賓主，你者兩喝，那是賓？那是主？」士云：「者裏說什麼賓、主？」師便打，士云：「盲加瞎棒。」師直打出方丈。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七(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機緣下

僧石琴參，師云：「你是石琴，作麼彈？」僧云：「請和尚彈。」師便打。

僧問：「九旬禁足，猶如劃地為牢，個中消息請師分付。」師云：「今日風頭太冷。」

問：「某甲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和尚向什麼處行棒？」師云：「還我鼻孔來。」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必定喚作什麼？」師打云：「喚作什麼？」

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了？」師云：「在你腳跟下。」

僧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請問和尚如何是差別智？」師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云：「二俱不涉。」師便打。

僧問：「學人欲借一問，得麼？」師云：「山僧答汝了也。」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瞎。」云：「生後如何？」師云：「瞎瞎。」

眾禮拜次，師云：「今日好大風。」維那云：「是。」師云：「看好殿裏佛，莫教吹去。」眾無語，師云：「總是泥塑木雕底，也不妨得。」維那轉身，眾隨散，師笑云：「只消一句。」

僧禮拜，以坐具架肩，云：「適纔和尚問本分事，某甲坐具答和尚去也。」師云：「恁麼則不本分也。」僧拂坐具，云：「大眾證明。」師便打。云：「請和尚高著眼。」師直打出。

師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你諸人看趙州答個『無』字是甚麼道理？」眾下語皆不契，維那云：「某有一轉語。」師云：「鷂子過新羅。」

一居士問：「看世間事俱是假底，不如出家，還得麼？」師云：「出家亦是假底。」士云：「只苦跳不出。」師云：「既知是假，用跳作麼？」

師問僧：「那裏來？」云：「雲南來。」師云：「遠遠到者裏做什麼？」云：「親近和尚。」師云：「將甚麼物來親近？」云：「一物也無。」師豎拂子，云：「你那裏還有者個麼？」云：「有。」師打云：「妄語漢，又道一物也無。」

晚參次，師亟喚一僧入，僧應云：「待某甲著了衣服來。」師云：「要脫得乾淨始得。」僧入禮拜，師云：「禮拜底是誰？」云：「是某甲。」師云：「還信得及麼？」無語，師云：「去。」
晚參，師云：「我今生沒色力，討了許多便宜，來生好做頭牛，拖犁拽耙去。」園頭云：「我嘗於此切。」師云：「又是一頭。」云：「和尚來生做牛，今生做個甚麼？」師云：「你明日多挑些肥去澆菜。」
晚參，師問園頭：「古人道：『鐘樓上唱讚，床腳下種菜。』是何意旨？」一僧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師云：「在床腳下？鐘樓上？」僧無語，師便打。
正侍者趁入，呈偈云：「某甲有個省處。」師云：「你寒熱病不曾好。」侍便打師一掌，師云：「你見個什麼道理？」侍以腳打地，云：「者裏還有個甚麼？」師云：「老僧未肯點頭在。」拈棒連打。侍向前拍桌，云：「和尚今日瞞不得某甲。」師云：「再去打兩日寒熱來。」侍云：「且喜平帖帖地。」便出。
師因廚下板響，云：「好個消息。」一僧云：「和尚拖人落水作麼？」師云：「爭怪得？」
居士參，師問：「路上辛苦麼？」士云：「上下四維在腳下，不曾行路見崎嶇。」師云：「爭免得東拋西擲。」士擬議，師喝。
師問正侍者：「古人道：『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你試道看。」侍云：「寒時繇他寒，熱時繇他熱。」
邑侯施清城入山，問師：「某不曾具得大乘根器，乞善知識指示一漸門。」師云：「山僧一條拄杖，問著便打，不曉拗直作曲。」云：「政事邊勞心勞形，總曉得猛省，未有了手分。」師云：「猛省個甚麼？」云：「鐘鳴漏盡底時節不堪著想，向者裏做工夫去得麼？」師云：「者裏喚什麼作工夫？」云：「善惡兩途擺在面前，如何趁向得恰好？」師豎拂子，云：「但向者裏會恰好。」云：「睡夢時，者點光明在那裏？」師云：「睡夢且置，即今底在甚麼處？」云：「要睡眠時如何消遣？」師云：「睡即消遣。」云：「悟後畢竟作佛，作什麼？」師云：「莫妄想。」云：「佛家規矩嚴肅，不似儒門放逸。」師云：「莫分別好。」
師赴雪竇清城施邑侯邀，師入署中道話次，問云：「達磨初來，還有者般方便麼？」師舉茶甌，云：「請茶。」
僊邑龔台峨廣文問：「修行解脫，畢竟是林下無累。」師云：「即今兩眼對兩眼，累個甚麼？」
解居士問攝心工夫，師云：「如何是心？」云：「無處下手。」師云：「無處下手，你又作麼攝？」云：「聲色之中欲透身。」師即

以手拍桌，云：「者是聲，你向者裏透看。」士擬議，師便喝。士又欲開口，師驀頭打云：「還要妄想？」
僧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什麼人？」師劈面掌，云：「是什麼人？」僧擬議，師又掌。
余孔謙居士侍立次，師豎起拳頭，士不顧，師云：「如何說？」士云：「沒有說。」便禮拜，云：「今日為師稱壽也，高唱無彊一曲歸。」師云：「與你沒交涉。」適一僧出禮拜，師一喝，士云：「免和尚趁出。」便行。
僧參云：「聞和尚久不在家，故來遲。」師云：「即今也不在。」僧無語，師云：「杓卜 聽虛聲。」
耿兵憲玉齊居士敘話次，師云：「居士見得善知識多了，本分一著相應也未？」士云：「要自家親到。」師云：「如何是親到底消息？」士云：「正要求和尚指示。」師云：「未舉步時就該三十棒。」　次日，居士呈偈，師接云：「只者個還別有。」士禮拜，師閱畢，云：「說底不道不是，秖是未在。」士擬進語，師以手掩其口。
問僧：「那裏來？」云：「寧城。」師云：「城中米價若何？」云：「無人酬價。」師云：「你喫底是甚麼？」云：「和尚話頭也不識。」師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僧擬議，師以杖拄出。
僧參，師云：「何來？」云：「天童。」師云：「天童和尚好麼？」云：「好。」師云：「聞得近日又落了幾個牙齒。」云：「一個。」師云：「是那一個？」僧豎起指頭，師云：「不是。」僧喝，師云：「你喝那個？」僧云：「喝和尚。」師痛打一頓。
挑土次，一僧扁擔脫，師云：「好個消息。」一僧云：「是甚麼消息？」師云：「不是知音不與談。」
師入堂，拈拄杖問公唯書記：「者個喚作甚麼？」唯云：「不可更喚作拄杖子。」師云：「畢竟喚作什麼？」唯一喝，師云：「者一喝，喝阿誰？」唯云：「和尚自定當。」師打一棒，云：「試道一句看。」唯無語，師打云：「少一棒不得。」
師入堂，垂問次，公唯出禮拜，師打一棒便出堂。唯隨入方丈，作禮，師云：「還記得老僧答話麼？」唯云：「謝和尚慈悲。」師云：「你道他答個什麼？」唯無對，師云：「請歸堂。」
晚參次，公唯問：「昨日蒙和尚未開口處答某甲，今日請和尚開口處不答某甲。」師云：「你即今在什麼所在，說恁麼話？」唯云：「貧恨一身多。」便出，師云：「好與三十棒。」
一日，公唯呈偈頌，師接住，豎起拳，云：「還頌得者個麼？」唯云：「道過了。」師云：「者個卻是日前的。」唯云：「切忌道

著。」
因僧問話次，師問韓仁甫居士：「你底圓光作麼生？」士以指畫圓相，師云：「不是。」士頓足，師云：「除了頓足豎拳，道一句看。」士擬議，師便打。士禮拜，師云：「昔日二祖三拜得髓，汝皮也不得。」士云：「一總不要。」師云：「禮拜底事又作麼生？」士無語，師云：「請去。」
僧睡虎參，師云：「還解哮吼麼？」僧云：「老和尚須照顧眉毛。」師云：「死底有什麼用處？」僧云：「和尚前不敢造次。」師云：「過去久矣。」僧云：「某甲罪過。」師云：「知過即得。」僧云：「是。」師大笑。
師落堂，公唯出云：「某甲正瞌睡，和尚落堂來作麼？」師云：「即今醒也未？」唯豎拳，師云：「不是。」唯擬議，師打云：「還未醒在。」師打知藏一棒，云：「者是賞你？罰你？」藏禮拜，云：「起動和尚。」師又打，云：「畢竟作麼生？」藏云：「猶嫌少在。」師連打云：「果然。」問悅眾：「你前日一棒作麼生？」悅便喝，師云：「再喝喝看。」悅又喝，師打云：「亂喝。」悅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道？」悅云：「千喝萬喝，總是者喝。」師云：「你是個沒轉智底漢。」連棒打退。顧書記云：「你作麼生？」記云：「孟冬嚴寒，請和尚珍重。」師云：「老僧珍重，你畢竟作麼生道？」記推倒燭架便去，師云：「亂做。」直打出堂。
僧參，問：「多年摸取一件布衫，特請和尚安領。」師云：「快須脫卻。」
徐聖基問：「昔日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意旨如何？」師指手爐，云：「者個二錢半銀子買。」
師削草次，適眾請陞座，驀豎鑊，云：「擔取去。」紹藏主一喝，師擲下鑊頭，紹云：「只好住山。」師云：「未夢見在。」紹云：「和尚不得壓良 為賤。」師云：「韓盧逐塊。」紹云：「放過和尚。」師云：「十二刻。」眾禮拜出。
居士參，問：「不是心，不是佛。」語未竟，師便喝，士禮拜，師便打。
師至京口，維揚兵憲杜子濂請相會。人事畢，杜問：「老和尚雪竇真實風光指點一二。」師云：「若論真實風光，老僧無開口處。」杜云：「此間金山與雪竇，是同？是別？」師指云：「請自看。」杜云：「還是雪竇好。」師云：「中流砥柱也少他不得。」杜怡然。師驀豎扇子，云：「喚作什麼？」杜云：「扇子。」師復豎拳，云：「喚作什麼？」杜云：「扇子。」師云：「錯。」杜云：

「老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臨別，杜以贈院僧偈請看，師目之，打云：「居士也須喫三十棒。」杜云：「當得當得。」師笑且行，杜云：「另日還要親到鶴林。」師云：「不得忘卻。」杜唯唯。
杜過訪，茶次，問云：「弟子有兩種事與老和尚落草，得麼？」師云：「有甚事？」杜云：「二六時中作麼生管帶？」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杜云：「三十日到又作麼生？」師云：「明日是初一。」
又問：「昔維摩有病，十二菩薩俱來問疾。請問老和尚：畢竟是有病？無病？」師舉起藕云：「者藕我極喜喫，如今牙齒不濟，不喜他了。」杜云：「通身慶快。」
僧參，問：「久嚮和尚，如何是為人句？」師云：「你什麼處聞得？」僧云：「大善知識因甚借學人鼻孔出氣？」師云：「從來有些子。」

代語

法幢藏主答徑山費和尚五問，呈師，復請師答，師援筆答之。
問：「如水無筋，因甚長流不斷？」
師答：「為和尚高鑒如此。」
問：「鵬搏峰與雁鳧峰相交，且道說個甚麼？」
師答：「不妨疑著。」
問：「佛祖公案如空中紙鷂，向什麼處收取索頭？」
師答：「便與麼去。」
問：「望江亭垂機，且道誰是知音？」
師答：「緊峭草鞋。」
問：「大冶飄風，未審作何形色？」
師答：「瞎。」又云：「好與三十棒。」
學人呈五問，請代語。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像，因問院主：「此是何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遍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什麼處去？」院主無對。
師代云：「當面不識。」
昔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無對。
師代云：「好個伶俐童子。」

昔有僧到曹溪守衣缽，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為什麼在上座手裏？」無對。
師代云：「得來全不費工夫。」
泗洲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麼被弟子鎖？」無對。
師代云：「憐兒不覺醜。」
南泉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泉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 和尚今日來。』」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是善知識，為甚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著一分齋。」
師別云：「你還見老僧麼？」
謝時協居士以十問答語呈師，眾禪人請師代答。
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為甚又有性相分別？」
師云：「錯。」
問：「人人本來是佛，為甚又有四生六道？」
師云：「一任承當。」
問：「悟後底人又云：『 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如何是不染污底？」
師云：「汝是念言語漢。」
問：「天下善知識，覺後牧牛行，不知還有休息也無？」
師云：「不妨再問來。」
問：「儒書道：『 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如何是智愚不二處？」
師云：「領取者問。」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如何是中和之處？」
師云：「針錐不入。」
問：「易云：『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不知如何理會？」
師云：「拄杖子在老僧手裏。」
問：「道云：『 玄牝之門天地根。』不知何者是玄？」
師云：「踏著秤鎚硬似鋌。」
問：「古人未出方丈，為甚莊上喫油餈？」
師云：「咬嚼幾時來？」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
師云：「好與三十棒。」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八(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法語上

示無似禪人

承汝檀越謝居士遠惠信物、齋儀等，要山僧上堂，汝不知山僧通身是病，調養猶自不暇，更有何法可說？何堂可上？山僧縱為汝說得，而汝與檀越又在永嘉，相去二百里許，又何能得聞？雖然，汝還知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麼？既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則山僧無說是為真說，汝與檀越無聞是為真聞。既無說是真說、無聞是真聞，則山僧說法已竟，而汝與檀越聞法亦竟。山僧恁麼說，汝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非唯汝檀越父母得度脫，直見盡大地人無一不度脫者，亦見同一壽命、同一體用，正續綿綿，曾無間斷。三世諸佛亦如此、歷代祖師亦如此、天下老和尚亦如此、山僧亦如此、汝亦如此、檀越亦如此、檀越父母亦如此，既皆如此，都盧是個大解脫門，豈更有能說所說、有生可度、有壽可延、有嗣可祈哉？

復沈初引居士

居士既云：「見三千大千無在用藥、無在非藥，莖草可示，信手可拈。」又道：「欲到山來，要山僧證汝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并乞我拄杖。」何自語相違之甚也？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不然成大妄語，寧不為懼？此復。

復靜淵法主

屢承佳貺，感怍何如？適令孫囑以薦母事，一如來諭；但云要山僧垂慈一喝，令者婆得三日耳聾去，恐喝則喝矣，渠若作喝會，未必真耳聾也。莫若為他捩轉鼻孔，向無鼻孔處出氣。

又

病朽何福？承老法師費念，山中大眾端受供養，謝何可當？諭云：「其個中事，對面千里，良 可歎也。」若論個事，不隔一毫，何歎之有？即此對面而言千里者，何自謙也？豈不見古人云「君子千里同風」乎？次偈奉答：「個事初無晦，分明反著疑，重關君自隔，

棒喝我何奇？千里同風句，今將覿面期，援毫聊奉答，青目即當機。」

答念慈老宿

來諭云：「某際此桑榆末照，欲得力一句，還望大師不吝慈悲。」者，若論得力，則一句也無。若有一句一字礙於胸中，則非得力也。

復黎太沖居士

得手教有如覿面之喜，又遠承信儀及供，何過殷也？來諭云：「不曾決了，因循世法中，無怪觸途荊棘橫來挂人，終未知處。此得有佛法分否？」山僧謂：離卻世法並無佛法。若離卻世法，別求佛法，何異斬頭覓活、離水求冰耶？只於二六時中，動靜施為、應緣接物、料理家務，無時不到、無事不然，自不覺故耳，正所謂日用而不知也。果能直下覺得了、信得及去，一覺永覺、一信承信，則火裏蓮花時時顯艷，自然貼貼地，信手拈、信口道、信腳下，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那見有佛法、世法，了與不了，荊林、拄人哉？雖然，山僧亦是寐語。此復。

示沈初引居士

四事供養助道因緣，吾出家人所不可闕。初引居士心有餘力不足，惟以醫藥為供，匍匐於祈寒溽暑中手到病除，鮮有不驗。雖然，更有一種病、一味藥，猶未識在。且道是甚麼病？甚麼藥？要識病麼？古人云：「我有一病，非世所醫。」又，馬大師一日院主問云：「近日尊候如何？」師云：「日面佛、月面佛。」者是。要識藥麼？昔日文殊命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白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試問初引：曾識得非世所醫的病麼？還識得日面佛、月面佛的落處麼？并識得文殊示眾，能殺人亦能活人的藥麼？忽然看徹，直教通身是病、通身是藥，信手拈來，要用便用，那時殺也在你、活也在你，灑灑落落，利己利人，無施不可。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不然，自己一場熱病到來，要且如何下手？所謂業茫茫，無本可據。至囑，至囑。

示自如禪人

上人既號自如，有何不如，更要山僧開示？若要山僧開示，則自如不自如了也。釋迦老子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金剛經》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既如是，則上人分上不少一法、不多一法，既不見多一法、又不見少一法，則上人全體自如，豈待山僧問示？雖然，也須親證到者個田地始得。古人云：「參禪一著了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昔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上人作麼生會？如不會，直須豎起脊梁，剔起眉毛，咬定牙關，仔細看他是個什麼道理？看來看去，一朝忽然看徹，則全是上人自受用三昧。個裏覓些子，如也不可得、是也不可得，不如也不可得、不是也不可得，如是、不如是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如是向者裏翻個身來，便喚作如亦得、是亦得，不如亦得、不是亦得，如是喚作不如是亦得、不如是喚作如是亦得，乃至一切皆得，者便是真自如也。然雖如是，上人莫見山僧如是說便作如是之見。

示吳道人

尊翁敬溪居士來云：「道人因病，痛念生死。倘到無著落處，沒個把柄，如何是好？」要與山僧討個把柄，分明指示個著落處。山僧別無指示，即此沒把柄便是把柄、無著落處正好著落。不見古人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道人若信得及，直下擔當，莫容擬議，不見有聖、不見有凡，不見有生滅、不見有去來，乃至一切是非、人我等相俱不可得。如是，則世間、出世間一切法皆在於我矣。若生死時到，便與麼去，佛國也在我、魔宮也在我、天堂也在我、地獄也在我……，乃至驢胎馬腹總不由人。如或不然，且看個父母未生前，自己一段歷歷明明底，能言能語、能見能聞底在什麼處安身立命？行也看、坐也看，茶裏也看、飯裏也看，中間不容間斷，看來看去，看到無所看處、沒滋味處，清寥寥、白滴滴，進前又不得、退後又不得，提又提不得、放又放不得，心頭熱悶悶時，切記者裏不得放過，乃到家消息近也，如驀忽一時看徹。咄！眉毛不離眼上，那時始信我語不誣矣。

示絕學禪人

從上來事，古人指示於人，不妨直截省要，初無纖毫隱晦。秖如永嘉大師道：「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如此說話，何等分明？直要令人洞明本地風光，與他佛祖把手共行，同一受用而已。雖然，也不甚容易，須是個人始得。看他長慶和尚參雪峰玄沙，往來三十餘年，後至一日捲簾次，忽然大悟，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又，靈雲大師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此二老豈不是大根器、大力量、大丈夫？不能徹證徹悟，終不肯草草取次承當，蓋為他最初發心行腳、立志與人不同，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近者宗門淡泊、名器濫觴，遍界狂禪，盡是魔家眷屬。出世為善知識者，殊不本其實，一味好門庭熱鬧，尚名言妙句、四六文章，穿鑿公案，為深密玄妙以誘初學。一等不識好惡漢，尋香逐臭、依草附木，一見便通身癢颼颼地，正投其所好，不覺不知，師資契合，如膠似漆，甚至串習新奇語句，然後出眾一問一答，以為機鋒妙捷，取勝俗眼，不顧識者掩鼻。如此為參學究竟，真可憐悶。若是個有血氣漢子，實為生死不了發心行腳者，豈肯入他群隊，作者野狐種草耶？絕學上人頗追古風，直有丈夫氣概，遍參海內知識既有年矣，秖不肯自欺，去冬到我關前以道義相從，時被病魔纏擾，然窮究之心初未稍倦，若不到大徹大悟，豈肯小小便休？誠不虛行腳也。

茲者秋風乍冷，復別南行，腳底腳頭善為道路。若要易會，只消歇卻馳求心來莫自作。雖秖向二六時中孜孜不息，看個圓悟禪師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是個甚麼道理？又切忌作道理會。看來看去，冷地一朝豁然，漆桶子破，便見從前一切祭鬼神閒家具，佛病、法病、身病、毛病一時瓦解冰消矣。到此田地，盡大地人性命總被上人一條斷貫索穿卻了也，更無一個走漏，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大丈夫事？雖然，更須知有玄沙道底始得。

示周瑞亭居士摹像

古人云：「參禪一著子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者，而今多少人摹得個影子邊事，忻忻自足，便為千了百當，不肯用力參究，誠為可惜。瑞亭居士臨我天童老人小像，十分克肖，凡見無不禮拜、歡喜讚歎，雖然亦摹得個影子，若是我老人真面目，居士須自親見一回。

示孫紹雲居士

紹雲居士！參禪有個領處，見有一等實為生死發心欲修行者，多受一種外道邪魔荼毒，便不肯真參實悟為究竟，秖認個識神，穿衣喫飯、行住坐臥底叫做本來人，無說無言便是西來大意，誠可憐憫。茲因山僧南行，特持紙來乞留法語，以為彼誠。若欲究明者段大事，必須發大心、具大力，截斷塵緣參究去，不計歲月，忽然徹證，則知生死皆如夢幻，於一切境上如行雲流水，總無住著，無住著亦不住著。到得如此，方可說前恁麼話，不然是大愚癡人，徒自取戾。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者是也，居士以為何如？

示李籀史居士

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既謂之一大事因緣，豈可容易哉？古德云：「須是恁麼人，承當得恁麼事。」居士於正月間同數君子到貧道關前，貧道一見，雖未言及個事，便識得居士不是尋常者輩。及八月間再會時，果一言之下打失鼻孔，便信得此段因緣及，非積劫多生親近善知識熏習、得般若因深緣，熟安得如是？但未得盡底掀翻耳。是時貧道私喜，自許為具眼者矣。次復見居士根性太利、聰明太甚，便要將古人公案得一時盡會去，殊不知起念要會，腳跟下錯過多少了也？要知個事，甚不如此？但知作佛，何愁佛不解語？居士既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請直下歇卻馳求心，即向信得及處看個女子出定因緣是甚麼道理？切忌向意根下卜度、將心意識湊泊，急於要會，亦不得忘懷，置在無事甲裏。務要緩急得中，真實踐履，久久看去，得一念相應，則古人機緣不假絲毫作意，自然與他相符合，不會而自會矣，日用應緣處亦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到恁麼時，則不見有世間、出世間，大事、小事因緣，亦不見有一切是非、人我等相，全體是個李籀史，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然後推己之餘化彼同類，亦不是外事。切不得使聰明、就要會，便解道：初不是文殊不及罔明、亦非罔明勝是文殊，而杓柄總在女子手裏。若作恁麼會，則辜負先聖不少。而今禪和家纔入叢林，要參禪者，盡作者般見解。既然如此，阿誰不會？又何必古今知識盡將者則機緣拈提為最難透者？不見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斯言豈欺吾哉？往往見居士們學道，盡向不意中得個入頭處，便向有意中打失了，臘月三十日到來，返道佛法無靈驗。今居士擔當個事，惟恐得處太易、伶俐太過，便不以修行為念，把本參話頭一總置之腦後，將現行業識以為究竟、撥因果以為解脫，令傍觀者不信有此段大事

因緣，非惟於己無益，抑且法門有罪。者一著子得易守難，且不可忽，須是頭正尾正始得。忝為道契，不覺葛藤如許。

復單士華居士

來諭，居士自呈自斷一一分明，山僧更復何言？雖然是居士解到如此，實未證得。要證得，即在無功用處、無下手處，直下擔荷、直下透徹，則聲前句後明與不明、古人機緣了與不了，乃至大悟、小悟皆為剩語。

與黎太沖居士

前諭，從親侍數年，亦曉佛法、世法無二無別。既曉佛法、世法無二無別，如何又道：「恐在家人認著斯語，儱侗過日，以致自家終不安穩。」云云？余道居士正病在曉得向無二無別處作伎作倆，所以生死根株不能斬絕，恁麼喚作家親作祟難救之症也。既曉得佛法、世法無二無別，何得更起第二念？即向無二無別處一刀兩段，直下徹證，便與龐居士「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同一，無二無別。又與《法華經》所云：「治世語言、資生事業，與實相不相違背。」同一，無二無別。所以前來書云：「果然一覺永覺、一信永信，則火裏蓮花時時顯現，那見有佛法、世法，了與不了？」十分為居士道破了也，猶不瞥耶？今不得已，把個古人底應驗靈符舉示居士。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且道趙州為甚道無？不許起第二念穿鑿，直下看是個什麼道理？又不得作道理會，二六時中猛省看去，忽然看破，即此「無」字是斷命根底刀子，便曉得佛法、世法果然無二無別。者是古人應驗靈符，切不可忽。

與王紹箕居士

信音久無矣，暮年操履何如？初番看居士偈，見地不脫坐在一色邊，所以復居士書舉僧問古德：「萬里不挂片雲時如何？」德云：「青天也須喫棒。」上春二月，寄我手扎，謂兩次法語遙頒，僉云大法，弟子拜閱，托開兩手，噴地一聲，若有法是誑師。雖然，猶恐居士坐在者裏，不能轉身吐氣，我有三十棒寄打居士，且道：是賞？是罰？如簡點不出，春風天朗過我雪竇親喫。如何？

示半字

來問：「祖師西來，秖覓個不受惑底人，為甚神光三拜依位而立，便肯粉骨碎身去？」向汝道：「知恩方解報恩。」若識得神光三拜依位而立，自然無惑，亦肯粉骨碎身禮拜山僧有分。信夫掩關普寧而實不離貧道爐韝也。外白紙一幅求開示，即恁麼還上人。

與僊居邑侯施清城居士

睽隔許久，每以道履為念，茲聞清勝，慰心多矣。但前所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即者『無』字能透脫也未？」古德云：「不得向無字上作活計、不許向意根下卜度、不許向開口動舌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門下但即如此究竟，久之，日用應緣處覺得漸漸省力，者便是得力處。此處不可放過，一念疑情忽破，乃到家受用也。世界騷然，當事者多所分憂。所貴者，一著子有個下落，則古所謂「長安雖鬧，吾國晏然」耳。

復邑侯虛谷顧公

備食明惠，開慰多矣。所諭頑鈍下根登之覺路，何過謙耶？正不知應身末世，以王事之靡鹽入泥入水，即門下無動無為澤及蒼生時也，餘惟慈照。

復徐孝伯居士

來諭云：「尚未知入徑。」但持此心刻刻不忘，或有出路，只要直下識得自心，便無入而不自得，亦無凡無聖、絕死絕生。入徑、出路，向甚麼處著？者事初無期限，所貴大丈夫漢直下一刀兩段，不涉程途耳。如言下瞥然，即親面貧道。

復屠禎伯居士

接來諭并偈云云，山僧不信有是事。既謂「萬緣本空，一法不有，覿體解脫」矣，何更求解脫？即真空尚不可得，而又有頑空為障，乃至種種惑謬來，總是居士妄想意解為然耳。果見萬緣本空、一法不有，即直下證去，下手去、加功去，舍此則無別參證、無別下手、無別加功。直饒證得，來見山僧，正好喫棒。且道為甚如此？參！

跋楚文上人血書《華嚴經》

者一部《佛華經》，人人本自具足，不待書寫，文彩自彰。楚上人得得刺血書之，不似好肉上剜瘡乎？然受持讀誦固是少他不得，如一向只見血墨，即被伊換卻眼睛。

復黃文公居士

來諭云：「心如異類，恐未能領棒喝」者，是何言與！我道三十棒居士喫過久矣，只因自己不薦棒頭落處，所以有同、有異，有聖、有狂，又喚棒是棒、喝是喝，自生畏難耳。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只要向一念未生前識得棒頭落處，則一切是非、同異、聖狂關頭冰消瓦解，又擬向何處閉關耶？大慧云：「未悟時意識紛飛悟了時方帖帖地。」直饒居士到與麼地，正好與汝三十棒。且道何故？

復吳湯日護法

接手詔并垂嘉惠，知指日旋旆，以不得晤謝為惜，只可遙對慧勝崖頭，神接維摩居士而已。承欲以鄙語為本分事究竟，古德云：「君但隨緣得似空，飛沙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此即貧衲所謂「無貪著，則身不待跳而迥超三界；無厭離，則跡不必滅而隨處自在」之旨。居士便驀提得去，一念相應，則自勘自驗，終不借他人鼻孔出氣，日用現行便如大火聚，一切物近傍不得；如太虛空，一切物棲泊不得，於逆順境界不著照了自然無喜無憂，所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是也。自家分上既有如此受用，不妨興慈運悲利益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無一不是清淨妙覺之場，男、女、老、少、智、愚、賢、不肖無一不在一體等觀之域，直得灑灑落落，諸惡不作，眾善奉行。然據本而論，即使修一切善，不知善是何物，而況云不善之事？昔日世尊四十九年說法，不為別事，只為眾生迷背已久，直指心源，令其歸家樂業。遞代宗匠示一機、一境、一挨、一拶，正是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說也說你自己有的、教你行也行你自己有的，不曾別有甚麼法教人去學、教人去行持，然則貧衲今日又焉可有別法相為哉？李都尉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趁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居士須是恁麼始得，切莫以貧衲所言作道理解會，忉忉露布，實以為罪。

跋《金剛決疑》卷後

憨山大師道重天下，其著述浩多，所以墻岸法門醒迪述背者非一而足，古所稱高僧中之雄者，不是過爾。《金剛經》有決疑之詮也，亦既盛行於世，胡子晉公、普卿昆弟別欲刻行者，為其先君若木居士未之年篤信是經，蓋先君之手蹟存焉。當乙酉兵火，胡子懷藏佩服於顛沛流離之際，卒能全其身以廣父之善，可謂佛法無靈驗乎？

示吳我因居士

夏初，簡問居士：「工夫無怠否？鼻孔曾摸著否？」今報云：「雖時時摸取鼻孔，工夫未成一片。」後又云：「忽遇一個無面孔漢，教他摸個甚麼？」不妨為居士恭喜。雖然，要問居士：曾摸著鼻孔，知他無面孔耶？未嘗摸著，知他無面孔耶？蓋鼻不離面、面不離鼻，若摸著鼻孔，鼻孔即面孔、面孔即鼻孔，何必更摸？若未摸著鼻孔，即居士錯過面孔矣，不可道個無面孔也。看來居士雖能時時摸取鼻孔，實未識無面孔漢。要識無面孔漢，直須摸著鼻孔，鼻孔一摸著，則不見有面孔矣。面孔既無，鼻孔何來？到恁麼時，方可道克副所望也。

示無蘊吳道士

來書老僧覽之，好與汝驀面一啐，將謂道人具有丈夫氣概與尋常不同，還要法語為工夫策進耶？如有工夫教道人做，即是賺殺道人。不見先聖道：「知得者般事便休。」道人若直下信得及，一腳到底，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去，諸佛尚不奈汝何，況有生死奈得汝來？而乃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向人問工夫、討下落，轉見不唧溜、轉見埋沒自己，到處受人顢頇，未有了日在。

復馬培原給諫

年前面晤，不惜為上人深錐痛拶，至今尚未有個消息。古德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若要了此大事，二六時中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又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者裏一跳跳得出，翻個身，多劫塵勞一時頓息，千般伎倆從此冰消，則向末法濁流激揚酬唱，隨類闡徵，不為分外。千萬以此自強，他非所望。

邵得魯居士為母王夫人六秩請示法要

佛法如大海，非信莫能入。若一念生信，則河沙福德盡歸方寸，剎塵壽量只在心源，豈人間形影邊事所得而筭數譬喻耶？前晚得魯居士問老僧：「如何是直截根源？」便與一棒，云：「者裏什麼不直截？」士云：「畢竟如何？」老僧云：「待禮拜了即道。」居士作禮，連棒打之。即此便搆去，活活潑潑，可以該天括地、可以豎古窮今。今日尊堂太夫人六十壽誕，居士即將者個消息和盤奉獻，不妨殊特；若更索法語，則是五彩圖畫虛空，轉沒交涉。

透伊禪人求示

古云：「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透得一，萬事畢。透伊上人一日來，呈拈頌一卷，老僧看畢，遂問伊云：「喚甚麼作正法眼藏？」伊低頭無語，令老僧不妨疑著。雖然者裏要須實透始得，正不在拈古頌古上，祖師西來原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說個直指又曲了也，更有什麼為礙？若直下透底人，則生死幻翳永消，金剛正體獨露，一透永透，無有間斷。若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源打成一片。不見法昌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常無，臨機何不道？」咄！切宜勉之。

復韓仁甫居士

新春起居，諒必如心。去冬接手札，云：「蒙徵詰，一時訥於酬對，途中忽惺，悔不即震聲一喝，所謂當陽拈出斬新條令者云云」，正是當場不戰，退後興兵，知過即得。若謂拈出斬新條令者，不妨令人絕倒。更云自合喫三十痛棒，尚有一人未肯放手在。縱居士與麼道，秖如一喝不作一喝用，又作麼生道？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道？若向者裏下得語、轉得身、吐得氣，方好喫老僧痛棒。不然縱有棒，阿誰肯打居士來？

復姚益城中丞(附原偈)

輪開五指雷音動，拍向癡頑老子身，此意教人親薦取，李陵原是漢朝臣。

接來書云：「當丙夜，半夢半醒間忽作此偈。」朽衲不覺拍手一笑，為老居士助喜，蓋實似有所得之語也。後段以為此猶是門外人說話，亦見鄙念拳拳結於夢想云云，豈老居士自認此偈為夢裏話耶？試問老居士：夢時與醒時，不知是一？是二？于此一覷覷透，

則無事不畢矣。辱寄丸藥，與病質頗宜，多謝道愛。別詠甚善，正是春風披拂、情怡意悅時也，領惠領惠。

復林文侯、集侯兄弟

曩歲密印一期闡發大事因緣，頗為四眾植般若種子，將來敷花結實正未有艾，此皆尊翁大德及賢昆玉開闢法窟之大心，故有如是種種吉祥以上。承覺祖下惠來葉，只此大心乃諸佛妙心，不從現在勉強好效而得，從多劫已來親近善知識熏修純熟而得。以故，居俗不為俗累、居官不為官累、讀書不為道理累、立身不為習氣累。惟此大心，觸境逢緣、頭頭顯露、祖師道：「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此之謂也。觀二居士英姿挺發，又能砥礪於道，為楊、為李足可觀光，於老朽有深望焉。如尊翁大德發祥密印時不以老龐自居，直以臨濟德山自任，亦其素秉一副靈骨種子堅牢故也。及三上乳峰，隨眾參請，刻古於祁寒溽暑之間，勤亦至矣。旋離密印而應大梅之請，大梅破屋壞垣，僅蔽風雨。古德隱棲其處，早有「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之句，其次第受用非密印可比。所以伊時大梅請，而尊翁請老僧無片語成褫之，惟伊自肯方親，故有今日住大梅之緣也。讀來札，懃懇累幅出於至誠，自應隨事隨機代為勸駕，詎忍以等閒視之？正恐其堅執卒難驟舍，來不緣召之而來、去不緣勸之而去耳。在二居士援引盛舉，然尤望以羅睺羅、阿難陀現身自視，而以身貧道不貧視現在永嘉，其為孝更有甚焉？行止之緣自有時節，惟望道力堅護密印，以應娑羅結果之祥為禱。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九(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法語下

復嚴髻珠司馬

客秋九月，山事寂寥之際，道舊好音忽千里而至，依依遠情浹於心目中之感荷無可似者，入山之訂夫豈虛語？然所諭此一大事因緣，朽直是無可相為，蓋素諳居士根性利、理路純熟，朽若與麼提，居士早是與麼去了也。纔向者邊說，似又向那邊走脫了也。總饒舉似一則兩則直截現成底公案，設或驀提得去，便把個孤明歷歷見聞覺知、動轉施為底以為究竟，似者般底提起便有、纔放下便無，等閒遇著一個咬豬狗手腳底，當面一拶，直是無可抵當，況生死分上能用得著耶？故朽不羨居士有目機銖兩底眼，願有一口吞盡乾坤不遺蹤跡底力量。古李都尉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趁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是甚麼力量？是甚麼面目？居士實實得到如此便休，不然待親到雪竇，有個商量處。

復姚益城中丞

讀自省偈語，令朽病體頓輕、歡喜無量。富貴中人忽然跳出潔白地上，與麼受用，莫當等閒。正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兒戲事。雖然如是見地，不脫坐著一色邊，正是學道人之理障，正知見不得現前。《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記得香嚴禪師一日偶以瓦礫擊竹，大悟，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溈山和尚云：「此子徹也。」仰山云：「未在，此是心意識著成，待某勘過則得。」一日見香嚴，云：「聞師兄參得禪也，請道看。」香嚴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仰山云：「與麼話，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試再道看。」香嚴又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方肯道：「恭喜師兄會得祖師禪也。」老居士試將此三偈一一細看，自有一番超脫處，并拙偈奉答，未審以為何如？

次來韻

非思量處易無難，任運騰騰與麼觀，世界踏翻同古鏡，安禪識取者蒲團。風生起滅誰為聽？月放眉頭自著看，莫道貧家無長物，

目前隨我用般般。

題鯢淵張相國贈無凡上人手軸

有天有地以來，陵谷之變遷、朝統之互換、世運之興衰、人類之賢愚，不一而足矣。而天地之所以判然成立者，賴有義以持之。義者何？不偷之謂全，此不偷之義，而執笏立朝、操戈戡亂，以至考槃泌水，若而人皆有光明碩大以持扶天地元氣，即我如來無上妙道傳至今日，代有偉人出而驅邪逐魅、震地轟天，無過擴充此不偷之義耳。昔人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又有曰：「我偷心死盡始行活路。」此其徵出。予今獲睹鯢淵張公贈無凡上人手卷，而有感其為人也。張公身死社稷，挈家盡節，義也；無凡仗劍相從，能事既周挂冠剃染，義也。至張公亡而身冒險難，骸骨之暴露者收葬之、遺孤之囚執者安全之，亦義也。然則一出一復處、一死一不死，皆無愧於天地之人哉。無凡從予遊理乳峰院事有素矣，戒如冰雪，丰骨稜稜，夫亦可以義法門也。雖然，觸著遇著老僧粗拳辣掌並不放過。咄咄！

復姚益城中丞

春光和暖，道容在望。四神丸之惠過沾新況，謝謝。承諭云：「除卻知見，益無入處。」貧衲不妨為老居士恭喜，既無入處則全處入，全處入則全體入矣。若能全處全體入，則無入而不自得。所以香嚴大師道：「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與麼道喚作知見得麼？拙偈附書扇頭，老居士當一笑而擲之：一機瞬目視前人，不會沙彌誰更親？知見無知何處入？李陵原是漢朝臣。

復胡其章給諫(諱鼎附來書)

釋迦文佛四十九年說玄說要，因緣果報攝入毫芒，卻被嵩山鈍漢一齊鏟削，盡作沒字碑文，不知誰遮、誰掩，誰撒、誰露，嚼斷千古老和尚舌根，謗佛罵祖不曾說著些子。且問南廣寺去織女廟多少？若還過得河，借取支機石看。

孤峰晏坐，曾辱良 書，大護法高風勁節，懷佩已久，客歲過南廣，原擬暫住旬日即圖晤對，不意延閣至茲，中之負歉非可言似。辰刻，一居士持問頭相見，知是個中人鄉曲 ，喜出意外。士從容云：「須假答話。」朽衲雙手舉云：「老僧到者裏不識，請收起。」士云：「有回語即來相見。」朽衲笑云：「但恁麼去回覆，莫錯過

好。」居士拂袖便行。不妨伶俐侍僧不唧溜，隨後卻索原紙呈似朽衲，與一掌云：「可惜許。」後乃知為大護法所示也，朽衲幸然不負來機，今未免知而故犯，更向第二頭與大護法周折一上。從前與麼告報，不知是說玄、說要耶？一齊鏟削耶？且道南廣立地在甚處，而有過河不過河之說，更要支機石看？切莫作如是語話也，真正作家百中難得，鄙中不勝神候。

復蘇康侯居士

附原書後段云：「務令胸中明了，曉得者是個本真發露、者是個雜念流注，方不被境緣所轉、方不虛此歲月，秖因力量小、工夫少，未能大死一番，每見境風扇動，不覺和身跳入，此所以留心日久而不見成功也。」

具述來歷，自呈自斷，一一分明。後段「務令胸中明了，及不被境緣所惑云云」，即據要曉得者是個本真發露、者是個雜念流注，正是學道人受病處。何故聱？若只曉得便休了，只認得個昭昭靈靈的，於生死分上何曾得力？咦！當頭一棒，莫言不道。

彌陀懺儀弁語(介石文公請)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俊哉丈夫，甘在業海中頭出頭沒而不知返，惟是上根利智，不難自著眼腦。張紫巖云：「我學佛然後知儒學。」佛豈小緣哉？滇南介石文翁仕於婁，述彌陀懺儀，以公紳士為祛業進福者勸。然則現前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在會君子其薦之否乎？夫遠公後而蓮社不作，文翁猶今之遠公也，予為之加額。

復王九一居士(附原書)

三到南廣，卻被和尚鋮著頂門，直得無言可訴、無理可伸，未後冷灰豆爆、惡水一潑，得手答偈語，益復打碎膠盆子。蒼天蒼天！和尚幸是大人，卻成造次了也。雖然無孔銕鎚，不妨下楔。朝來聲色堆頭，提起陳年葛藤，特特請質一上。昔靈雲悟道，玄沙云：「未徹。」靈雲果是失錢遭罪，不可謂溈山不具眼。若玄沙實不放過，且道他過在什麼處？和尚必然捉敗靈雲，兼然捉敗玄沙，乞盡情批判一回，免得平地上陷阱無數也。若復作賊，他日相見，莫怪弟子捉敗。

前日盡情為居士說破，老僧罪過不少。來問靈雲悟道機緣，謂靈雲失錢遭罪則且置，又謂玄沙實不放過，過在什麼處云云。居士如此理會，要見玄沙，三十年後平地上陷阱無數，居士還跳得出也未？老僧有三十痛棒，要打九一到底。何故？冤有頭，債有主，莫錯莫錯。珍重。

復樸庵座主

細閱來扎，備知上人留心向上一著多歷年所，非上根利器未易得此，頗極歡悅。然此事必須親見作家宗匠、久經惡辣鉗鎚，從冷灰中爆出，力量方大。以此為人殺活縱奪，威行自在，真足以死盡天下人、亦足以活盡天下人。若止從解路卜 度而入者，即使自己日用中不無受用處，而纔一開口未免傷鋒犯手。世之誤用金鍼而擲瞎人眼者不知凡幾，可不慎歟？閱諸頌不可謂上人見處不是，但不傷囫圇便露觔骨，即此便知上人作用未能盡善盡美矣。總之，此事非言語可傳、亦非紙筆能盡。來扎云：「為講席所羈，甘作傳言送語漢，以當苦行。」不見昔日德山於紙燈吹滅下發明大事，即將《青龍疏鈔》焚於法堂前，便開大口云：「究諸玄辨，似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於巨壑。」未聞有目睹全潮而猶戀戀於一漚者。上座果能追蹤德山太原諸大老，毋論老朽不能壓良 為賤，即三世諸佛、歷代古錐與天下老和尚，俱當退避三舍。珍重使旋，附復不贅。

示歸望之居士

佛言：「學道人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佛無為，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無修、無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為道。」釋迦老子開口要人去愛，今時人在愛中著倒，迷而不捨，何時識心源、達佛理、悟無為哉？望之居士為喪子故，做工夫輒不得力，質於老僧。老僧曰：「只此愛念，且道從何處起？」若識得起處，只此愛念冰消瓦解，乃至諸佛妙義、百千無量法門亦一時冰消瓦解，望之立地處自然冰消瓦解了也。咄！切須努力，更莫別生枝節。別來惟恐忘卻，因書寄之。

示趙天錫居士(號墮僧)

密印僧來所諭：「河田渡口，親喫白棒，不識到今還承當得也未？」如云骨頭雖疼、心靈自若，則居士頭疼處別有個心靈自若，

豈不錯過山僧一棒乎？昔百丈從馬祖遊山，次見一隊野鴨子飛過，祖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便把丈鼻子一搦，丈負痛作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便悟。歸至侍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為什麼？」丈曰：「被師搦得鼻頭痛。」曰：「有甚因緣不契？」丈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祖：「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和尚為某甲說。」祖曰：「是伊會也。」同事回問丈，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笑？」丈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試看百丈被馬祖一搦鼻便爾了徹，居士親喫白棒仍向痛邊錯過。何也？自識墮僧便是不墮，切冀努力。

復囊雲公唯

昨接來書云：「早已推倒火爐冷啾啾去也。」上座不可作如是之見，直須扶起火爐始得。不見古云：「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冷啾啾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卻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又有云：「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上座曾到恁地也未？火爐頭究竟豈可少耶？

復鄒子尚居士

居士云：「以乾屎橛親近老僧，不識乾屎橛在甚處安立？」要老僧設一座與居士耶？又欲即於現前付一法名，留在門下作一個不削髮、不住山、不專以皮囊親近和尚底俗漢。居士既自道取，不妨喚作行漢，如何如何？

復沈恂如居士

居士與解上座起居並佳，足慰朽懷。老年兄弟以大事相警策，尤為希有，但此事秖在自肯，朽衲究竟何以加於居士？居士萬法歸一轉語，只者一猶未識在。若果識得一了，自然不問老僧萬矣。所以來偈亦爾，滯為拈原韻并復。
萬法歸一一歸何？信手拈來不較多，一棒打開日月面，等閒翻卻了娑婆。

頌古

拈花微笑

拈花特地揚家醜，百萬人天俱束手，迦葉頭陀獨破顏，一笑至今難合口。

迦葉三度作舞

撫琴作舞絕疏親，彼此明明過量人，大地山河較些子，不妨盡解作琴聲。

世尊一日三喚三應，乃曰：「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呼應分明弄識神，瞿曇真個老婆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文殊握劍持逼如來

文殊仗劍逼瞿曇，逼殺瞿曇實不堪，五百聲聞皆自悟，莫教錯聽老婆禪。

栴檀像接佛

如來身，栴檀像，覿體看來沒兩樣，心肝五臟不知他，兩眼分明對兩眼。

耆婆善別音響

敲破髑髏血濺人，耆婆何似不惺惺？應知閉口深藏舌，天上人間只麼行。

調達謗佛，身陷地獄。

天堂地獄不須疑，調達通身受用時，寄語瞿曇謾饒舌，試看誰不丈夫兒？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據坐，外道便悟，若問如何，驀面一唾。

殃崛摩羅托缽

殃崛摩羅托缽，撞著人家分娩，特為救伊產難，回問世尊一轉。

女子出定

孤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出定與入定，一隊野狐精。

德山托缽

德山一口缽，托出大家扶，雪曲誠難和，莫擬唱吳歌。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月朗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青州布衫

青州布衫重七觔，老婆心切趙師僧，分明直指我家物，多少癡人向外尋？

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云：「嘗州有。」僧云：「甲子多少？」州云：「蘇州有。」

嘗州有、蘇州有，拈得鼻孔失卻口，不是渠儂不丈夫，大都只為貪杯酒。

熏風自南來

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逢人便恁舉，淚出痛肝腸。

直指人心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誰識老胡，當門齒缺。

五祖

前身與後身，東山西嶺青，昨日是冬至，五九盡逢春。

婆子拋兒

老婆自棄小孩子，一段真風直到今，好手手中呈好手，貴圖千載有知音。

雪竇化主

諸佛出世未出世，雪滿長安風悄然，雪竇無端遙喫棒，應知頭上有青天。

毘盧師法身主

毘盧師，法身主，極目雲山煙靄裏，道與不道論疏親，三十拄杖不饒你。

鎮州蘿蔔

盡道鎮州蘿蔔大，誰知滋味沒些些？我今豈是閒饒舌？三十年前咬著他。

南泉斬貓

南泉舉個死貓頭，換盡時人兩隻眸，看取一刀分兩段，不風流處也風流。

靈雲見桃花

三月桃花映面紅，誰家不見笑春風？時人只說靈雲老，開眼明明在夢中。

法眼丙丁童子來求火

丙丁童子來求火，十個指頭是二五，翻思昔日老禾山，見個人來只打鼓。

題錢聖月居士莖蘧菴偈

莖蘿不識是何物？居士名菴也大奇，奇語諸方高著眼，莫教錯過自家底。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偈語上

示方六平

秋雲幕幕整秋衲，秋雨泠泠打山蕨，活計吾家正是時，忽頒佳什手忙接，珠玉言言如走盤，率兮坦兮如何說？古人昔日語措大，覓巧不得胡為拙，一念不生體自彰，玲瓏八面休剞劂。鳶飛魚躍天地間，顯非顯兮密非密，寥寥吾道絕古今，六月炎炎千里雪。

寄徐石侶

北風寒，山骨露，思君昔日曾相顧。非相顧，大地不曾有寸土，胸襟落落寰宇寬，勞思勞慮胡為難，秖緣入理喜深談。悠悠不出在林間，夜來孤坐寒窗下，松風瑟瑟堪瀟灑，達人居處我知也。

單時化、時鼎二居士入山，論三教如日、月、星，自述不能入道因緣，師示以偈。

吾道本寥廓，非止人名目，名目既可得，何物不被育？試看宇宙中，歷歷皆可讀，日月與星辰，佛、儒、道無逐。動靜及飛潛，總歸一念覺，覺即絕思惟，步趁休自卜 。形色雜青黃，許誰分石璞？空明既自照，何妨任磨琢？天地本無言，要知語盈谷，熾然說無間，端不一幽獨。日用者卷經，讀之自須熟，熟後始得知，聖賢只一服。

寄酬王紹箕居士

千里百里江重隔，霜風凜凜花狼籍，巖房寂聽松鳴長，煙漠漠兮山蒼蒼。澄澄絕域杳何極？分明普示諸知識，君不見，行路難，千尋寒色上眉端，雪裏梅花試更看。

送冷堂上座歸里

華亭江上春風長，千古令人思不忘，蘭槳獨敲霜夜斷，推篷室靖月痕光。華亭江上春風冷，千古令人發深省，沙清水肅影涵空，底事明明驢覷井。上人歸去有何別？今兮古兮橫該抹，逢人秖乞一文錢。咄！臨濟、德山，是甚麼乾屎橛？

送本無上人之南嶽住靜

禪家流，好居山，臨機要自絕躋攀。行兮、止兮，真實解脫之道，語兮、默兮，無非一字之關。修證不無、染不得，古兮今兮同潺湲。遊吳入楚春漫漫，嶽巖不辭行路難，迢迢此去何時還？十載從吾非等閒。

答李艾山居士韻

物生天地間，莫不有根荄，春榮秋零落，於理何悠哉？物情既如此，不可人無猜，大好惺一回，其實何從來？天高地自下，人兮才不才？萬物備於我，體得從安排。鵲噪和鴉鳴，夫復何所乖？天高一何極，仰之誠渺茫，鯤鵬能翥羽，霄漢從翱翔。背負無何有？腋底清風涼。六合外誰論？時聽雲浪浪。古今在一瞬，志士何悲傷？

摘星臺晚眺

臨眺憑虛淵，相看極八埏，夕陽山頂木，白鷺溪邊田，萬壑光吞月，千峰影插蓮，何須買沃嶺？理釣傲秦川，俯仰乾坤外，其如此石顛。

送離言法姪住寶慶

翛然四壁何寥泬？獨坐寒窗對孤月，萬木泠泠景象虛，未知誰站庭前雪？因思寶慶言上座，十載睽違眼眨過，應住今秋訪老僧，目擊不須存話墮。最喜山居鄰大梅，清風早晚來相和。

送制副寺歸霅上，迎受業幻緣師靈骨。

去年來雪竇，今日忽思歸，歸去原無事，先師靈骨暉。甬上湖山隔千里，一條古路直如矢，白浪滔滔何處尋？芒鞋兩耳清風起。

相逢不用口忉忉，踏著便是自家底，歸來送入窣堵中，贏得清風猶未已。

送環侍者回衡嶽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掉臂因行，開口見舌。磨磚不可作鏡，坐禪豈能成佛？珍重南嶽高峰，直截紅爐點雪。恁麼人承當恁麼事，恁麼事恁麼人承當。百千年滯貨，杲杲秋陽光，佛法遍在一切處，渡水登山便恁麼去。家裏人逢家裏言，抽釘拔楔誠良 御。誠良 御，休落草，等閒更莫打之遶。春水揚帆歸及早，缽囊待爾來收好。

送鑑藏主還嘉禾

通身只個大圓鏡，萬象森羅一印印，白蘋紅蓼滿汀洲，目底閒閒秋水浚。青山不敢青、白雲不敢白，一大藏教明歷歷。歸去來，歸去來，悠悠伴我空崔嵬。

送恂知客還白下

朴實頭禪只一句，盡在尋常行履處。渴飲饑餐不等閒，閒閒豈可為活計？江南江北任縱橫，足底從來坦坦平，賓主相逢休話墮，臨機貴要忘其情。秋風涼，秋路長，石頭城去一千五百里，白雲盡處山蒼蒼。

送介嵩上人

高高山頂立，清風生八極，深深海底行，步步起紅塵。有力者，剔起眉毛便去，吳山越水任爾縱橫。力不足者，腳頭腳底切莫因循。達磨西來，文字不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冷坐九年嵩山面壁。可大師，庭前立，斷臂覓心不可得，一言之下便寧帖。帖帖帖休述，彼既丈夫我亦爾，那個男兒不如此？上人之號號介嵩，介嵩之介介何窮？直須窮徹無窮底，踢出須彌第一峰。

送值鐘廣朗上人

上人三番來雪竇，一一面南看北斗，特來為我索長篇，矢上何須更著尖？會即便會與麼去，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不爾從前依位

住。佛法揚萬億國中，鐘聲傳三千界內，曹溪水吸乾，大庾嶺粉碎，老盧鼻孔一時穿，大丈夫兒緊著鞭。

胡半庵寫經愈人面瘡，乞題卷帙。

吾道一揆，今昔無異。迦諾尊者、半庵居士，索債、償債，皆第一義。意旨如何？靈文證據。咦！應知一個鼻子兩孔出氣。

請益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擬議不來遭點額，眉毛剔起自家看，半庵居士法諱栗。咄！參。

示普擎禪人

如地普擎，似天普蓋，擎者何人？蓋底何在？老僧道破，終不相類。咄！剔起眉毛，超然物外。

學喫虧偈

阿誰肯喫虧？喫虧誰肯學？學喫虧不來，喫殺虧不覺。學喫一分虧，省作一分惡；學喫十分虧，討得十分樂。喫虧是便宜，世人休認錯，文殊與普賢，剛得者一著。

王季白出畫扇，邑頭江濱擺渡婆子抱兒拋水圖索書。

知音六個不曾遇，一個看來總不消，拋下通身活潑潑，不逍遙也亦逍遙。好逍遙，畫也、扇也，玩畫與搖扇之人也，有甚隔礙而不自陶陶？

寄黃文公

秋風昨夜冷巖木，千里萬里空寥廓，澄澄絕域眉自橫，孤坐蒲團想高躅。青雲落落白雲飛，白雲片片青雲齊，南北東西何所宜？

洪暉吉護法病中，岳丈包顯之入山乞偈。

洪公智慧居第一，說禪說道休唐突，說不到處進一言，莫教情見絲頭惑。眼根耳根須放空，吹毛之下無冤賊，此身本是山嶽靈，守護崔嵬稱有力。

示達侍者

秋風起兮海山裂，百草頭邊漫饒舌，曉來靜聽松鳴長，亭亭杲日中天揭。吾家自信有其人，磨不磷兮緇不涅，從來濟道出常情，試看一掌一握血。

寄空林大師

高標傑立傲諸方，下視雲霄踞一床，白眼光寒先聖膽，青蔬香斷後昆腸。草趺行履半間屋，篾束風規千仞岡，病骨每懷徒自悵，竹節橫按對蒼蒼。

答參友

為法門須個丈夫，慚余病骨日煨爐，情懷落落渾如野，拄杖閒閒亦若孤。萬仞寒巖飛白雪，一林空影宿玄烏，有時獨立千峰上，只少同參入畫圖。

和陸文虎孝廉募結雪瓢韻

白雲深處好為瓢，面面相逢若久要，但得肯將頭自點，何須更待手來招？風懷落落宦情澹，道骨僊僊緇誼饒，今日無端賦歸去，未關五斗折吾腰。
氈氅破衲是生涯，誰謂從前見作家？咫尺雲山殊可寓，一身天地亦何賒？雙趺或向林間坐，十指每將額上加，惟願高音共酬唱，此心非邇也非遐。
堂堂廟社卻成墟，山寺何妨住薜蘆？瓦沒半椽人易去，庭深一丈草難除。風寒耐喫非為慣，祖席堪憐念在初，拼個殘軀如此過，未言謀道合籧篨。
一分情少一分貧，貧到無貧始見真，片地閒閒休問主，春風浩浩自來賓。新篁滿目皆吾友，古塔當陽豈外珍？端的不須他處覓，分明時待可中人。
我生愚拙學何艱，聖傳文章未會刪，一個蒲團容習嬾，數間草屋絕追攀。從教帶礪千秋業，不博雲林半日閒，獨惜米家人最好，

相逢徒只拜空山。
當門齒缺在年前，口不關風語弗全，極力偶然成個字，都來不值半文錢。優游一念休泉石，潦倒通身遠市廛，為憶逃禪人自媿，方池有水未栽蓮。
不居西嶺不居東，小址人人顧盼中，雅搆可娛林下快，傾囊那惜手頭窮？山楣效我茅來蓋，竹戶憑他雲自封，一室晤言欣得近，免思千里有同風。
我勿如何君若何？若何惟恐念尤多，兵荒在在隨伊去，理亂悠悠漫自過。乞食固難尋長者，無心容易坐巖阿，端然不是空生定，莫道儂家效達磨。

用韻示姚居士

老倒通身一個瓢，無榮無辱亦無要，從來鐘破影難覓，自古垛生箭易招。片片白雲閒共度，清清流水淡相饒，寸絲不挂常年事，十八孩兒弗繫腰。
空空無礙亦無涯，天地其如是我家，成現山林眉際曠，自然風月杖頭賒。兩輪亙古行猶在，一字從來點不加，何故人隨他處覓？應知當體未曾遐。

酬國清儲法姪

時逢末年不經看，舉著令人心瞻寒，豈是憎他閒意況？也非傲己實情。西來直指指何直？從上單傳傳弗單，遙憶松門古風韻，豐千玉珮獨珊珊。

酬天童費隱和尚

法門柱石有同條，病骨慚論尚未凋，暮雨聲中寒料峭，春風影裏夢飄颻。玲瓏巖碧高鱗幟，乳竇峰晴只草瓢，但得些些閒意況，似成漁牧似成樵。

懷爾愚副寺蜀中未歸

今日何如昨日涼？搬磚運土自忙忙，法堂去歲工成始，禾穀今年萎更長。日逐菜羹充飯足，夜來草薦枕頭香，頻思副寺歸宜早，秋冷風高箬笠霜。

酬馮次牧、馮真長、周我生三居士韻(時在香山)

春風春雨溢春潭，春滿山花影瑞曇，獅子座中閒白法，象王峰頂臥青嵐。從來有道唯存一，直抵無疑不再三，佛跡半天空劫外，未知何處是伊龕？
古路行行草木香，野花極目笑春王，我知觸處承其力，誰道長安弗借航？日月滿空唯浩浩，風雲遍界若皇皇，山家忽爾凝眸際，早見滄溟幾度桑。
春明日暖覺風微，漫引天香過竹扉，是處有伊花盡放，誰家無爾月空飛？連朝望入憑雲路，片席從教解垢衣，今古乳峰晴雪在，一回舉首更依依。

送余無度還東甌，次法幢上座贈行韻。

棄卻家山向外詢，春光莫令昧當人，草鞋可惜腳頭路，笠子應知額上珍。遍大地都只個眼，盡塵沙界是分身，法幢大士如相問，去去來來一夢真。

用韻留葦公

睽別峰頭已隔年，匆匆行色莫忙然，萬重山外天如爍，六月途中汗似漩。草履晒乾秋後著，石床坐冷夜深眠，乘時笑晤休云緩，早晚看看皮骨穿。

酬嚴髻珠(諱扶)

別時何地費追尋？年往誰知不再今？舊事連床中夜語，新詩題扇廿年心。小窗有月憑虛望，雪澗無人秖自吟，每慰同風千里句，尚湖消息寄秋深。

過觀海，酬阮旭青都諫(諱震亨)。

年前神晤香山寺，相見還從東海庵，大智為慚倫往哲，淨名誰許讓奇男？半題玄要機全滅，只麼家常道絕參，敲唱不勝消息露，噱然天地一虛龕。

酬姚益城護法(諱宗文)

晤別歸來乳竇山，高懷時憶若躋攀，臨風默默如何道？對月亭亭秖者顏。夙世同心無剩語，相看一笑等閒間，綸巾百衲誰為二？年老輸吾腰腳頑。

答趙安伯居士韻

獨露乾坤體一堆，巍然兀坐萬山陪，數椽茅屋隨身搆，兩扇柴門鎮日開。誰道哲人已昔往？我知居士現前來，黃花翠竹分明極，莫把根芽向外栽。

答陳金如封翁韻

憶昔同遊選佛場，藤陰溪綠共徜徉，羨君學業如深海，愧我才情似客囊。廿載春風琴水上，數椽茅屋景星傍，悠悠獨倚寒巖立，望月臺前駕鋭航。
盡擬宗門有別關，銀墻鐵壁峻難攀，都來平白分緇素，卻向通途絕住還。世務弗須頻置撥，詩章何厭幾重刪？惟人肯諾原無事，千里同風總一山。

送余孔謙居士

四面晴嵐起石臺，寒威寂寂望靈台，秋林極目景難寫，天籟憑空響自來。遍界風光眉宇合，一肩雲影杖頭開，仍從舊路歸家去，萬別千差一道該。

赴昭陽黎居士請掩關，留別吳門諸友。

西風落葉樹頭高，極目蕭蕭駕小舠，髮白不禁人自老，形疏轉使念同袍。青山幾處留寒雪？小鳥頻飛惜羽毛，病骨漫貪千日懶，法門寧屬我辭勞。

答陳毓繁居士韻

時膺病骨憶盧公，誰謂斯人弗易逢？二豎並驅千里外，一身輕快兩年中。春晴山寺頻開雪，曉霽征帆欲破風，佳句何須重惠賮，慚余眉際不勝紅。

答李芬遠居士

西來祖意我同年，杲日明明麗碧天，觸目未嘗拘近遠，遼空何限絕中邊？疑時莫解休尋句，悟後方知不在言，但向己躬參叩徹，從教捉敗老僧禪。

有感

暑氣閒閒一草堂，時聞墻外野花香，安心會得覓熊耳，不識無緣去大梁。佛法古今誰剩少？人情朝暮見炎涼。有生豈作天涯客？願向空山禮法王。

關中次韻

古云坐久則成勞，放倒其如一覺高，有志要知身出汗，無言那見舌生毛？活人須是活人劍，殺賊應還殺賊刀，會得我家關捩子，白衣束帶總同袍。
過一秋兮又一秋，現成受用愧何投？園蔬不種時時有，溪水長清日日流。業海無邊人自溺，法門有道孰來遊？一關雖設吾嘗啟，獨坐寥寥等個儔。

除夜偶拈禪者韻

六十年來只麼容，灰頭土面及時濃，夢回石枕何妨再，客至茅茨弗厭重。病老豈無渾未解，歲除那有不忻逢？慇懃看彼梅花上，擊碎寒雲待漏鐘。

送玉齊耿兵憲

崎嶇不惜到峰頭，一見高懷喜溢眸，靜坐熏風三日雨，漫看瀑雪數聲鳩。空拳為舉分明道，滿口無言未足酬，拂袖轉身何快便，山溪水急汎輕舟。

酬姚益城護法見寄之韻

我生看徹等浮漚，不用休兮休自休，有念歸空空有事，無心忘境境無憂。閒閒大地閒閒土，疊疊高山疊疊丘，觸處心花與麼現，縱橫十字只伊頭。

用韻送余孔謙還東甌

萬山深處只孤峰，千里來斯弗易逢，泉石不羈心地印，風雲開拓祖師宗。春江一道歸帆水，乳竇長鳴送客鏞，何似老僧情思重？善為途路要從容。

冬至日用圓侍者韻

漫疑觔骨老如隤，有念還同未死灰，時喜孤輪夜深坐，那嫌兩鬢白頻催？閒攜竹杖敲寒石，忙折霜姿插案梅，卻比去年冬至日，更無他事上心來。

簡復姚益城護法

客歲曾期來雪竇，令人夢想兩年中，謂能頓破關山路，便可擎來日月宮。一掌無文音自足，漫言有理識難空，我家敗闕何藏覆？白棒聲聲喪祖風。

酬空空禪師

我病多年夢亦閒，閒行閒坐夢閒還，閒中夢想閒中晤，夢裏閒思夢裏顏。閒便逢人問閒處，居常閒處即居山，閒吟驀地閒相接，十載閒思閒夢刪。

輓徐心韋護法

旋嵐俄偃樹清涼，法社無光動淚長，扶起砂盆乘大願，親膺磨衲印心王。影堂片片悲雲染，海甸濛濛白日藏，意緒逼寒神在夢，對瞻靈几倍多傷。

輓六可禪師(有引)

六公禪師將欲遷化，以書儀見別，兼致持護之意。可為出入生死，遊戲自在，余不勝感悼賦輓。
遠遠飛書到乳峰，告余兩腳欲捎空，隨身鐵笛橫吹便，不道那伽大定中。幾處闢開荊棘地？巍然翻作梵王宮，津梁已似從今折，翹首台山痛未終。

諸徒卜月之二十奉全身瘞於寺左，余以老病未及遠赴，先以香茶致奠。

風儀灑脫若為陪，歸去來兮正眼開，好滌瘴煙龍穴淨，漫扶靈骨白雲堆。蹤踵老步慚無力，翰墨淋漓念有哀，一片旃檀和缽薦，法身端不隔塵埃。

輓余孔謙居士

維摩鼻孔已昂藏，導世何妨老愈剛？冰檗自怡敦節操，風霜煞緊誦門墻。甌江我道伊人起，臨濟其師一脈揚，背手忽吹鄉國調，山河黯黯動悽傷。

立春日，積雪未霽，次道嚴書記催晴吟。

晨興堂上一回行，庭際光浮眉際晴，且喜和陽今日始，那愁湧雪不時平？門前有路人應見，灶底無柴誰會烹？山運漫隨天運轉，春風也解合予情。

將往禹門掃塔，期語溪師姪蚤還。

曹溪一口都吸盡，塞殺咽喉語不聞，不聞不聞聞不聞，可中消息若為論。南山起雲北山雨，肩擔拄杖秋風煦，荊溪故里莫稽留，早晚歸來共我舟。

贈施清城居士(諱于身雲南人仙居令)

清城居士每以本分事相質，別來一十五年，重復敘晤徵詰之餘，乃知逆順境中不忘參究腳跟下事，且喜不受人瞞。余將還雪竇，而居士亦擬過留都，作偈志別，不妨言中有響。因次韻相酬以表道信，并書原韻於前，有識者自能鑒之。

原作

當時混跡赤城西，早識浮名夢幻齊，濁熱中間親猛喝，浪流著處覓真棲。貧來自笑錐無立，參後應知路不迷，越水吳山重悵別，恒瞻孤月印千谿。

休云南北與東西，法法當前物物齊，覷破不妨隨自得，了知何處著真棲。錐無立我貧誰立？路不迷人參甚迷，珍重兩眉橫額上，清聲時聽在山溪。

己亥冬，修治西塢塔址，喜得明覺禪師靈骨舍利，用正首座韻。

多年祭掃及時來，每拜空階動地哀，悵望四山徒樹影，未知何處是靈胎？法身舍利謀方吉，佛骨難提鍤下回，歡喜不虛勤料理，當陽卓立太崔巍。

寄懷吳柴庵相國

秦不知兮漢不求，只緣立處自能幽，掩關無事登山屐，得句頻傳寄遠郵。漫道出家能將相，早知說法現公侯，別來已是三年久，何日相看笑白頭？

次諸禪人老庵成韻

客至年來嬾送迎，澗邊喜結小茆成，翰林松老山頭翠，千丈瀑飛天外聲。孤坐柴床寒石斷，靜看霞帳乳峰清，叢林料理諸仁事，聽我閒閒過歲庚。

送韓仁甫居士石浪住靜，用恂書記韻。

懶閒臭口說誰宗？時有當前不老松，小鳥啣花臨竹戶，野猿啼月上孤峰。山家觸處真消息，道者通身是慧鋒，過一日兮兩半日，閒閒效我只枝笻。

次酬史及超護法(諱大成)

住來乳竇經多載，贏得千尋瀑雪悠，黃鳥每聞春漸老，青狷時見我頻遊。頃思入鬧因無路，敢為登龍不縮頭，清韻忽從天外度，翰林松色彩雲浮。

南廣除夕

風風雨雨過殘年，守歲猶欣未易眠，茅屋任從隨處漏，紙窗那管舊時穿？病餘弗惜燈前夢，老倒承歡座內賢，此際不知誰料理？耳邊爆竹一聲傳。

贈王煙客太常

天高海闊眉毛上，策起須憑大丈夫，一念萬年誰住著？千七百則若規模。等閒白棒掀翻過，觸處清風自在吾，所欲從心老居士，

豈嫌山叟嘴都盧？

贈吳魯岡觀察

二萬五千二百過，一萬八千日正新，地久天長誰問王？山高海闊總同春。窮通居易全由我，出處安閒自在人，靈鷲當年親付囑，于今永作法王臣。

人日有懷雪山

八日初晴暖漸開，我家底事上心來，當前只片閒田地，據坐唯餘傲雪梅。寥廓不知誰是主，龍鍾已識自非孩，南山飛瀑千尋遠，未便臨風走一回。

寄雲門爾密和尚

生平不解事，唯念同參友，別來十載餘，瞬息晤亦久。雲門誰高步？法窟君獅吼，坐想春風前，裁詩寄一首。

送禪友

迴出千峰上，蒼雲未許緘，半瓢依古木，一杖立寒巖。良晤庭前竹，披襟月下衫，敘來何便去？惆悵豈同凡？

答李元相韻

中元時值霽，青嶂喜來登，山靜開寒色，林空度曉聲。栽蓮慚慧遠，看菊想淵明，不審成何也？佳音慰我清。

贈連雲古淵法姪

標格在清勁，衰風庶可屏，獅子一滴乳，驢乳十斛迸。六合竟何憑？杖頭須按定，南遊我將還，送君有餘興。

東甌雲山禪院

迢遞來青嶂，熏風五月天，分開雲影路，踏破水聲煙。絕壑留輿坐，奇巖抱石眠，萬山憑眺望，祖意杖頭宜。

讀賓吾魏司馬詩賦贈

一關深自掩，叩我接新詩，展卷春風沐，盈眸清思馳。老貪林下趣，閒誦佛家詞，廬阜當年社，攢眉豈讓伊？

答李艾山居士韻

只者初無住，寧容落那邊？閒看白雲飛，片片凌霞煙。朝隨天曉去，晚共寒鴉還，出處自無心，對坐令忘年。

次韻答邑侯顧虛谷

草趺猶未暖，蜡屐忽臨關，絃誦纔三月，仁風已遍山。清知民事簡，傲得宦情閒，似憶靈峰囑，慇勤萬壑間。

有感

末世可勝念，誰能直道行？同為佛家子，況復共條生？欲樹法門起，還將心地平，從來論實事，莫只衒虛名。

秋日，懷羅夢章觀察，時寓靈隱。

山寺空然坐，枯懷已若知，秋高風入冷，天曠日行遲。泉石閒清況，雲霞淡遠思，毘耶多口士，此際一何宜？

除夕

病骨本臞然，悠悠老我年，臨流無濁澗，登眺有高巔。性逸茆蓬底，風清古塔邊，燭燒今夜短，梅影上新篇。

雨中有懷徐心韋侍御

春冷宜多雨，人何惟熱中？柳煙江岸斷，松雪祖庭空。髮並年來白，身隨老去窮，遙知古君子，時亦念同風。

次酬慈令詹確庵護法

山晝晴光暖，花飛雪瀑流，風前嘶木馬，月下喘泥牛。展足峰頭快，披襟雲外愁，遙看人世裏，若個悟浮漚。

贈黎太沖居士七十

二月風和暖，春光匝地開，青高白髮柳，香尚老年梅。綠竹庭前立，明霞席上陪，山中無事客，也喜逐忙來。

贈無等上座誦《法華經》

妙蓮華經者，無等等三昧，日用中行持，毫弗假於外。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解，瞥爾肯承當，靈山只一會。

羅夢章護法誕晨

望入江城煖，春明遠道香，山花憑蕊放，海鶴帶雲翔。盤薄古今極，洄漩劫外長，掌中閒日月，任爾物蒼蒼。

寄懷邑侯吳虛來護法

兩載不相見，豈因行路難？冰河翻雪浪，霜月映青巒。步驟長如此，風儀只一般，法門承願力，千古為誰寒？

送法幢上座往武林

乳峰剛兩月，獨步去錢塘，一句超方外，全機絕覆藏。臨濟正法眼，滅卻瞎驢旁，只者破砂盆，待將為舉揚。

贈法幢藏主誕日

空山陽律回，天曉高寒宇，落落方外情，寥寥人間譜。滄海月何明？少室風亦古，千載乳峰前，翰林松卓午。

寄陸春明居士

長夏空然坐，風清遠壑明，一身天地老，萬法我人生。古道有高節，枯懷無別情，瀑飛千丈石，以此寄賢英。

送法幢藏主還永嘉密印

別我春風裏，臨行一句親，杖頭宣大義，足底播芳塵。往復乃無事，縱橫已絕鄰，到家嚴面目，所以接嘉賓。

岫雲法姪歸秀峰

初夏正長日，山頭顧如冷，睽違已三載，相晤只一頃。齒老不關風，形衰何足影？痛念法門秋，此語知先領。

寄仇靖侯居士

冥坐寒巖上，頻思吾君子，春吟二月風，炎對高齋水。天岸啟幽襟，道履閒居止，寥寥雲外人，端不求諸己。

寄駱天植居士

天縱英賢事，從教法法如，人惟生住著，誰解絕躊躇？不出尋常用，何曾物外居？攜孫并訓子，讀盡五車書。

謝陳存之居士偕靖侯諸公入山

迢迢來遠道，我社亦光生，物外機先息，塵中念頓輕。青山常突兀，人事幾虧盈？尚德誠多士，臨風無語呈。

登高原大師舊隱

木末霜明候，風寒萬井煙，籃輿隨壑進，杖履帶雲旋。入戶分賓主，開言儼後先，故人何處去？我欲問蒼天。

壽白雲鹿門大師

遙望白雲峰，白雲朵朵玉，環紆拱寒翠，突兀憑高旭。法雨繞香林，天花散間蓐，問渠何以然？我從心所欲。

壽求如禪師

石浪山頭碧，巍然矗大清，秋陽曝寒水，孤月淡高情。思極冥無際，神交自有聲，誰知千古意？端的一長庚。

輓東甌李拙餘都諫(諱維樾，從師受大戒，合掌稱佛號而逝)。

萬法原無住，人生安足言？雪山曾囑付，律社已周旋。一病便不起，孤明還自圓，片香千里寄，表念尚依然。

壽空林大師

小陽天氣暖，花雨散空香，壑遠晴煙起，峰高野鶴翔。眉鬚老霜雪，道德煥文章，正令全提也，閒閒坐草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一(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道嚴書記誕辰

朔莫風來勁，聞聲凜若斯，避寒松葉火，樂道老年詩。濁世無青眼，叢林有白眉，圓通門大啟，共喜不違時。

無凡監寺誕辰

誰云丈夫事，將相不能為？且喜石窗後，還思宗老規。山僧愧無似，道者合如斯，五十知天命，殷勤正是時。

除夜，次郁素修韻。

甲子從初起，看看臘又殘，靜陪燈不老，坐聽影寒班。松火茶前活，春風語外閒，夜深堪共對，不問趙州關。

謝郁素修居士鐫送圖章

塊石無情謂，能令人醉觀。篆文何自古，刀法更生寒。畫斷風雲快，點開星月攢，知音如不偶，未便指輕彈。

寄邁庵禪師

客歲春和日，晴光甬上新，一笻千里別，兩眼萬山青。古道不輕據，交情奈至真，法門今日事，早晚共誰論？

寄聞機上座

遙憶高齋日，因思晤即難，春風石上坐，黃鳥樹頭看。絕壁蘿煙靜，空蒼雲夢寒，一回纔舉筆，意況若漫漫。

寄不壞禪師

春到山房暖，潛思友道寒，年高途亦遠，情至念何安？末世古人在，法門近況難，慚余懷不已，聊以寫毫端。

寄胡仲能居士

片段春雲曉，山頭獨坐時，遙思胡道彥，行見佛牟尼。相好人人喜，光圓物物齊，莊嚴淨無比，親到自能知。

喜晤太沖居士

千里江濤隔，飛函數四頒，招提新席面，賓主舊時顏。悟法無生忍，高情亦放閒，錫停欣久坐，緣到不拘山。

酬解蝶齋居士

情緒還從道，心心相映留，靜凡爻未動，藏海量偕遊。片念千林啟，全機一握收，激揚應不舍，巖壑待余投。

悼陸季申居士

遞世緣何速？臨風惆悵深。繩床誰共坐？法席況重新。高柳無聊色，清波慘澹陰，知君鼻孔直，相見只如今。

示以貞良道者

默坐回眸看，洞然殊廓襟，乾坤通大量，日月共無心。事在目前露，機非句裏尋，西來直指意，莫向外沉吟。

贈徐心韋護法六秩

春風三月候，百物盡芒蒼，林下人如舊，谿間流更妄。古今誰不老？彼此足稱狂，甲子新新頌，休云我後將。

輪侍者乞偈贈脫白師

五十知命時，一句如何說？不離日用中，洞然光皎潔。天地我同根，萬物他非別，高策兩莖眉，有語弗干舌。

示顧習之

新秋三伏候，值此亢陽天，萬物皆如醉，千山盡欲然。端居火宅裏，誰識道人便？寒暑不能到，紅輪足底圓。

送古鑒上座歸楚

歲在庚寅，古鑑上人來參乳峰居，無何辭去，贈以短偈，有「腳跟穩實可居山」之句。在昔百丈示徒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試將老僧此語作如是觀，不妨恰好。今乙未夏，上人復從五龍山來，不二旬日，忻然整頓草鞋，問其所向，則曰：「五龍山也。」老僧喜云：「腳跟穩實可居山。」豈誣語哉？遂援毫敘之，更寫贈行一偈。
帶熱五龍去，辭余青嶂間，道情真個好，途路不為艱。五味禪從鬧，三玄爛勿攀，生涯誰足偶？到底只居山。

示朱玄穎

學道無難易，唯人自肯親，頭頭發深省，法法了生因。觸處靈光曜，逢緣覺穎真，祖師門下客，端不問前津。

賀費隱和尚住堯峰

秋月清輝滿，堯峰一眄中，世皆尊碩望，我亦慶家風。黃檗香光遠，虎丘嶺脈通，乘風縱巨壑，津躍意何窮？

贈嚴髻珠六秩

秋老光凝碧，林間紫氣旋，曹溪天共遠，虞嶺鶴同僊。有句三千鑰，無心自億禪，山家何長物？以此頌君年。

贈朱振寰居士(時寄以鴈山圖)

上年君五十，春風蕩晴日，雲山千里遙，山家始聞吉。何物堪為贈？思量取不出，藉彼鴈山圖，佳景供閒逸。

寄懷瑞安邑侯譚春舸居士

甌江兩接見，恍矣舊時人，有句非聲色，揚眉一主賓。金書從夢錫，禪板尚家珍，好對千尋瀑，臨風獨悵神。

寄沈恂如居士

憶自客秋晤，黃花香滿林，藥石起我病，瀑雪娛君心。旬日便歸去，一年不通音，隈巖無事老，其如情深深。

贈雪鑑上人

一見罄嘉猷，譚言慨以慷，為余覓幻藏，羨子有玄賞。大地鏡中觀，山河歸指掌，弢光二十年，於此占 宿養。

西鄰看梅

曉發尋幽興，扶黎過小橋，香風隨袖轉，晴雪映梅遙。未問主向在，先看梅自饒，一枝頻欲折，惜取待來朝。

其二

欲踏溪南去，先須問竹橋，望中春自遠，杖底路非遙。樹樹含香靜，枝枝帶雪饒，因思嶺頭月，可似我今朝？

禮鶴林素禪師塔有懷

五月松風清，凌晨冷孤衲，引領仰高山，懷香拜祖塔。長江白水迴，叢林翠微合，有句向誰言？鐘聲雲外答。

其二

熏風當午夏，極目山冥冥，塔影隨雲白，碑文斷草青。霞飛新古木，石立老空亭，一炷香浮靜，煙光結翠屏。

京口寄懷山翁和尚

松風涼五月，避暑潤城西，囊篋慚無句，江山空有題。思君大手筆，為我然靈犀，道遠嗟何及？神傷煙樹迷。

登金山

拳石江心立，擬當萬里流，南城環鐵瓮，北岸繫瓜洲。吳樹煙光老，楚山雲影浮，勞生在此際，誰共啟雙眸？

重過焦山

兩度來時異，長江一派流，焦公祠尚古，枯木室仍幽。隔岸空音滿，孤峰天影浮，落霞隨袖轉，豈在綠蘋洲？

月夜懷杜子濂兵憲

邂逅山亭日，因緣豈偶然？夙乘般若力，肯屬宦情牽。道況長江水，天機秋月禪，閒閒在庭際，晤對十分圓。

子濂杜公過訪書贈

竹院涼生候，君來半日閒，晤言從上事，好看目前山。出處承誰力？閒忙總一般，惺惺無個語，黃鳥自關關。

寄懷子濂杜公

承顧鶴林後，高懷動我思，長江一帶水，短句數行詩。有意堪遊戲，無心永護持，老僧回棹邇，期悟莫遲遲。

贈一足恩孫禪師

葉敲閒砌，涼生大火流，久知江已北，有子繼前修。月擅維揚麗，燈分太白悠，我來恣遊覽，二十四橋秋。

嘐城分衛贈彭子上居士

自笑山中客，衰年業力牽，叢林大家事，分衛祖規然。我念無高下，君心等聖賢，一期周勝法，欣慰老僧還。

喜陳金如過南廣

多年不晤面，晤面豈容易？彼此髮皤然，相看眼如醉。天氣值清和，熏風喜時至，共坐莫嫌貧，杏陰鋪滿地。

哭僧幢建侍者

廿載叢林事，劻勷一日同，老成法門瑞，太息我心公。道在人弘遠，時窮福不充，此中難盡話，揮淚獨臨風。

寄晦山顯孫禪師

法道未寥落，克家不少人，狐蹤絕影現，獅子解嚬呻。缽挂三湘舊，風回四祖新，鄉情亦何有？太白一燈親。

贈陳麓屏知州

福星明一路，澤國有神君，阡陌膏甘雨，桑麻靄慶雲。銘心碑口合，千里一時聞，更得無弦趣，南來風正熏。

贈念峨孫封翁

星燦當南極，春回在歲寒，一陽始來復，萬象有同觀。松柏爾承茂，岡陵朋壽安，願翁老加進，心現缽羅歡。

示靜諾

百草頭邊意，當人貴自知，戒珠光燦爛，信力慧扶持。有主誰呼應？無心不受欺，本非男女相，今古末山尼。

寄山中正恂諸子

我年七十來，老病精神少，歲月理可期，佛門事難了。南山兀閒閒，此念長擾擾，分付我兒孫，慇勤看木杪。

示純初上人

一念純真作指南，劫初田地好生看，春風若懈耕鋤力，他口休嫌場圃寬。

示禪如上座

禪非意想絕攀躋，日用常然體不迷，謾坐春風三月裏，虛堂寂聽柳鶯啼。

示悟朗上人

聞聲悟道如何委？見色明心無甚奇，皓月一輪中夜靜，子規啼徹綠楊枝。

示慎所上人

君子毋欺慎獨居，道人隨處絕思惟，相逢設說誠其意，試問誠其意者誰？

示淨光上人

盡底掀翻用力窮，莫教死水暗藏龍，拈花意旨窮須徹，管取頭頭觸處通。

示子禹居士

既云我道一以貫，夫子、瞿曇豈別津？不涉禹門三級浪，心空及第便超倫。

次覺中頌六祖無伎倆偈

太虛不昧一纖塵，萬象森羅覿面陳，喜怒不嘗難測我，年來痰火病通身。

示心和上人

春風三月繞荊門，兩眼時時莫著昏，看到水窮山盡處，和身放下一乾坤。

送本無禪人歸永嘉

纔上山來便下山，曹溪一宿豈成閒？秋雲試自看何起，不在林間即水間。

弔斷峰禪師

雲山迢遞隔江寒，千里同風念自寬，未審影堂誰個侍？一燈續焰莫輕看。

次李君弢居士韻

松濤隱隱接寒潮，翠竹山頭暗發條，搖拽珠音天外度，小窗不甚覺無聊。

懷古南和尚

萬竹林中獨直時，清風瑟瑟動人思，山家六月曾無暑，此景悠悠說向誰？

答空林大師

每因迢遞隔雲巒，黃鳥雖聞若等閒，病骨欲趁憑杖栗，一回拈起一回難。

景星居

月明山夜獨扶藜，靜坐翛然似木雞，萬籟不知何處去？聽來只有子規啼。
病骨稜稜覓隱棲，殘碑草沒見虹霓，春風無限花狼籍，片片飛來點綠堤。

摘星臺

夜深獨立孤峰上，手把南辰攀北斗，妄想如何做得來？悠然拽杖回家走。

斷虹崖

一條界破蒼巖色，宛若飛虹挂九秋，何似渠儂收不盡？等閒遺落在山頭。

贈單時鼎居士

西行天道麥秋時，物物頭頭適所宜，端的望中誰是主？新新只在兩莖眉。

示雪汀

好憶嵩山事，通身雪不禁，莫為江上客，徒作白頭吟。

示單時鼎

眾生劫值豈堪言？顛沛流離固所然，大丈夫兒須猛省，好看父母未生前。

勉眾

山居茅屋十餘間，驀地狂風盡打翻，珍重我徒齊著力，大家扶起莫生煩。

化米偈

曾聞粒米大如山，信施看來非等閒，林下道人幸無事，一身做債一身還。

寄白雲鹿門大師

白雲山頭白雲老，鼻孔遼天何處討？千里同風事可知，豈是玄沙白紙好？

示馮恕甫居士

恕己人人容易恕，恕人若個便無難，果能推此心行去，世出世法無兩般。

予默禪師五秩

昔年夜叩鏡湖春，燈下相看老未真，甲子五旬今又始，南山遙對數峰親。

雨中口占

雪竇高茅屋破，晨昏秋色入床頭，可中多少閒情況？雨下分明坐漏舟。

示僧密印

底事參來徹未曾，秋風秋月最相應，松窗密密提撕看，曠劫晴空一印生。

示澹然

安然澹泊是生涯，念念相應便作家，試看白雲天際曉，悠悠自起日輪斜。

示問松上人

寒松落落影垂垂，試看渠儂何所為？未肯易隨繁卉去，餐松宿雪自怡怡。

化造佛殿偈

人家佛殿盡巍然，雪竇空空來募緣，不是山僧成特地，祖庭傳襲有千年。

春日過羅夢章護法新舍

雨後晴川入望賒，宛然秋水過長沙，有無不到如何說？靜聽松風若幾家。

寄錢維宇居士

君行順水舟來慣，逆水灘頭又若何？但自腳跟牢踏穩，不妨隨處是風波。

僧省親乞偈

生身本父母，皆久不知親，此去忽相見，昔人非昔人。

輓夾山林皋和尚

夾嶺花香正是時，紛紛竹影見高枝，春風驀地來搖蕩，撲落虛空遍界噫。
拮据叢席九年斯，大似嵩山面壁時，能事既周赤腳去，遺來一隻臭鞋皮。

寄金山老宿

謝君遙顧乳峰頭，屈指于今三易秋，彼此住山人事淡，淡中吾更沒來由。

贈灌頂山主

灌頂山頭春色滿，住來足與道相宜，他年老興登高訪，童子開門莫教遲。

贈僧若函

春雲瀟灑，為函為蓋，情兮何高？意兮誰在？南北東西任去來，數峰點點青崔嵬。

偶言

霧鎖空庭，不見雲行，黃鸝數囀，多謝有情。

示獅巖、蓬山二禪者

獅子巖前，獅子踞地，牙爪通身，貴復自利，他年返擲應須記。學道貴通達，通達如何說？如舟得篷，如篷得風，風兮篷兮，無往而非宜。

送僧歸厲宕

一重水又一重山，千里誰能易往還？陌上桃花笑春色，送君直抵舊鄉關。

觀瀑

飛流千丈雪，冷落何無情？獨立長松下，瀑花兩袖生。

示僧若閒

秋雲縹緲秋風清，秋水澄澄秋月明，會得不須他更覓，閒閒若我過平生。

寄六可禪師

一毫端上三千界，百草頭邊古道場，不是知音誰把玩？春風影裏覺花香。

寄覺中禪師

千丈巖高六月冰，霜天尤是若崚嶒，莫嫌冷淡無情況，那取工夫試一登？

弔素純法師

友道來今三十年，法音時接到林泉，臨風哽咽清秋夜，明月誰知落那邊？

悼古津大師

吳山越水一江湄，把手峰頭每共期，忽聽泥牛去入海，臨風惆悵意何之？

悼惟一大師

兩月之前辱寄書，訃音忽遂到茆廬，影堂柯月標風格，誰信吾家少一渠？

悼同人師弟

黃雲莫莫鎖空除，月影寒潭午夜虛，鴻雁忽聞聲更咽，令人爭不著思惟。

山居

茅屋無油不點燈，蒲團兀坐正相應，忽思來日清晨事，依舊青蔬飯上蒸。

寄友

室中無事懶燒香，危坐多時倦即橫，一覺惺來人不見，屋頭靈鵲噪斜陽。

友慈上座結茅昭陽乞偈

一莖草頭三千界，三千界內一莖草，佛日高懸茅廬中，茅廬一輪光杲杲。

贈雨關主人

神晤雖云久，高齋始得臨，坐談三日雨，一滴一關心。

酬東甌余孔謙居士

無心無度無心度，度度心心實古今，谿上日行三兩遍，行行不遇少知音。

示靈玄、密嚴二庵主

靈山囑付別無玄，腳踏地兮頭頂天，彼既丈夫我亦爾，好看父母未生前。
密密意兮在汝邊，動靜施為體自然，昔日趙州曾揑碎，看來不值半分錢。

鑑上人乞偈住山

參遍諸方一字關，腳跟穩實可居山，相逢問我峰頭事，千丈崖高不易攀。

送圓書記至吳門

乳竇峰前別我時，筍長七尺尚如錐，歸來莫待秋風老，陣陣寒聲上竹枝。

示自得化士

佛法門中貴率真，率真也要得人情，人情、佛法兩相許，始是我家道等平。

示堪輿李日新

無陰陽地久荒寒，要爾重新用力看，莫把一鍼容易定，他年仍受別人謾。

送制維那東甌行乞

秋風一夜甌江水，千里涼生動客襟，此去莫嫌山路遠，歲寒方見丈夫心。

贈行

片片晴雲杖底浮，蕭然行李一輪秋，把茅未卜 居何地，綠水青山道者謀。

送純書記住山

茅茨小結奉城西，幽靜深宜道者棲，菜葉不隨流水去，等閒未便有人知。

因事漫題

大人境界只尋常，白棒聲中氣自昂，鹽醬不隨胡亂撒，賺他業識共忙忙。

示呂明宇居士

擎拳問我若為憑，放下教君冷似冰，三喝四喝如何道？徹底婆心會未曾。

雪朝示嵩山道者

少林立雪當年事，千古一朝來亦親，昨夜萬山頭盡白，不知誰是個中人？

送能侍者結茅仗錫

仗錫風高別是天，一廬坐斷萬峰巔，他年衲子來相訪，踏破芒鞋豈惜錢？

送慈典座

調燮叢林不憚艱，朝來辭去別居山，居山不惜無油醬，只為思量一味閒。

送潤直歲

匡扶祖席力多年，忽去他山別搆椽，爾為養親應若此，老僧手臂得誰焉？

送拔監收

誅茆何必去深山？令我思量晤面難，二十里雲隨杖底，早間來此暮間還。

送古巖藏主

誅茆弗遠合時還？還共雲山閒復閒，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豈可等閒攀？

傅惕庵參乞偈

山疊疊兮水重重，流碧堆青觸目逢，此際南詢非浪擲，可中端的是渠儂。

陳舜席居士乞偈

道者生來六十歲，再加六十幾曾閒？野老為人只此語，牙齒問君寒不寒？

寄邗江吳漢良居士

江南三月鷓鴣啼，獨喜揚州鶴不羈，一舉便沖霄漢去，虛空背上漫棲遲。

贈李芬遠居士

昭陽波闊越峰深，水宅山居別至今，高思盡輪風月夜，直須彈取沒弦琴。

贈陳毓蕃居士

守護心城不放凋，無根樹子發新條，慇勤況遇曹溪客，曾泛滄溟弄海潮。

示吳我音居士

一切聲原是佛聲，山山猿嘯雜啼禽，曹溪客是無機者，歷歷明明著眼聽。

勉徐煥谷居士參究

閒情歷盡得心回，慧眼乘今一撥開，念佛即能全受用，西天不用達磨來。

贈林子尚居士

真相非同歲月遷，崔嵬未可類生年，龐眉何似人間世，薦取毘盧古佛先。

贈李籀史居士

心量緜來涵剎塵，眉間光徹海門新，大機獨揭連城重，翰苑叢中宛有人。

示曹中吾居士

資生事業非違背，無我如如道者心，古木任教頻轉綠，何妨白髮幾莖侵？

輓魏霖雨居士

丈室來焚一炷香，昔時契合未應忘，摩醯正眼無回互，誰信將身北斗藏？

示張伯純居士

驟驥馳風挽不同，層層關鑰盡衝開，本來直截事如此，誰道九年面壁來？

勉沈初引居士

佛理工夫始徹頭，幾人端的得歸休？靈雲覷破桃花面，匝匝春光溢兩眸。

贈黎馭遠居士

直取驪珠利物因，高閒胸宇十洲春，無機便續毘耶印，剎剎塵塵闡法輪。

示孔台鉉居士

惺得歸休猶涉工，瞥然證徹眼頭空，龍吟枯木誰堪聽？一曲無生對曉風。

示趙對垣居士

高年為道須真切，七十春秋造化功，識得最初前一著，青山無改四時容。

示何玉芝居士

受用輸君能淡靜，尚須證徹主人公，力參直到省力處，剎境剛然絕點蒙。

贈心池上座

波瀾寂寂冷涵空，碧漢無雲日正紅，極目盡教消息在，應知道者不朦朧。

贈祥光上人接待

只喜雲袍動地來，山門閒徹日南開，直教吸盡西江水，拂拂清聲為共陪。

憫生上人

一片仁慈古佛心，驅牛奪食道存，高提鐵棒雲門老，不謂猶然犯至尊。

岷山院主

山重萬兮水重支，杳杳江源無盡時，發用天然迥如此，忘緣兀兀趣還卑。

蒼玄藏主

佛祖玄機欲到邊，昔年鷲嶺喫粗拳，澄澄海藏曾深入，揚子江濤口吸乾。

大威上座

殺盡魔軍意始休，不能由處亦堪由，眉間剔起吹毛劍，佛祖都來似活仇。

答艾山居士

山僧不解有動靜，無喜無嗔無若何，絲線竿頭隨自弄，從來原不犯清波。
一條拄杖活如龍，布霧興雲隨出入，試若一回翻個身，其中自會得非得。

贈方周圓書記住山

六十年來耳順親，一週花甲又重新，古今澹泊家風在，菜葉常流洞口春。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贈古拙上座

覓巧不得拙胡來，得本應知萬慮灰，獨坐寒窗堪聽處，大洋海底發春雷。

贈靈雨上座

滴水成龍用不多，那需匝匝萬層波？人人眉底眼睛碧，不獨西天老達磨。

師到安豐，黎太沖、王紹箕二居士請益「臨濟示眾，論劫途中不離家舍」公案。

家舍途中事若何？一番驟雨長新荷，今朝順水舟歸去，笑看漁翁唱哩囉。

智予上人禁足乞偈

踏破草鞋無覓處，如何禁足水雲間？無智人前聊夢語，山僧罪過已難言。

酬解蝶齋

虛空無去亦無來，無去無來已著塵，一喝如雷明底事，頂[寧*頁]正眼豁時開。
何事莊生有物齊？物齊還是悟中迷。誰知白棒無回互？指出靈明上上犀。

居士八秩

奉為諸善尋常事，八十翁翁恁麼行，十世古今無異樣，如來端的最長庚。

示無蘊貞道者

無心無佛亦無生，五蘊空來體自真，父母未生前面目，應知不隔一纖塵。

輓體中上座

一期佛事如心意，瞥爾藏身寂寞鄉，余過舊遊重有感，楚天漠漠水茫茫。

遠攝上座遷化後，其徒淨然、淨業乞偈供養。

昔年相見舒情事，今日思君話未圓，一室翛然清影在，瓶盂珍重好生傳。

蒼玄上座自期閉關乞偈

衲僧行履離情謂，日用翛然一味休，休到至休休不去，都盧收在腳跟頭。

即事示禪者

泗水瀰漫天上來，眾生百萬厄其災，曹溪波浪渾相似，無限平人被活埋。

關中口占

一室蕭然獨掩門，機關喪盡絕寒溫，白雲朝夕閒來往，笑我無繩繫腳跟。

示楊林泉居士

道人須得林泉趣，方好參玄進步來，不是山僧愛幽致，世間多被俗情埋。

不信參禪偈

有等之人不信禪，不思者段大因緣，尋常日用承誰力？好自看來不當錢。

有等之人不信禪，剃除鬚髮為何緣？不如歸去為俗漢，免得吾家費口涎。
有等之人不信禪，大都福薄故如然，者回若不生深信，犁耙將來恐上肩。
有等之人不信禪，愚夫愚婦共紛然，誑他利養無慚恥，恰似一盲把眾牽。
有等之人不信禪，胡言亂語誑人前，講經說教誇能所，鼻孔何曾摸著邊？
有等之人不信禪，教人亦莫把禪參，不如我念彌陀好，那個彌陀似汝顛？
有等之人不信禪，漫持衣缽為人宣，老閻不要袈裟著，問汝將何抵飯錢？
有等之人不信禪，光陰可惜漫虛延，眼光落地時辰到，看你湯鍋蟹一般。

送一峰書記還婺

千峰寒色尚凝虛，兩手扶笻未甚舒，舊路歸家知不問，秋風來棹莫躊躇。

制維那還靜室

多年隨我時長病，此去山廬獨自居，折腳鐺煨無米飯，也須得個共栽蔬。

紹維那還觀海

相隨老朽歷多年，今日辭行為病纏，歸去只消兩服藥，饑來喫飯困來眠。

示知休

心機廢盡不如休，休到無休始徹頭，拂袖便行好歸去，春江兩岸一扁舟。

岷禪人乞偈

鐵壁銀山在目前，等閒撞倒是神僊，東西南北何拘管？渴飲饑餐倦打眠。

蒼禪人乞偈

滿目蒼蒼塞太虛，子規啼徹萬花時，谿山各異情何限？盡在渠儂一鑒之。

法印禪德還天台

參遍諸方一宿禪，住山活計不須言，年來老大鋤頭重，只好閒閒伴石眠。

贈嬾石禪人

山中一片石，卻是雲成塊，視之勢欲飛，貪懶還自睡。

示張雲臺居士

參禪須是信心極，信得心極總無別，釋迦彌勒老婆心，臨濟德山只一橛，雲臺雲臺自猛烈。

行廣求字，師以「大心」二字示之。

道人日用用無心，會用無心即大心，天地同根物一體，不離眉睫意何深？

送起副寺

明知佛法無多子，盡道久長難得人，十八年來起副寺，未應辭我在今辰。

示見休

見見之時見非見，見不及處見即休，須識當年昭覺祖，為人豎起個拳頭。

禪者請偈化造鐘樓

樓高百尺鐘聲遠，聲未遠時樓未高，為有知音千里外，故將短句漫濡毫。

秋日，結茆三楹於方丈後高址，顏曰「老庵」。

茆庵結就序輪秋，景淡花明月一鉤，影入江湖千萬里，拍天雲浪動鰲頭。
煙青雲碧四山頭，樹樹蒼松翠欲流，贏得老來無料理，坐看終日冷雙眸。

送虛舟省上座

三十年來省道者，一朝得法徑山老，珍重行持莫浪傳，此語分付得最好。

送體如禪子之吳門

五更忽聽曉鐘鳴，不覺翻身冷被輕，千里去來衣要暖，春寒時復凍雲生。

次正侍者折梅韻

入座春風片片香，案頭忽見凍英長，老年何似多清興？獨喜冰霜伊倍嘗。

徐玄洲居士乞偈

玄洲居士老無子，卻要山僧書所以，不知兒女有前緣，明明索我一張紙。

寄廣潤巨靈法姪

春山寂歷望何寬？撩亂梅花香影寒。試問不知誰料理？閒攜竹杖溯流湍。

寄守靜禪德

江山千里隔多年，想念其如在眼前，接待水雲非易事，金牛公案又重圓。

示朱漢章

漢章居士求開示，開示無非要信心，千佛會中同一數，不妨共撫沒弦琴。

吳萃凡居士乞，示偈三首。

戴天立地丈夫漢，成佛如何倚別人？一念回觀親薦得，毘盧頂上腳縱橫。
法應知一句無，不知向外苦奔波，回光直下看教徹，祖母依然是阿婆。(薦祖母)
劬勞一念無為報，得得來山乞我言，言說俱無真實義，應看父母未生前。(薦先慈)

送聖知客偕正侍者住靜

道人家活合應時，學地工夫莫待遲，他日有成山嶽動，掀翻休作等閒兒。

次韻送韓仁甫

曳杖下山景何肅？秋空日影淡無痕，老僧欲借來相贈，珍重當陽一句新。

登華頂

重山上山華頂，踞斷虛空勢獨雄，不許白雲頭上過，但從日月運西東。

題石梁

石梁橋底瀑聲寒，陣陣飛流下碧湍，響徹林巒因甚事？半千尊者在雲端。

宿方廣

徹夜泉聲到枕頭，幾回展側夢難留，廣長舌底言無盡，誰解當機問截流？

贈香柏峰本悟禪友

多年不見住山翁，今日相逢只麼容，把手斜陽雲影動，通身毳衲引清風。

登慈雲

一重山過又重山，行過重山到此間，松竹滿林雲冉冉，清風吹破老僧顏。

送孤卓法姪住通玄

天台通玄，住持失守，幾淪荒草。歲在乙未，林和尚賢嗣泰寧礙公者請命於老僧。時孤卓法姪來山省候，恰與礙公會，機緣相值，老僧許以通玄屬之，斯乃祖庭起見，應非越俎代庖。爰書四偈相贈，兼志叮嚀之意，孤公其勉之。
通玄蕩廢可傷神，灶裏無煙屋有燐，法姪泰寧悲訴我，於今委托得其人。
公能去守念頭真，逆順風吹在自珍，昔日祖翁開法地，時將此語上眉輪。
空房尚有百餘間，物務僧園莫去攀，立地不妨空索索，依然滿目是青山。
山形地運幾更端，聞耗來今念念寒，公是庵村為長子，法行法令莫輕看。

乙未初夏，懷正侍者賦此。

出門二月山頭暖，江岸春寒情未舒，奈見青梅子漸大，熏風忽又到茆廬。
拮据叢席十年餘，荒亂時遭弗易居，豈是老僧堅忍力？森然殿閣映青虛。
法門近日不堪眼，遍地時風寒我裾，冷暖自甘能幾幾，瞎驢種草是誰與？
序屬夏初時漸熱，二三千指望歸與，老僧獨坐軒窗啟，莫待征途五月車。

題臥偃石

塊石休云著甚由，長年不起枕寒流，儼然洗耳人猶在，日日攜笻來共遊。

秋日寄邵子長居士

曉起茆簷淡淡秋，目拈松子竹爐投，翻思象外有玄侶，契闊何時能聚頭？

題自牧法孫待菴

春花著處不勝看，爭若梅香耐歲寒？珍重者回冷徹骨，寶王剎現一毫端。

示胡雙源地師

無陰陽地許誰知？眼在東南意在西，翻轉羅經背來看，忽聞黃鳥一聲啼。

儀廷陸君延師至功德林齋，馬星垣、林啟垣偕仲旭上人請留偈。

剎竿重舉意深深，揚子江濱功德林，一會儼然談不二，晚煙攜杖聽潮音。

仲嘉上人檢藏乞偈

趙老曾因請轉經，禪床跨下便經行，全藏半藏分明極，何必忉忉鼓舌聲？

示施柏菴居士

六十四年已過去，再加六十有耶無？汀花岸柳芳菲處，急急歸來在半途。
歸途未滿一百里，眨個眼時便到家，高坐虛堂了無事，不須門外覓牛車。

碧浪禪人乞示

萬年一念冷如冰，徹底應知要轉身，對面難言心曲事，黃鶯啼柳意諄諄。

贈越塵禪德

我到梅峰上，山居五月寒，數重清翠影，落落在眉端。

雲山偶詠

縹緲雲山山上頭，杖藜卓破碧煙浮，風前無限驚人句，盡在渠儂眼底收。

山雜詠

石梁洞

鬼斧僊弓何處用？石梁高架自天成。可中宛有真消息？端的原從腳底生。

靈峰洞

靈峰石洞不知年，誰信劉郎開鑿前？一道寒光常自照，水晶簾挂月涓涓。

靈巖

面面峰巒面面奇，奇峰奇極筆難題，米顛若也曾來此，應悔從前錯拜底。

飛來羅漢

羅漢神通值甚錢？飛來莫訝在當年。既然何不仍飛去？日炙風吹古道邊。

僧拜石

峭石奇峰人盡愛，試看石亦愛奇峰，不知問訊成何底？紫氣靈雲常護封。

卓筆峰

一枝筆卓寒巖上，似寫虛空半幅箋，個裏不知誰下手？淋漓著處見雲煙。

剪刀峰

誰將山頭一巨石，兩片分開若破天？碎剪白雲千萬疊，零零落落碧巖前。

館頭晚眺

行盡蒼山到館頭，坐看霞錦一江浮，子規啼樹聲何切？歸去來兮落日悠。

答王九一居士(附來書并偈)

夢參讀劣下根，不明生死，撥草瞻風，歷有年所。但以家貧累重，工夫未能成片，罕遇明眼宗匠，承虛接響，腳跟下實實欠穩。今幸遇和尚卓錫南廣，瓣香參叩，伏承一拶，不覺兩袖骨董到此全無用處。旋承四語露布家醜，蒙改末句二字，不啻換骨良方、點晴妙手，此時覺得心頭了然。又承和尚深鍼痛拶，匆匆歸去，疑團轉加迷悶。獻歲恭侍和尚，備觀煆煉，諸學人鷸蚌相持，且喜漁翁得利。臨別又承一擊，良久分疏不下。行至中途忽得一偈，今特呈座下。

密密玄關幾度推，相思然急兩行眉，轉來識得東風面，鼻孔原來向下垂。

無孔鐵鎚卒地揮，粉身碎骨絕思惟，三更迸出紅輪日，覿面堂堂更問誰？

撥草瞻風歷有年，家貧無物恰翛然，等閒摸著娘生鼻，始信從前錯廢參。

一棒當頭不用推，擬推額上又栽眉，還家舊路應知得，撒手春風柳線垂。

歸南廣寺，見銀杏有感。

一片荒涼古寺基，我曾刪削草離離，參差殿閣無消息，獨有渠儂茂若茲。

喜晤靈巖儲姪禪師，和鶴林牧和尚韻二首。

無私晴鳥協宮商，花草松筠百和香，勝地已知天作合，吾宗此際得人昌 。
素交自古亦何求？剪燭深談水乳投，二十年來如一日，相看但笑改玄頭。

示息波上人

一波纔動眾波隨，眾波卻從一波起。試看一波何處來？個是息波的要旨。

示松月歸里

月挂松梢纔見秋，水天一色放輕舟，到家若問山頭事，千丈巖前瀑雪浮。

山居

孤峰立天外，閒雲冷相倚，彼此情何高？一味澹於水。
二
雲過窗前白，泉流檻外清，道人家活計，盡底向人傾。
三
竹底聞秋雨，苔茵石上新，西來祖師意，端的不瞞人。
四
山居何長物？觸目是家珍。竹石松風外，寥寥誰共論？
五
秋水澄秋碧，秋雲淡所思，一腔天地外，惟我獨知時。
六
客到山頭遠，休云足膝勞，溪邊有石磴，清供聽松濤。
七
澗水響泠泠，空空對明月，誰撫沒弦琴？令予聽不歇。
八
獨坐老庵中，秋聲起林表，不知何所之，寂然不見了。
九

石上坐來久，竹風涼更深，翻思今日事，不覺汗沾襟。

十

曉起悠然坐，山窗四面開，通身無影象，何處見靈臺？

詠妙高臺

千尋壁立一身閒，坐斷晴煙萬疊山，翻憶昔人何處去？薜蘿時在手長攀。

野水筧來流不竭，閒雲幾片落窗前，古人活計也如此，莫怪山僧自在眠。

庚子秋，將退居妙峰，示恂書記。

秋林紅葉晚來姿，光景誰云收攝時？珍重不妨寒徹骨，梅花香暖在春枝。

甲乙年生我爾來，相因相次漫徘徊，相將同上妙峰頂，坐斷風雲動地雷。

偕諸子遊丹霞洞

石洞玲瓏古若丹，薜蘿纏繞幾回盤，相將倚杖連雲坐，不覺通身翠滴寒。

坐雨丹霞洞

瀰漫天際白雲低，洞口寒煙一色齊，何似山靈情太好？來朝留我踏花蹊。

偶成

梅花影裏看春色，觸處春風暖氣新，銀杏樹頭老鶴立，分明天地一閒人。

平田四望凍雲開，喜得鄰家數樹梅，正欲攜笻閒步步，溪南一陣雨催回。

送公唯德侍者還囊雲

荒煙密密鎖寒影，杖底春風不任搖，杳靄群峰一千里，未知誰把手來招？

送印洪上人

青山滿目道人家，千里思歸逸興奢，澗響泠泠春睡足，籬邊拾翠看梅花。
歸去錢塘路不賒，征帆影轉動飛鴉，到家人問老僧事，三月頭開銀杏花。

法五乞偈

一法本來無，五法從何立？識得本無法，虛空揣出骨。

寄王毓仲

自昔琴川舊得名，塤篪吹處有和鳴，山家不是尋常調，彈到無弦音更青。

三詔洞

三度天書詔不開，千秋高影一山陪，江聲日夜清人夢，誰似先生獨聽來？

月孟居士乞齋僧偈

齋僧無量功德，休論百千萬億，齋來只管齋去，便是再生彌勒。

送野逸禪人還開先

秋雲秋月兩悠悠，恣爾橫挑拄杖頭，歸去開先齊放下，試看湖水拍天浮。

答正首座懷韻

土木無心老病擔，業緣前欠後三三，翻思舊日經行地，賸有梅花共老庵。

囑累偈(澈清月見南廣錄後，從澈見請)。

湛菴常侍者住景星

法門末年不堪嗟，莫易人前露爪牙，獨坐雄峰今古事，景星巖上足生涯。

法幢幟西堂住大梅

常師法席荒來久，今日重新啟後昆，目視雲霄誰是伴？梅峰獨露正當門。
即心即佛即非即，非佛非心非亦非，坐有一琴山作案，相逢但指目前機。

山夫正首座

赤肉團壁立千仞，頂門廓徹吞乾坤，正法眼藏瞎驢滅，直得無端累子孫。
德山臨濟家風大，須是還伊真丈夫，殺活縱橫全意氣，直教倒把須彌盧。

師南旋西堂

衲僧把柄操持手，折腳鐺邊歲月忘，信是住山多意況，谿流菜葉到今香。

微菴研監院

祖宗門戶潑天廣，只在當人力自持，珍重個枝無孔笛，莫教容易逆風吹。

冷堂林西堂

一周甲子重更始，活計從茲令斬新，有問西山亮上座，[米*鹿]拳劈面莫容情。

道嚴恂書記

三十餘年學佛人，堅貞其實是堅貞，道尊德美人天喜，怪說我家有老成。

律牧制西堂

本色住山人，只應山裏住，鼻孔漫遼天，虛空休指注。篾束肚皮便與麼去，折腳鐺邊有甚憑據？打殺鱉鼻蛇，拈來和羹煮。金牛飯、趙州茶，個樣風流誰當家？

弘遠紹西堂

近不居方寸，遠不在西天，熏風南來，殿閣微炎。古廟香爐冷似冰，一條白練挂空青，松風白石山頭坐，撞見嵩山破灶墮。長年只麼在深山，鼻孔垂垂當等閒，即心即佛大梅香，黃菜溪頭流更長，千古萬古風琅琅。

僧幢建侍者

白露零零秋思凝，道人行履冷如冰，直教冷徹庭梅放，登岱香飄到雪陵。

爾愚環侍者

南嶽峰高插空起，秋林日暮影尤寒，杖藜卓立超方外，寂莫光中天際寬。

惟極致關主

觸背俱非竹篦子，等閒舉著腥風起，娑羅娑羅娑婆訶，快哉無著何彼此？致上人，知不知？應知豈是尋常機？把與關中惟自持。

施于身居士還滇南

故人分手處，柳色暗河梁，不謂同風旨，今添萬里長。古稀我已近，強仕爾方剛，為贈臨行句，吾宗賴舉揚。

祖綱目侍者住青蓮

五十而知天命時，了無一法可思惟，只今住個青蓮寺，香滿南山月滿溪。

歌詠

次吳用汝居士長歌

突兀星巖起碧空，撐天拄地勢何窮？垂垂綠陰簡堂老，落落清風康肅公。五百年來價不下，悠然於此誰為亞？古梅軒，阿能架，破屋敗垣見飛瓦。曉起門前撫掌歌，夜來一夢笑銅鉈，鏤金碧麗千秋玉，到底終成一爛柯。忙忙日月嗟相續，誰家不有光明燭？試看青燈夜滅時，眼前不暗紅與綠，八面玲瓏體自空，一座明明無縫塔。不須誇，何殊茅屋竹籬笆？風流瀟灑抑何奢？客到蒿湯便當茶，談笑不知誰佛祖，那許於中較文武？劍一柄，水一盆，當機覿面絕寒溫，一吸西江龐老吞，古今物我莫須論。

送聞宗歸處州

越格超宗過量人，腳跟底事肯因循。蹉過銀山鐵壁兮，韓盧逐塊；掣開金鎖玄關兮，獅子咬人。君不見，富春江水兮色如藍，嚴陵釣臺兮千古閒閒？又不見蘭谿龍門高五百，幾人到此不點額？哲人已往消息無，羅漢峰頭石空碧，雲黃山高接鳳凰，遙飛紫氣白雲光，桃花流水杳然處，別有天地歲月忘。阿呵呵，好將鶻臭汗衫急脫下，拋在山門外邊長溪罷。

十二時歌

夜半子，虱蚤咬破當門齒，鼻邊雖厭血腥腥，摸著一個更歡喜。
雞鳴丑，翻個身兮睡不久，柴床硬得骨頭疼，蓆破思量難出手。
平旦寅，悠悠個事不須論，惟有鄰家來乞火，打戶敲門頻發嗔。
日出卯，堂前苕帚頻來掃，好把柴門急放開，一道靈光常杲杲。
食時辰，缽盂托出自相親，途中多少未歸客，嗅著些香空嚥津。
禺中巳，拈得鼻孔打失耳，鬧市叢中不見人，達磨遺來一隻履。
日正午，大地分明無寸土，家家戶戶保平安，分付時人休莽鹵。
日昳未，瞌睡起來討盡氣，熨斗煎茶沒處尋，肚裏無明火空沸。
晡時申 ，分明不見自家親，十市街頭石敢當，他之東魯我西秦。
日入酉，拄杖夜來不唧溜，忽然撞著個村僧，拈未起時他又走。
黃昏戌，老鼠床頭打隊出，不顧我儂窮殺人，瓮頭麻麥都翻失。

人定亥，皓月澄澄照滄海，曹溪路上沒人行，塞耳漁翁聲款乃。

和性燥漢顛倒歌

世間人，何顛倒？不惜光陰如電掃。誰家灶裏火無煙？猙更攜燈向外討？古今不昧自恒然，覿體分明日杲杲。爾顛倒，我顛倒，倒倒顛顛誰識好？捨家珍，數他寶，終日忙忙何日了？回光一念自家看，個裏風光殊不少。論誰少？論誰老？只要當人自性燥。少遲疑，休頻禱，兩段一刀須及早，打開庫藏莫容情，顯出當陽自家寶。說甚禪？論甚道？玄妙三乘破絮襖，直饒講得滿天花，說食何曾肚裏飽？者裏尋，那裏討，向外馳求打之遶，腳跟走破不知休，至死無歸空懊惱。謾講律，受袈裟，戒體問渠會也麼？戒體不知徒自昧，莫將此個作生涯。憐一輩，啞羊僧，假裝模樣作修行，教壞人家好男女，卻是一盲引眾盲。無慚愧，莫生偏，禪教相非顛倒顛，會得個中消息子，總把龜毛一串穿。丈夫兒，休顛倒，放下一齊有甚巧，忽然撞著本來人，大哥之妻是嫂嫂。識得了，順也好、逆也好，順逆囫圇一個棗，正則隨他正、倒則隨他倒，倒正總無心，不用些做造，妙用天機信自然，須彌爛把虛空擣。禪也好、教也好、戒也好，即一即三作麼考？要知個裏熾然說，明月當空嘗皓皓。是顛倒、非顛倒，大地山河絕點痕，祖意明明在百草。百草頭邊事最親，拈來便用絕逡巡，一莖丈六金身用，丈六金身用一莖。釋迦老，遠未曾，四七二三覿面陳，果然若遇性燥漢，一棒打教盡作塵，魔宮佛國都掀倒，那有許多爛葛藤？無繫著，任騰騰。咄！男兒自有沖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阿呵呵！會也麼？我和燥漢顛倒歌，休為山僧不顛倒，山僧顛倒更還多。

庚子秋日，送弘遠上座還海岸

衲僧行履空索索，遇境逢緣休住著，秋影孤輪寒夜高，等閒驚起天邊鶚。(補)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三(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題讚

文殊大士像

文殊大智作獅子吼，腳踏青蓮華，如意執在手。翻思毘耶城中老居士，到底不如合卻口。

又(華山見月律師寫)

文殊大士作獅子吼，見月和尚不妨出手。要知不二法門，何待山僧開口？靈然生氣逼人，見者自應點首、稽首。

普賢浴象圖

破塵出經，文彩全現，玉轉珠回，理隨事變。宜其合水和泥，蓬頭垢面，漫將惡水潑象王，此中不知誰解看？

觀音大士像

法身清淨本無衣，嚴飾花冠也大奇，莫是要人須著眼，是非堆裏識真機。

山之險兮海之闊，海神擎山高突兀，觀音大士坐其間，不知誰為傳消息？圓通門啟雲濤碧。

大士圓通，何在不在？一葉蓮舟，無邊剎海，魚籃裏有淨瓶，宛然一賽兩彩。買底無處尋，賣底無人買，白浪堆中等個善財。

普門大士，無求弗應，侍懷供養，知他為甚。求長壽、求富饒，求男女、求菩提，悉聽悉聽。(侍懷請)

尋聲救苦度眾生，晏坐悠悠側耳聽，鸚鵡如何也弄舌？翻來覆去說無生。

菩薩古幀二

布袋和尚，應持布袋，手捧肚皮，布袋何在？疑是天台山大肚子羅漢臨凡，不妨兩彩一賽。

咄！者阿師不是布袋、亦非達磨，何事寒崖兀然而坐？想是天台尊者臨凡，失卻神通，向者裏思量個歸路。呵呵！

初祖像

九年面壁意如何？等個人來，打底都不是，可師能出手，幾乎坐殺老頭陀。

又渡江像

揚子江頭浪拍天，蕭蕭一葦破寒煙，吾師豈是鮮魚客？挺賣與人不值錢。驀直去，莫留連，坐斷春風不計年。
航海初來未了，折蘆江上重遊，九年面壁冷地坐，得風流處不風流。

題古佛牙

流支三藏全無理，打落老胡當門齒，分明傳得至如今，者個且道是不是？咄！古佛都來一個齒。

十八大阿羅漢

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頭頂一笠，皤然而坐，兩鬢髼鬆，不知話墮。西瞿耶尼洲，有你者一個。

迦諾迦伐蹉迦尊者

伐蹉尊者，覆身若跪，反執癢和，長手搔背。求己不會求人，也道神通三昧。

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兩眼睜開，固盧張嘴，傍若無人，長坐不起。東勝神洲釐墮闍，不是山僧誰識你？

蘇頻陀尊者

先按虎頭，次踞虎尾，腳亂手忙，雙眉豎起。如無錫杖護身，縱有神通何避？

諾詎羅阿氏多尊者

鴈宕棲身，龍宮說法，來往不易，坐地潑撒。一齊放下何如？猶執靈羽翠拂。

跋陀羅尊者

一錫飛空，回頭反顧，兩手背抄，行不成步。耽沒羅洲跋陀羅，遼天鼻孔無回互。

迦理迦尊者

手執連環，眼觀腳下，不知何物，亦爾如假。身心一如無此彼，如來付囑應難舍。

伐闍羅吠多羅尊者

肚大腳短，眼細口闊，一個蒲團，肩擔獨立。若要等個人來，彌勒下生時節。

戍博迦尊者

一指端現玉殿瓊樓，慈悲根力香醉山頭，神通遊戲尋常事，有相須從無相求。

半托迦尊者

三十三天中半托迦，斗蓬、拂子，置地堪誇。出頭看天外，誰似我生涯？

羅怙羅尊者

羅怙羅尊，援膝而坐，不入禪定，思量甚麼？畢利颺瞿洲，是你能教化。

迦那犀那尊者

草葉為座示空寂身，異我回首彼此一真，半度波山中，長年惟自親。

因竭陀尊者

一心無相，水面蓮華。咄哉快樂，忽張口牙。筆研分明高置起，那來文字落人家？

可住山中伐那波斯尊者

可住即住，隨住而安，翛然一缽，默坐無言。菩提煩惱平等觀，度生一念時懸懸。

阿氏多尊者

瓶中滴水，雲雨從龍，豈是法爾？亦非神通。渠儂行履人難測，總在圓明不借中。

注荼半托迦尊者

肩挂錫杖，輪珠手持，肚皮挺起，行行無語。草鞋踏破人何識？天上人間總不如。

難提密多羅慶友尊者

體靜神怡，初非入定，面壁儼然，亦提正令。籃中若有些些，置之腦後不問。

賓頭盧尊者

耳大眉長，號賓頭盧，冷倚蒲團，無香古爐。只因親見佛來，年老不道成魔。

雪竇先明覺禪師像

師真兮，休疑猜，丹青寫得十分有來。眼若三萬六千頃之太湖兮，澄澄月湛。眉如洞庭兩山兮，列左右之青堆。掌中日月光被

天下兮，瞻仰何極？舌底懸河滾滾兮，而千丈巖之飛瀑。可陪雪竇風高兮，敢擬擬所？以為明覺大師，乃大寂九世之孫爾。

禹門幻老和尚像

只者老和尚，謂是我師祖，從來不相識，未知還是麼？是與不是俱成毀，禮拜不須動唇齒。

天童密老和尚像

臨濟未墜之道，老人崛起法門，將傾之廈，一棒全提。坐鎮也，如泰山之岌嶪；令行也，奚鬼神之敢窺？咦！示寂來今剛十年，撫今追昔恨何言？(陸春明請)
只此先師像，白禪謾描摸，應知自己底，何嘗隔纖粟？持歸供養爾慇懃，不必山僧更叮囑。(請)
只者老和尚，一生自孤獨。佛法不順人情，世法猶難湊泊，動則拽杖便行，靜則鎮如山嶽。圓寂來今幾許年，平禪供養何時足？(平原請)
天童我老人，臨濟三十世，來今幾許年，棒頭更嚴利。不惟掀翻佛祖窠臼，自己門風一時掃地，誰能為你扶得起？(湛庵常請)
轉面無情老凍儂，家私沒盡起天童，破砂盆滅陳油醬，誰信其能振祖風？(師南能請)
頭髮蓬，骨頸縮，奕奕風清秀兩目，怪伊不殉人情，一生孤獨，聲名自響大明國。
日冷風高，山枯海裂，崛起一條白棒，斬新不帶枝葉，打盡四海英靈，皮下幾個無血？中興臨濟白拈賊。
春風影現老和尚，描畫將來豈我師？覿面難言心曲事，一條白棒普天知。(澈清月請)
宗旨玄要，棒徹骨髓。南山獨坐兮，高峰累累。
老人像，如何題？塵斑滿面黑媸媸，塗污重重又塗污，分明有苦阿誰知？(像塵壞)
震響禹門，通玄發孽，坐金粟，入黃檗，明州育王并太曰，撞著的面門裂，做盡冤家不肯休，大明國裏誰相識？不須說，七十七年為蛇畫足。
臘盡年窮一句親，杖頭寒色影新新，兒孫若個成家業，不藉陽和徹骨貧。(野夫元請)
讚也讚不到、罵也罵不著，如龍遇水虎靠山，一條白棒旋風落。

頭上堆疊，腳下逼塞，面前一片明明歷歷。若要不肖讚伊，且向者裏著筆。
臨濟中興老和尚，太白山頭起蟄龍。聲浩浩，徹寰中，破砂盆底舊家風。(法幢幟請)
本師老和尚，骨頭硬似鐵，活底撞著死、死底撞著活。臨濟中興一古錐，春風滿地花狼籍。(津牧制請)

自題像

普天愛熱鬧，癡汝獨孤冷，時流倒退走，宛如離陷阱。白棒一味耳，任他鬥弄影，端居雪竇峰，思古常冥冥。十數煙柴頭，風霜愈清勁，我像若為題，我語須承領。咄！(諸方云：「雪竇不肯放行，只著得十來個煙柴頭。」)
不存衲僧性命，掃蕩佛祖窠窟，放出無位真人，擱瞎頂門一隻。常禪，常禪，且莫容易拈出。(湛庵常請)
頭陀法席卻重開，拄杖閒攜到一回，撥動幾多人落魄，掃除知解等寒灰。轉身句，頂門鎚，悄然堪把玩，據令何崔嵬？(法幡幟請)
通身病骨，老年鐵硬，拄杖隨身，全提正令。格外絕承當，機先不留朕。咄！法幢上座寫伊去，惑亂東甌人未已。(又)
老僧年老矣，一杖倚閒身，冷坐長如此。壯哉正上人，巾瓶十五載，於我何疏親？咦！嫉毀慣嘗甜似蜜，欣然扶起破砂盆。(山夫正請)
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試看雪霜中，長松凜高節。(師南旋請)
拄杖閒閒撐日月，七穿八穴任縱橫，年來泛濫如何道？珍重兒孫莫浪行。(徵庵研請)
黃金面皮，生鐵作骨，拄杖撐天，虛空壁立，要與天下衲子為標格。(冷堂林請)
通身無影，全機獨露，溢目光生，阿誰解顧？顧不顧，興化克賓曾話墮。(律牧制請)
兀坐堆堆地，無識又無智，有來問是誰，頭顱便打碎。咦！與麼為人也？道是臨濟遠孫三十一世。(弘遠紹請)
寒威凜凜雪霜天，卓朔眉毛口似緘，不是老僧嚴面目，一分行貨一分錢。(僧幢建請)
瞎驢滅卻正法眼藏，擬議思量三十痛棒，且道何以如此？莫謗，莫謗。(爾愚環請)
臨濟正法眼，卻被瞎驢滅，雪竇老古錐，何須更饒舌？一棒掀翻，不存軌轍。秋月澄澄庭桂香，清風浩浩光尤潔。(澂清月請)

老僧今老矣，獨坐對春風，極目明明句，高懸祖印隆。聲落落，光重重，只條拄杖閒閒豎，盡在渠儂不借中。(惟極致請)
祖師心印即在目前，一條拄杖鎮日閒閒，誰似渠儂樂自然？(祖綱目請)
既云直指口喃喃，何似東行卻向南？覷破阿師分付句，青從藍出出於藍。(野夫元請)
者漢從來沒伎倆，橫三豎四只條棒，打破英靈衲子頭，不風流處也風流。(解齊純請)
臨濟宗風入門便喝，只者老漢也解提掇，驀然撞著衲僧，一時潑撒。(商予起請)
實而虛、虛而實，虛實明明兩眼赤。坐斷春風三月天，鐵船高駕虛空窄。(虛舟省請)
面黃體瘦骨稜層，一拂橫拈意不輕，道被好持回供養，只條白棒振家聲。(道被宜請)
春風影裏老頭陀，兀坐堆堆意若何？反復思量無別事，閒攜拄杖愛人過。(無凡誠請)
老庵兀坐靜寥寥，瀚海風清極望遙，拄杖閒閒從烈傑，謾聽春雨濺春濤。(願海惟極請)
拄杖倚肩春晝暖，頂門髮白露全機，閒閒獨坐雙眉啟，靜聽雷音徹翠微。(古音呂 請)
恰恰春風三月天，桃紅李白鬥芳妍，山僧冷坐無言說，喜有松聲在耳邊。(已信解請)
蓬鬆髮白鬢如霜，卻是東婁徐大郎，佛祖位中無處著，破堂茅屋即相當。(破堂杲請)
鼻孔昂藏，眉毛卓朔，拄杖不離，誠難湊泊。咄！除是知音，為伊開拓。(蒼玄昊請)
行猷乞題像，教我如何說？記得少年遊，練川古風月，迄今許久年，吾嘗於此切，汝今持去休狼籍。(仲嘉猷請)
不向婁江古寺栖，攜笻雲水自東西，而今老大仍無用，一副形容作麼題？(隆福請，係師發跡處)
雪竇山僧老無力，時把虛空向人塞，直教吞吐口難開，要與叢林作規則。(幻峰山請)
咄哉！老漢默坐，何以法門盛大至如此？思量去後誠無砥。(靈玄尼請)
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雨，咄哉老頭陀，喜怒誠如此。不知有人，豈知有己？(慈雨請)
東風歷亂春三月，草木花香匝地煙，老大不堪頻話墮，只條藜杖倚青天。(自願請)

熏風影裏頭陀老，到處逢人便落草，草裏突出大蟲來，且道落草好不好？咦！(廣心請)
春風拂拂柳條青，舉眼無非觸處真，遍界不藏伊面目，莫隨形影認山僧。(慧修請)
者漢絕情謂，獨坐春風前，相逢不拈出，問著棒頭先，直是曹溪客，總教一吸乾。(廣東禪人請)
架海金鰲何用尋？乳峰個老意深深，一條棒接英靈漢，無限平人聽陸沉。(萬因聖請)
頂門髮白，雙眼如漆，拂子橫拈，全機出沒。誰信天風助清徹？(曇請)
打人打得血腥腥，多少禪和怨不平，不謂形容如此看，元來一等笑忻忻。(透伊請)
虛空無壁落，大地絕纖塵，誰謂天地閒？閒閒只老僧。孔謙居士請伊供養，得不知音？(余孔謙請)
不喜呵祖罵佛，單與禪和作孽，若道徹底為人，好與鐵鞭三百。(天儀請)

題李次公寫破山和尚像

破山兄，蜀中客，驀箚相逢，同門出入。春風別去十八年，面目儼然頭未白。阿呵呵，也難得，不是李次公先生，那來有者個消息？

鹿門和尚像

清風白雲，高山明月，磊落神襟，怡然坦率。玉轉珠迴佛祖言，要津把斷過者難，白棒聲聲作指南。

又

從律入教、由教歸宗，一稱義虎、一號人龍。眉毛恬惔，拄杖巃嵸。扶起剎竿青嶂裏，白雲坐斷何終窮？

寶慶南大師像

悠然只塊太湖石，坐底閒閒體自寬，三尺竹篦拈在手，清風凜凜逼人寒。

見月和尚像

髮白顏童，眉橫目秀，戒光爍天，是大明咒。咦！儼然只個須菩提，趺坐蒲團絕滲漏。

空林大師像

堆堆兀坐老知止，白眼睜睜耐看人，直截口門殊不管，任他歡喜任他嗔。殊可怪，又可親，不知誰是吾知音？

梵清禪師像

咄者老古錐，清風拂人意，一味喜高閒，望海峰頭寄。金粟天童聚晤來，三十餘年情不替，而今老大更何為？彼此依然眼似眉。

法幢藏主肖像請題

天岸寧遠，一輪秋碧，大寶在握，聲光奚奕，把斷兮離微，展開兮妙密。春風影裏起春雷，迅耳令人掩不及。

吳萃凡肖像，其子侍立。

松間屏坐石床寒，無字經兮不耐看，剔起眉毛開兩眼，宛然分付與郎官。

養拙法姪像

清秋葉落庭前樹，皓月當空影自虛，鼻孔遼天生話墮，克家之子固如如。

黎太沖居士像

闊目長髯，清神古道，韻出儒林，衲僧履造。如我意把柄在手，頂門上日輪杲杲，悠悠坐斷楚陽城，世出世間揖此老。

道婆小像乞題

者婆子亦奇特也，向山僧討筆墨，雖然不說老婆禪，豈可與麼便默得？咄！念佛底，識不識？手中者串數珠，一百零單八粒。

吳定庵居士像

大好悠悠獨步時，心如墻壁眼如眉，等閒踏著自家底，便跨虛空背上騎。

張叔平居士像

叔平居士僧無異，只少身披一衲衣，不知何意秋林下，獨立亭亭喚不歸。

湧泉六可禪師像

化行台嶺已多年，末後光明在湧泉，住院草鞋長挂壁，諸方嘉仰競稱傳，為人處絕廉纖，掌握看看據令全。

戒初律師像

者個阿師，春風滿面，戒月輝輝，是渠影現。淡道交情三十年，今朝冷坐誠難倩。

緇素數禪侶自繪小像，請題法偈於頂。

匡床兀坐默無言，何止單丁三十年？孤坐一般開化遠，卓然雪竇一同參。(無等上座)
讚歎難容個阿師，鬧藍叢裏解垂機，已然面目難磨滅，何待知音更寫眉？(印初講主)
蒲團一幅即空山，端的那伽大定間，開眼不須彈指作，和盤生意在容顏。(清隱上人)
空山片石，冷坐忘歸。手中如意，一柄兩眼，睜開看誰？咄咄！莫便隨他去，應觀自己底。(雪汀上人)
氣吞海嶽，力荷叢林，肯受佛祖鉗鎚，不落聖凡階級。坐斷乾坤事未休，畢竟與誰同得失？(無凡上座)
一叢梅竹一溪雲，指上輪珠歷歷分，惟我獨尊真面目，乾坤之大與誰聞？(張雲臺)
鼻直眉橫已若知，水邊林下且隨時，掌珠颺得滄溟裏，自有光輝動四維。(王民璽)
更無些物眼前橫，一念於中生不生？風味者時描不就，虛空上下坦然平。(李伯凝)

手轉輪珠殊好時，長松峭石絕塵機，達人氣宇曾開拓，自問休容一點疑。(張本泉)

年深松節已摩霄，瘦石閒雲類可調，著個愛閒空觀士，人生誰似此逍遙？(劉子賢)

嚴公一片閒田地，翻轉多時雨露新，猶把鋤頭眼律律，不知有底向誰論？(法姪嚴[車*度]轢)

枕流漱石豈尋常？卻是子潛坐有當，斂手停看書不語，莫非為想自家忙。(徐子潛)

寒山層層，白雲寂寂，松聲在耳，清風起握。文章滿口兮，王侯可卑。量等虛空兮，彭搏算失。正與麼時誰證明？祖孫坐立何親親？(彥函黃公)

眉際渾無事，一種閒三昧，晏坐于其中，闍黎何所愛？松一枝，石一塊，展開風月常相對。(無飾上人)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四(終)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嗣法門人行正等編錄

佛事

為林野和尚封龕，云：「林和尚，我師弟，十年行道，四坐道場，忽爾告終，人天失望。正期長光佛日永作舟航，豈宜縮手偷閒退藏於密？咦！我雖與你同條生，不與你同條死。說甚末後句？請坐雲龕裏。」

起龕，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木馬翻身，泥牛解走。」以拄杖引行。

入塔，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舉，大地收。殺活縱奪，照用自由。茲我林野和尚自從出蜀遊楚，抵南都乃至東浙明州，中間歷叢林、參知識，逗到鄮山廣利，撞著個老和尚，一語相投，十年來一條拄杖橫行海上，東打西打，管教佛祖不容駐足，撞著底衲子性命不留。驀地一朝歇手，被伊超過一頭。既然如此，全身奉重，一句又作麼生道？」以拄杖卓，云：「為君直下蒼龍窟，坐斷玲瓏體自悠。」

為藏禪徒火。舉火炬，云：「藏上座，秖者個，相從我十年，叢林力匡荷，一朝手撒開。」乃云：「日當午，休話墮，者裏應須快轉身，老僧助你一把火。」(藏書偈擲筆而歿。)

為見咄禪人火。「咄哉見上人，面門光燄燄，只者火柴頭，一見不再見。」

為古車禪徒火。「當人一著，遍界全提，應自知時，轉身在爾。直饒聲和響，順形直影端，一道坦平，規行矩步，便與麼去，不妨轉轆轤地，是處古車，鼻孔撩天方始受用。」舉起火炬，云：「委悉麼？烈燄光中著眼看，記取當陽者句子。」

為孤輪禪人說戒畢，以靈骨入塔，云：「晴雪滿山頭，白骨無藏處，收歸入普同，頂[寧*頁]紅日熾。咄！」

為寶慈印沙彌火。以火炬作圓相，云：「一印當陽，虛空體露，寶明在爾，受用無窮。不覺向外馳求，吳越遂分兩地，直下回觀，本得一念便是家鄉，父母、師長窮劫不離生死，去來了無所寄，雖然廓爾如如，者個少他不得。」遂點云：「還會麼？烈燄光中急轉身，赤腳波斯難趁及。」

為寧遠、慈雲、寶慈入塔。「舉一明三，明三即一，三一明明，虛空出骨。」召大眾：「還見麼？」以拄杖敲塔門：「總向者裏退藏於密。」

為寶梁禪德火。「天寒地凍，觸目凝然，兩手撒開，冰消瓦解。便與麼去，人間天上任意遊行，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即明明不可見。」豎火炬，云：「還會麼？燎卻面門。」便擲。

為會心上人入塔。「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會得心時，虛空出骨。」以拄杖指靈骨，召大眾云：「骨在者裏，且道心在甚麼處？」遂送入，云：「普。」

為空林大師起龕。「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不難不易，便與麼去。」復云：「請。」

入塔，云：「水肅千谿，雲屯萬壑，真機獨露，是處生涯。恭惟吾空林大師，生緣吳門鹿城，遍參湖海知識，高踞雙徑峰頭，兩目自空雲漢。後投金粟，室內一心，頓徹物我，一如逢原自在，共侍我天童老人一十五載，聲光嘖嘖，叢林老成無出其右。雖則韜光慎重，獨善其身，誠為末世風規法門標望。嗚呼！云往，夫復何言？生平高尚，末後全提，坐斷雲山，今之是也。」召大眾：「且道不出那伽大定一句作麼生道？出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一喝。

為圓通禪師入塔。「青山溢目，綠竹滿前，左右逢原，現成受用。茲我圓通大師年高有德，四眾依皈，戒肅風清，法門耆宿可以為規範、可以為準繩、可以為舟航、可以為津濟，同光混俗，合水和泥，獨契大方，高超物表。今則化緣已畢，葉落歸根，正恁麼時如何舉示？」以拄杖指塔，云：「大眾還會麼？無縫塔開光簇簇，全身直入涅槃城。」

為幻緣禪宿入塔。「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了幻緣，是甚風骨？咦！為君幾下蒼龍窟。」

為乍城一葦尊宿封塔。「雨霽風鳴極，目寒煙冪冪，海天空闊，行空曉月，澄澄境物何殊？了無間隔。恭惟我一葦大師年高臘茂，誠標望於叢林，德被道充，乃津梁於士庶，人天敬仰，南北皈依。嗚呼！一條白棒忽然袖手不拈，坐斷空山，直得全提向上。」召大眾：「正恁麼時且道如何？泥牛入海無消息，天岸空空雲自封。」

為僧幢上座火。「酷暑蒸人似火，都來沒處藏身，拶開頂門隻眼，從教觸處維新。建上座，老叢林，法門擔子忽辭行，偷閒不顧老僧老，鬧裏抽身太不仁。」舉火炬，云：「高著眼，了無情，火光烈燄燎卻面門。」

為寶慶南源大師封龕。「山空木落，水肅霜明，智鏡全彰，靈機密運。贊叢林而不間師友，自成業以未竣法壇，正期佛日高輝，遽爾身藏北斗。咦！幾樹庭梅香雪冷，白雲靄靄自來封。」

為妙德靈骨入塔。「萬木凋零，千山露骨，空生相現，妙德呈機。雖然遍界難藏，者裏應須放下。」舉靈骨，云：「還委悉麼？」便

送入。
為妙融禪人火。「半雨半晴山夜暝，春雲欲開欲不開。」以火炬點云：「火光觸處通明亮，得妙隨圓歸去來。」
為守先上人火。「守先一著，天空地廓。烈燄光中，通身快活。」
為仗錫翠浪禪德入塔。「千峰雨歇霜問候，仗錫山頭翠浪空，消息竟從何處去？明明具骨體玲瓏，藏身處沒行蹤。」以拄杖擊云：「大開無縫塔，入此圓光中。」
為日聞火。「雲開霧捲，山青水碧。會麼？撩起便行，西方日出。」

行狀

先師出蘇之太倉州徐氏，法諱通雲，字石奇，脫白於本州南廣寺，繼住隆福。因誦中峰偈有感，矢願參方，既而習靜虞山，刺血書《華嚴》大典，遇等慈老宿，知提究本分。慈化後，廣參知識，至雲門顯聖圓戒，隨眾參請，疑情大發，卒參密雲師翁，屢呈所解，密叱之甚，曰：「待你入處硬掙，後來為人手段自別。」忽於棒下頓脫凝滯，生太感激，矢願匡扶法社，不避勞怨，不離左右一十三年。
崇禎丁丑，年四十有四，赴興化黎太沖居士請，為治病計。密殷勤囑累，授拂而別，仍題肖像付曰：「咄哉老癡！不識是非，但來問者，一味直槌，無物可似，分付石奇。」遂於普潤院掩關三周寒暑。師雖深韜鋒鍔，坐斷十方，然而玉韞珠潛，光輝自著。黎君晨夕問難，飽喫獰拳，日用應緣作得主宰，乃若柴庵吳相國、賓吾魏司馬皆負儒林重望，諦信皈誠。關期既滿，三君率諸道俗敦請說法，淮海人士方知向上一事，莫不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歸省師翁，立作座元，而台之靈鷲山印明者以住持請命，師應焉。
辛巳秋，入院，正之給侍巾瓶自此始也。來歲，密退隱通玄，師先一日省覲，密喜師至，笑談訣別。是時得法諸弟子往往耑令一方遠隔天涯，師力襄後事，傳訃遐邇，扶龕返天童入塔，率眾請新住持——為今弘覺老人，乃赴景星之請。其地乃先德貫首座簡堂禪師隱跡之所，溪山奇勝甲於緱城，一時英靈涌集，氣吞諸方，刀耕火種，不復作出山想。
崇禎癸未，雪竇燬，豪強乘間侵漁故址，不可復問。寧紹士紳公牘三至，而侍御徐公心韋授同門之誼勸駕尤力，師愀然動容，策杖而來，倚巉架屋，編荊作衛以處之。先是赴靈鷲日，密記曰：「狗子無一隻，折箸無一雙，是汝住處。」讖固在雪竇也。至是甘之如飴。嘗以偈勉眾曰：「山居茆屋十餘間，驀地狂風盡打翻，珍重吾

徒齊著力，大家扶起莫生煩。」日則俱眾作息，祁寒溽暑不廢晚參。明月在庭，坐嘗徹旦，禪者環植之，一一與之刮皮及髓，洞徹見元，飲之以冰檗，飽之以雪霜。于是會下多士見重諸方。

越歲八月，夢章羅公、虛谷顧公、心韋徐公等請就殿址說法，師拾級而上，曰：「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聞者心豁然。而積敝未清、魔孽若而，人且有假法產充兵餉，媚茲驕軍悍將，冀滿其溝壑。護法殫誠禦侮多種，而師初不以得失介意利害填膺也。諸山寇兵迭橫，師旅充斥，饑饉相仍，無不驚心駭目。與師相厚善者，莫不以舍難圖易為勸，而師一切不顧，慈以攝暴，忍以應強，久而又久，冥頑翕然從化，公侯作我干城，法堂、佛殿、方丈、庫廚、湢室次第告成，咸謂非師定力不可。雪竇之中興碑有曰：「十年之內山海交訌，朝來非象弭之夫，夕來則魚服之士，師蓋與諸禪日在鋒刀頭坐臥者也，乃能需材，則百圍之木不難塹堙山谷以轉輸；需石，則千仞之岡可使奮迅龍蹲而開宕。雲水趁於父事四眾說，而子來幻出方蹶之瑤天，追還既湮之寶地。」斯為實錄。

越歲庚寅，興化黎君以舊訂致書甚懇，赴之求見者，舟楫蹌躋、老幼肩摩，獻貲帛衣履至無地以容，師一視而已。庵址宅水中，邑之富有議聚五十三人，如華嚴士數，聚財編木以衛，逡巡未舉，師以供養之所入悉付主僧。工方告竣，而泗水忽至，得免漂滌，叢林至今無恙，賴此舉也。鴻儒碩彥追隨掛搭，得法喜者不可勝數。解夏東還，凡經由之地，若法姪、法孫輩，察其保重法道者獎之勵之，或以檀貲展轉給贈；其裸販化門者斥之逐之，面詈而筆討之。兩淮吳越上下數十里之間聞風震恐，頓知忌憚，諸方稱雪竇而不敢名，競推雪竇為中流砥柱，匡扶大法。師以直捷行令、以枯淡自持、以珍重付授，顧以廣大御眾有過犯者，改則許之。嘗曰：「使人根皆端，不復用諸佛菩薩出現世間矣。」每遇險患，眾排擠至師前，師曰：「任緣而已。」眾意自解。賢士大夫莫論有信、無信，既見之後，如飲醇醪，醉心不捨。善哉！徐石侶之言曰：「吾見石翁，溫而厲，恭而安，慈悲中自稟巖峻，方是上古宗匠。」咸安羅公夢章由明州司理轉觀察，復雪竇有巨功，休沐之日家蓮山與師莫逆，師嘗以戒和尚等視，囑其遍護法社。

癸巳春二月，為師六旬誕獻祝，騰涌盡給諸弟子，丈室蕭然而已。

歲甲午，西堂法幢幟偕余公孔謙以密印道場請，則屐東甌，化儀之廣不啻遊興化時也。

歲乙未，憫通玄蕩廢，則駕赤城之輿，別立住持而還。昔佛印元以甘露宣長老演法未有宗旨，竟遭逐，實古今一轍。

二十年間，天童五請，大溈三請，金粟再請，徑山、龍池一請，皆毅然不允，而猶不廢普潤密印、通玄之行者，非法門關係，即師資義重。如鄞之大梅，有力據為墳塋，師嘗竭誠恢復，怨謗勿恤也。既復之，後命西堂幟主之慈有。香山兵荒甚烈，請為別院，師嘗歡顏納受，雖艱困勿拒也。事平之後，不無異同，則仍歸之舊住，應物而不傷類如此。同參泯巖空林禪師廬，四明絕頂得塔地，旋往武林，遂歿焉。臨歿，謂群弟子但寄語雪竇，無別諭。得訃，親往奠，眾憚扶龕，議火化。師謂非故人命，乃料緪載之，費咸周給之，親送函塔，推弘覺忞和尚為塔上之銘，曰：「吾不能文其德也，嗚呼！世不云乎？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斯誠風勵後學之一端歟？」

丁酉之歲，兩殿完舉，摩空贔漢顧而悅之，亟掃塔龍池，婁東士紳有南廣之請，便道經過，見梵剎荒蕪、僧徒寥落，不勝心惻，誅茆數間以居。期月欲還，四眾堅留不得，師許結雪竇局再至，盡出衣缽，預鬻殿材以安眾志。眾請持畚鍤，浚鹽鐵支河直達於寺，以便舟楫。師許之，遂成功。其開化之眾嚮慕之盛，復不翅興化時也。時有趙伯州者，自稱知禪，遍探知識，攜友來謁，語：「浮游無本，方擬湊泊。」師示以兩掌，士怒輸機，造謗辭甚酷，傳至再三，冀師畏憚。一日憨睡，火燎床簣間，家人倉皇以水潑救，油裸若羊狀，蓋其參師之日迺飽噉羊酒登興也。痛苦不可忍，遣親屬追取謗辭至亟，竟號叫而斃。以故，婁之人士益加重法。

戊戌夏歸雪竇，則修復顯祖諸塔，用酬夙願。適明公自天童至，為定壽藏於妙高峰，解齊純、無凡誠二上首力言從臾，師為之頤解，遂成塔院於左方，為退居計。門士倪伯屏集吳中人士促逼赴南廣，迺命正嗣主法席，正以師精神未艾，院事艱巨，力辭苦辭。師拂意怒叱，以為子道當事養志耳，并囑夢章羅公勉正任守成之擔，山門事無巨細託護衛焉。復命退庵恂居守塔院，策杖至南廣商之，京督張公、鼇臺胡公皆大歡喜，互有弘施，殿堂、方丈、大悲閣、廚庫煥然一新。

師以行腳發始，自負一願幾四十年，至是稍畢，將立住持以自代，東歸妙峰。不謂歲除之辰，一旦疾作，勢亟仗錫，旋以諸弟子記莂，請師作色，無敢復言。問疾者日眾，師曰：「汝輩擾攘，謂我死耶？」厲聲揮去。師以狂瀾既倒，不惜以身障，故至歿不變。二侍僧前後進，命舉吉時，同以子時對，微點首，次早果以子時示寂。

嗚呼痛哉！停龕多日，以待弘覺老人自浙西至，值雷聲頻動，眾切虞慮觀者如市，唇吻紅潤，容貌如生。弘覺老人哭之慟，命勿掩龕扃，迎歸四明，啟人敬信。蓋諸弟子不能從焉，寺鄰習尚遊俠，計

留龕以恣觀瞻，群弟子袖手窘迫無如何，倪公伯屏力排之，依違殆半。忽火從寺西發，前後寮舍並燎，惟龕巋然獨存，無斑炙痕。若輩乃始革心懼罪，從倪公斷得。
于四月十二日扶龕東行，自婁至甬，千有餘里，舟車遞進，幢幡蔽道，哀聲動地，諸弟子駿奔左右，不遺餘力。五月十三日，歸窆妙峰。
嗚呼痛哉！吾師平生以真實心履真實行，至誠感人，無違勿屆，未暇枚舉，正小子敢謂濟北宗風，自密祖弘震之後，諸知識孰不垂鉤萬里，布網漫天，騅鯨無逃於格外？吾師正令全提，不令人有憩足地，故浮夸之徒望崖而返，唯操守敦篤若而人水洒梃逐不去，此師之異於當世也。
吾師開闢雪竇，辛勤廿載，瞬息罔懈，猶勉後人續未竟之緒，名山巨剎借重光影不知凡幾，而師不欲以虛名可否，斷斷然謝之，此師之異於當世也。名器泛濫，師早發歎於靈鷲之日，數年以來非無點胸自肯，久弼叢林之士，而必欲深鎚密鍊，俟其晚成，此師之異於當世也。
師吐為辭語，多絕塵之韻，侍者記錄成集，戒勿刊布，不欲稍以伎倆一路起人咀嚼，惟隨機開導、關係大法流通宇內者，有把關、靈鷲、景星、雪竇、興化、密印六種，將結集成帙，廣勵後學。
嗣法弟子景星行常、大梅行幟、不孝行正、仗錫行旋、金沙行研、天王行林、妙高行恂、南廣行制、海岸行紹、登岱行建、南嶽行環、西園行月，及庵主一人——雄聖行致居士一人。
滇南施于身囑偈祖綱目、萬因聖剃度野夫元等克守師志，果熟香飄，光耀于師，未有艾也。
宰官弟子員素荷鉗鎚，叨承印許，應驗于撒手之際者，則有當湖馬嘉植培原，東甌余道光、孔謙、李維樾、拙予，慈水姚宗文益城，會稽陶履、卓岸生，昭陽黎希淳太沖是也。現闡化條于支那者，則有滇南施于身、青城當湖倪長玕伯屏、姚江沈之。恂恂如韓行甫、仁甫、堇江周齊、曾公唯顧二、榮心璧是也，異日著於禪史開人正眼，斯其傑然者矣。
師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五，諸凡行道巔末傳中譔次頗詳，同門倪公伯屏更加表章，不敢贅述。
茲唯據不孝侍側以後親知灼見者，抆淚授管，仰質高明，實未能揄揚師德於萬一，伏祈大君子不棄葑菲，賜之采擇
年月日。繼席雪竇弟子行正謹狀。

塔銘

皇清康熙，歲在癸卯春正，雪竇石奇和尚示寂於婁東之南廣寺。越五月，歸葬於甬之妙高峰，從其志也。丙午春二月，雪竇繼席弟子山夫行正以狀來請余銘其塔。余與師雖未謀面，而師之行解雷耳，久已隔峰相見，其何能辭？

按狀：師諱通雲，號石奇，系出婁東徐氏，父諱調元，母孫氏。十歲失怙，寄養姊家，因篤疾間陡現一境如夢，忽醒，曰：「前途灼然，有條大路，何故留滯於此？」乃辭母，告以出家之志，遂脫白於本州南廣寺。適往嘉定，於護國寺壁間睹中峰祖師偈云：「蹭蹬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悚焉猛省，矢願參方，因母老未果，寄居隆福寺四年。既而住靜虞山，刺血書《華嚴經》，遇等慈老宿，令看高峰語錄，提究父母未生前一著，服膺弗替。後往藤溪聽講《楞嚴》，聞法師舉「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佛」，憬然曰：「聽教非究竟也。」旋往中峰。

書完《華嚴》，至瓶窯見聞谷師，復到顯聖見湛然師，疑情大發，卒參密雲老人，屢呈所見，密震威叱曰：「待你入處硬掙，後來為人手段自別。」于是棒下頓脫凝滯，不離左右者一十三載。

歲丁丑，於普潤院掩關三年，一踞猊座，問難響答、機辯泉流，淮海人士翕然景從。

辛巳，應密雲師命，住持台之靈鷲。來年省密，密親手授師衣，未幾密示寂。爾時得法諸弟子競各布席一方，雲山渺隔，弗克躬襄，後事獨師一人肩之。後赴景星之請，景星溪山之勝甲於緱城，座下英靈雲集，氣吞諸方，刀耕火耨，不復作出山想。

會癸未，雪竇寺燬，乏主者，紳士延請再四，因杖策而至，山空無依，惟有堆雲敗葉。寺址半為豪侵，如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乃倚巖架屋而居。先時密師記曰：「狗子無一隻，折箸無一雙，是汝住處。」固在雪竇也，遂甘心居之。以偈勉眾曰：「山居茆屋十餘間，驀地狂風盡打翻，珍重吾徒齊著力，大家扶起莫生煩。」時諸山谷間兵寇縱橫，兼之饑饉相仍，所在無寧宇，師恬不介意，攝暴以慈、伏強以忍，久之皈誠向化，皆為外護。法堂、佛殿、方丈、廚庫、湢室次第落成，二覺祖庭崢嶸壯麗，頓復前規，師入山所云：「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非虛語矣。

越明年，己丑，赴興化黎君之請，遠近信嚮者，舟楫鱗比、老幼肩摩，諸方主席之盛罕出其右。庵址宅水中，邑人慮有水患，方議聚財編木為衛，逡巡未舉，師以檀信供養所入，罄付主僧，糾工竣事。俄而泗水忽至，竟免漂溺，師之力也。師珍重付授，絕不以佛法作人情，自是兩淮吳越數千里間學道高流聞風興感，競推雪竇為

中流砥柱云。大抵師之門庭嚴峻而存心廣大，有過犯者，改則許之。嘗云：「若使人根皆端，不復用諸佛菩薩出現世間矣。」
歲丁酉，婁東士紳有南廣之請，師因浚鹽鐵河直達於寺，以利舟行。其皈命之眾倡化之隆，復不啻興化時也。
初師矢志力扶法社，自是幾四十年誓願已愜，且將東歸妙高，未幾疾作。歷數日，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微點首，遂以是時逝。越數日，尚未合龕，顏色如生，瀕舉龕歸四明，忽寺西失火，僧寮俱燼，而龕獨巋然，人共異之。乃於五月十三日抵甬，窆於妙高峰之塔院。溯其生于萬曆甲午二月廿五日，卒于康熙二年正月初十，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五。
嗟乎！濟北宗風自密師弘震之後，全提正令而橫身坐斷，百尺無枝，孰有如石奇和尚者乎？其闡揚法錄，曰把關、曰靈鷲、曰景星、曰雪竇、曰興化、曰密印，六種集行世。其嗣法弟子一十二人——景星行常、大梅行幟、雪竇行正、仗錫行旋、金沙行研、天王行林、妙高行恂、南廣行制、海岸行紹、登岱行建、南嶽行環、西園行月——及庵主一人雄聖行致，至一時紳士之真心嚮道獲受鑪錘者，指不勝屈也。
為之銘曰：

承源臨濟，溯流楊岐，密老血胤，人天共推。入處硬掙，為人自別，凜奉師言，提持直捷。乳峰生面，千載重開，二覺光明，爍破埏垓。靈鷲景星，施設蔚隆，末後涵藏，妙高一峰。大機大用，邈不可即，雪瀑虹飛，今古為式。

康熙丙午春王二月
予告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雲棲弟子金之俊大周譔

後序

先師幾坐道場，時有言句悉命秘而弗行，重實行也；正弗能從，為之隨時發刻，不拘編次。先師既往神州赤縣之鄉，巖棲壑隱之士悲惋不得復見顏面，謂可以解廣眾之追慕者何哉？因稽往錄，繁複者稍加芟訂，總集十五卷，釐上中下三冊，計近三百頁，梓以世。憶昔如來滅度，大迦葉遣目連弟子呼提那羅漢、憍梵缽提等為如來結集法藏，而那提等不忍見佛滅度並先涅槃。嗚呼！在正今日敢任結集哉？于景星、永嘉二兄得不重增傷歎？
康熙七年，桂月中秋前二日，嗣法門人行正謹識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十五(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